火鸟

HUONIAO HUONIAO HUONIAO



（日）伊藤整 著·王智新 译·唯美主义·四川文艺出版社

本书通过对混血姑娘生岛惠美子坎坷的舞台生涯以及情爱的纠葛，再现了日本妇女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而无法自拔的景象。



〔日〕伊藤整 著

火 鸟

王智新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邱季生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火　鸟
译者　王智新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
1989年1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7
印数　1—3300册　　字数　157　千

ISBN 7—5411—0316—0/I·296
定价：　2.50　元

根据西罗多特斯的转述，火鸟为传说中的神鸟，长有金黄色或大红的羽毛，每隔五百周年，在他父亲去世的那天，飞到赫黎奥波里利来，将他父亲的尸体埋葬到当地的太阳神庙中。此外，又据另外一种传说，火鸟隔五百年以后，自己堆筑起柴薪堆，在上面自行焚死，然后又在灰烬中得到新生。

——据《牛津英国文学指南》

• 原文为英文，根据带刀晴夫的日译文转译出。

一　虫蛀的花朵

1

一阵小孩的啼哭声将我吵醒。每当我一觉得自己还没睡够时，就会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厌恶，并再也不能入睡。我直起身来坐到了镜子前面。面部的皮肤粗糙得很，卸妆后留下的痕迹，用清洁霜擦都擦不掉。要是早晨起来能洗个澡，那就太好了。可是眼下与姐姐一起生活的境况，容不得我那么做。昨天晚上姐姐早就把洗澡水给我烧好了，可等到我回家时，都已凉透。姐姐穿着睡衣起来刚要给我往炉子里再添煤，多亚子在里屋哭了起来。我最听不得孩子的哭声，便对她说："行了，姐姐，我自己来，多亚子哭了。"我心中至今还留着尚未愈合的伤痕。孩子的哭声，直撞着那创口。不管是什么样的哭声，孩子的、婴儿的、包括人的、猿的我都听不得。一听到哭声，我简直会发狂。

"哦，是吗。那好，你自己烧吧，烧热了再洗。真讨厌，我一走就醒了。"说着姐姐把炉门咣的一声关上，转身走出了冰凉

的过道。她穿了件睡衣，系着根细腰带，我看着她那背影，象是看到了什么肮脏的生物，直到她消失在门外。女人过了四十岁以后还生孩子，并且由于有了这么个孩子，她便忘掉了自己对男人的怨恨。我姐姐就是个活生生的例证。为此，我总无法原谅她。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的脸色很不好看。

我眼前又浮现出我父亲的神态。我与姐姐是异父同母的姊妹，常常连我自己也会把父亲当成“外国人”。昨天晚上，我并没有继续加煤烧水洗澡，而是直接回自己的房间。酒还没有完全醒，在那朦胧意识中，我小心翼翼地脱下了衣服，生怕把它弄皱了，也顾不得伸手去取叠放在枕头边上的睡衣，便一下子钻进了被窝。

这是张什么脸啊！我眼前那张局部被扩大了的脸。这就是一般世人所说的三十岁女人的脸吗？有时看上去肮脏不堪，有时看上去又象是女人生命旺盛之巅。我也许会象西洋女性一样，很早就会衰老起来。我的皮肤白得如同无瑕之白璧。日本女性中也有皮肤白的，但那是东洋人所共有的一种颜色，从有红色混合色中显出来的、不太容易分辨的白色，一般在皙白的皮肤下，都映衬着殷红的血色。而我的则不同了，象是在原本非白色的底色上，被人用白色重重地刷上了一层，白得不那么透亮。头发虽接近乌黑，但仍带有不少褐色成分。在少女时代到二十五岁左右时，我的皮肤可是真漂亮，连我自己都常常为之走神。我常会在镜子前面一连坐上几个小时，用比我高几年级的同学和我的朋友看我时的眼神，注视着镜子中的自我。那眼神象是在看什么既令人目眩、又使人心醉的神圣之物。我实在是太美了，怎么会不令他们产生这种眼神呢。那一阵子，我可真为自己的美貌所倾倒。我那

双眼睛在暗处看上去是黑的，在明处看时又略带几分蓝色，有时甚至会近乎于绿色。两眼之间略微分开的距离，又造成了我的脸庞始终带有几分少女的天真感。这些，我自己也都是很清楚的。日本少女要么是黄皮肤、要么是红色或者是白里透红的皮肤，头发乌黑乌黑的，连眼珠也是如此。我感到她们在看我时，都带有一种向往、憧憬似的眼神，就象是对待西方美丽的神话故事中所出现的漂亮的精灵。但是她们却又好象很怕我，都不敢接近我。我虽有倾国倾城之姿，但却没有成为任何一个人的知心朋友。因为我是西洋女生的孩子？不，不是的。而是我那超乎寻常的美貌使她们无法接近我。她们不敢向我坦白自己的爱慕，或是接触我的身体。对那些人来讲，这些简直是不堪设想的。

并且，这些又使我感到百般无聊，逼得我每天都象在演戏一般。我的演员生涯，严格讲起是从那时开始了。七岁之前，我一直和日常讲英语的人生活在一起。但从父亲回国后，我就和母亲二人，不，过了不久又增加了姐姐，三个人全用日语交谈了。虽然进了日本人的学校，周围的人都讲日语了，但进入了女子学校后，我英语的成绩直线上升。最初我感到很羞耻，象是自己那头红发一样，尽量想把它隐瞒起来。但到毕业那年，随着自己变得美丽，开始引人注目时，我对自己的出身也产生了自信。进入女子大学后，我开始主动地培养自己了。日本在向中国开战之前，那家女子大学里还有秘密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还定期举行外语戏剧公演大会。我的容貌和语言能力，在这一气氛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人们都说我个子高动作有力等，并总以此为口实把男主角推给我。我曾扮演过罗密欧，也扮演过蒂蒂儿①。并且，在校园生活中，我实际上也充当了主角这个角色。在日本家庭中成长起

来的姑娘们，因为将来要成为毫无个性的家庭妇女，被塞进了一个共同的铸具中培养。她们根本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什么个人独自的情感，总想依靠别人、攀住别人、喜欢在背后议论人。我从没有受到那种薰陶。父亲回国后，姐姐被叫了回来。母亲把这个姐姐看成是自己的附属品似的，总是对她唠叨不停。一会儿说什么："英美子，你怎么那样走路？"一会儿又说说："哎，英美子，你那袜子上的别扣，怎么了？"但对我却从不如此。她完全把我当成是人家寄养在这儿的，而且是不同于自己一个阶层的有钱人家的孩子。母亲看我时总是带着某种预感和恐惧。她预感到在我的举止中会有我父亲的动作，唯恐从我身上勾起对父亲的回忆。对父亲的记忆保护了我，使得母亲没能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地道的日本人。我完全是在母亲的娇惯下长大的。姐姐也逐渐地学会了母亲的那一套，根本不敢管我。父亲每月给我的钱，都按时地汇到正金银行里。这也就是我的钱了。战争越来越近，外汇比价不断上升，二十块英镑可兑换成越来越多的日币了。我好象是在真空中长大似的，母亲啦，比我大十岁的姐姐啦，以及同学们对我的客气、期待等都造成了我与他们之间的间隔、空白。而我又只能在这一范围中发展自己。我的英语发音准确、自然，连英语教师都自愧不如，对我另眼相待。从那时起，我变得有些歇斯底里了。只要我一伸手，对方就会不声不响地缩回去。我周围永远是一片空白。这真空状态使我感到焦躁不安，感到恐怖。我只好到自己父亲身上去寻找我自己的原型了。但我是被禁止与我父亲通信的。我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在英国。有一次，我看了一本兰姆② 的小说，主要描写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落魄者搅得整日不得安宁的故事。看得我热泪盈眶。从此，我

心头的悲哀又增添了一分，而且这事根本不能告诉母亲。我随意用东西砸姐姐，一连好几天都不和母亲讲一句话。母亲也为之成天提心吊胆，在家里走路都蹑手蹑脚，不敢发出响声来。

我参加了学校里的秘密研究会。一个身穿龌龊不堪的黑衬衣的青年向大家讲解着阶级组成的理论，五、六个同学坐在那儿认真地听着。临走时，他们又给了我几本宣传小册子。我看了几本，并且打那以后就再也不去了。村井和我同班，她天生一张男性般的脸，十分严峻和与此相称的体型。一天，她站在教室外面的窗户下，岔开两腿站立在干涸的下水沟沿上，对我说："怎么了，惠美，你为什么不来参加？"连这个村井都不敢正面与我接近。我简直快成了一个神圣不可接触、又象是污秽不堪的东西了。我"噗"地一下，给她做了个笑脸，用鞋底搓着下水沟那干燥的槽角，真想引用一句刚学到的《裘力斯·凯撒》③中鞋匠的一句话——"我不过是个替人家补缺补漏的"来回答她。前一阵子，听说要为地下活动募集资金时，我曾给过村井钱，并嘱咐她："这是给你的。"总而言之，村井已经与我相当接近，只剩下没有向我公开自己的秘密了。当然，我也有好几次都想对她讲，我是很喜欢你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没能捅破这一层薄纸，并因此而失去了这一与其他同学搞好关系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当时，发现了我，不，严格说来觉察到我的不幸的是一位来教我们会话的教师，一个传教士——划十字架的先生。他在与我说话时，那双布满了皱纹的蓝色大眼睛长时间地注视着我，要比打量其他学生的时间长得多。我呢，则是在下课后，站在远处默默地目送着他那穿着黑色传教服的背影，从樱花树的树荫下，拖

着因神经痛而有点跛的腿，慢慢地消失在校门外。

不过，当老师的影子在大门口一消失，我立刻一个转身三步两跨地跑下楼梯，向校园一角的戏剧研究室跑去。我在那儿是个名角。当时，少女歌剧正处于鼎盛之际。而在这些歌剧中，演男主角的少女都是名牌演员。我在女学校的歌剧中不是扮演罗密欧就是扮演蒂蒂儿，也可谓是红极一时了。并且我的一举一动也完全象是那么回事似的。对我来讲，学校就是舞台，我的每一微小举止中都充满了自信，不为自己的美貌所拘。我生来就是让人家看的，我要从自我内心的空虚中逃出来，用我的皮肤、表情、动作来生活，不时地弄出点新花样来，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自我。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也许在某一天，我会和划十字架的先生讲话，那样的话，我可能将会变成另一个自我。但我努力使自己不成为这样的人。万一我如因和划十字架的先生说话，而失去原来的自我，那我就会嚎啕大哭。我是个孤儿、是个没有立脚之地的被遗弃的孩子。就算我哭泣着扑到那位先生的怀里，其结果又会怎样呢？划十字架的先生与我是完全不同的。他的心、他的思想全在那大海彼岸，在那远隔千山万水的古老文明、古老城市、古老生活中，在那不包括我在内的一大群人居住的地方。他与那个地方有着天然联系的。

2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坐在鸦雀啾啾的窗前，看着镜子里我那张卸了妆的脸，象是看什么令人恐惧的东西

似的。镜子外面的我悄悄地觑着镜子里面的我。嵌在皱纹中的尘垢，已经是无法擦洗掉的了。这是多可怕的污垢啊。黄色的皮肤所不怕的东西却被我的皮肤所吸附，并且都生了根。我那张少女时代的犹如荡漾在神圣画卷上辉映着黄金色彩的皮肤，现在到哪儿去了？随着手的移动，镜子里又映出了我的脸型、两颊、下颚、面庞。蒙古族型的脸，眼睛与眼睛之间的距离较宽，颚骨宽阔而突出。这个东洋型的脸，象是在威胁着我说："哦！你看，你看那！"母亲去世后，姐姐终于放弃了她为之而吃尽了千辛万苦的家庭，回到了娘家。我一直认为姐姐和母亲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但我呢，我又何尝不是呢。皮肤失去了光泽后的我，那张脸不就和母亲一模一样了么。并且我心里很清楚，我会逐渐地适应这片土地，在东京与日本人混为一体。但是，我决不就此而沮丧。对我来讲，对演员的我来讲，脸就是一张画布。我会非常自信地越过这些恐惧。现在展现在我面前的这张脸，就看我怎么使用了。往上再涂层颜料，什么样的美貌创造不出来呢？完全可以超过年轻时代的我。并且，我可以对自己说，你是美丽的。当我这样一想，马上就感到自己的脸又好看起来，重放光辉了。真怪，我竟然会习惯于这样思考了。

"咚咚"，……响了两下敲门声后，姐姐伸进头来说了声："可以进来吗？"便轻手轻脚地从地毯上走了过来。她总是那样，走起路来象猫一样弓着身子。看来多亚子在睡午觉呢。姐姐取出了信，信封要比一般的小一些，递给了我。

"昨天他来了。我对他说你不在，他就写了这信……"

我一边听着姐姐的解释，眼睛往信封上扫了一下。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了一大跳。那是杉山的字。

“后来呢？……”我看着姐姐问道。

“他什么也没说……昨天晚上我忘了。”

“哦，不要紧。谢谢。”

我想知道的是杉山来的时候的表情，他的情况。但姐姐从不管那么多。她转身走了出去。

“我马上就吃早饭。”冲着姐姐的背影，我说着边启开了信封。听说有个男的往剧团里打过两次电话。信是用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写的。内容是：我想和你见次面。没有什么麻烦事。可能吉良先生已经与你谈过了。我下次再来。字迹歪歪扭扭挤成一团，难看极了。迄今为止，一切事故的原因都暴露在这一字体的性格上。一阵令人讨厌的记忆涌上心头。这是从自己内心最底层泛起来的东西，令人脊骨发凉。好象渔夫用钩子钩住了渔网的一角后，不一会儿整张渔网就会从水中拉起似的，我的记忆也会一连串地冒出水面来。我感到一阵紧张，胸口象是被什么人用力抓了一下。小剧场文艺部办公室里乱七八糟的，那灰尘蒙蒙的架子，靠背破烂的沙发；他的住处，我妈妈曾到那儿去找他、并在门口蹲了半天；那用拙劣的字拼凑成的剧本和贴满了邮票的信封，这些，一下子都浮现在我的眼前。

可是，田岛先生的影子又和这一切重叠在一起浮现了出来；我们坐在校园一角镶有巨大玻璃门的谈话室里。田岛先生朝我们这儿走来。那时他穿着黑色裤子。英语副教授岩井扭扭捏捏象个大姑娘似地简单地介绍了两三句。在岩井副教授介绍的当儿，田岛先生以自己温文尔雅的神态，使惊惶失措的岩井先生和万分紧张的我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他看上去有四十岁左右，那走路的样子每迈一步都是非常有意识的。他那谨慎而又沉着的态度与日本

绅士的威严是截然不同的。我隐隐约约地想起了父亲在家中来回踱步时的情景，那股烟草味。还有常来我家作客的麦克卡拉先生以及麦克卡拉太太身上那股蛋糕味。田岛先生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对人对己均毫无偏袒的态度，正是我们一伙人在演出外国剧目时所欠缺的东西。土岐也好、笛子也好，都是光顾自己，简直是头脑僵化的典型的日本人。这是我从父亲和田岛先生身上找到的共同点。不过，那些都是在日后才逐步明白过来的。

“前不久我刚从欧洲访问回来，想和大家谈谈欧洲新式实验戏曲……”接着，他列举了一大堆人名：皮纳洛夫、邓赛尼④、彼得埃夫、维尤·柯伦比埃、科来占，还有艺术剧团的事，纯粹戏曲和实验剧场等等。那时的话和日后我在蔷薇剧团排练时，不断听到的表演技术论，都在我脑子里混成了一团。但是，穿着黑色裤子的腿悄然无息地左右交替着向前伸去，这一初次见面时的第一印象，才是促使我加入蔷薇剧团的真正原因。

在那之后，我们又以研究动作为名，请他看了凯普莱特家中厅堂⑤的一场。这是一个多星期前刚演过的外语剧。那天可羞死人了。大家对台词都很有把握，但由于研究会会长岩井先生一上来就怯了场，影响了大家的情绪。排练一结束，田岛先生就用手指着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他眼神之尖锐，差点没把我的魂吓飞了。他说：“你完全不用演技，演得不错。不过换句话来说，这可全是你的身材和脸的功劳。罗密欧只是空有其名。不过，这些都不是什么行家的意见，也许说得太过份了。”而对其他的人则只字没提。听说，后来他又向奥家先生和岩井先生发了一通赞美之词，并且还问了我的情况。毕业以后，我到一所女子学校当英语教师。这是我最不愿干的职业，但也无可奈何。只

是我在刚刚多少有些习惯了时，突然被田岛先生召唤了去。我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呢，他就让我扮演安娘。从此以后我就被抛进了旋涡之中。那是由令人闻之丧胆的严酷的排练，演员之间的坏心眼和妒嫉等激流所造成的旋涡。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正吃着饭呢，多亚子在玻璃门的那边露出脸来，双手推着玻璃，嘴里喊道："阿姨，阿姨，我要吃……吃。"这时不是哭声了。多亚子那还不太清楚的童音，说来也真令人脸红，竟会使我感到很舒服，把我从郁郁不乐之中用暴力拽了出来。暴力，啊！孩子的暴力是可以摧毁一切的。当我高兴之时，只要瞅一眼多亚子的脸，就会感到有一股清泉从心中喷起，又象是在心中点燃了一盏明灯。姐姐让多亚子一个人在玩，自己好象在用昨天晚上的洗澡水在洗着什么。我举手用筷子招呼着多亚子："来，来，来！"随即就站起来，跑过去打开了玻璃门，把她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用筷子夹了点东西喂她。孩子的可爱和孩子的存在会给我造成的恐惧，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而在这其中，又有一个极小的世界。这就是现在，我和多亚子两个人存在的犹如灯泡内的空间。这一明灯温暖了我的心。我将脸紧贴在多亚子剪成了刘海的童发上，享受着乌黑的头发散发出的阳光的芬芳。正在这时，姐姐进来了。她双手红到肘关节处，象是到房间里去取什么东西，说了句："哟，你真舒服，多亚子。"这句话一下子在我那微小的温和之心上笼上一层阴霾。让多亚子坐在我膝盖上，这让姐姐看见是很羞耻的。这一羞耻之念又变成了一股怒气。同时，这一羞耻之心又象火星一样，一下子点燃了一大片。

姐姐是认识杉山的，她明知昨晚来的人是杉山而不告诉我。并且那个杉山，不知又向姐姐讲了些什么关于我的话。我怎么就

这么天真地泰然处之呢？今天早晨可不能是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我感到无法原谅自己了。对了，我的不安、恐惧，都是这样开始的。我总认为，如果只是在别人眼里我很正常、没有什么破绽的话，我当然就应该用那种神态去玩，但我现在却饶不了自己。姐姐赤裸着两只胳膊，象大忙人似的，并且她那副神气，好象是觉得只要把多亚子推给我，我就会高兴。我十分讨厌别人这样理解自己。光凭这点我就要对自己、对姐姐火冒三丈。我的世界开始动摇了。在饭上倒了点茶水，好不容易将它灌了下去，然后就象从火药包上摘去吱吱冒烟的导火线一样，嘴里说着："哦，看，那儿鸽子咕咕。嘘……嘘……。"而一边把多亚子带到门外，哗啦一声拉上了玻璃门。

我转身进了屋，将门关上的同时，多亚子的哭声就响起来了，象是从后面追赶着我而来。这声音太令人可怕了。我简直想用双手薅自己的头发。哎呀，坏了！就在我这么想的一刹那，尽管有流水声和姐姐那"哦！好孩子，乖孩子，妈妈马上就来了"的哄孩子的声音，但那哭声仍勾起了我为不生孩子而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的苦痛。这又与刚才杉山的那封信揉合在一起了。我急急忙忙地化起妆来，象是为了从恐惧中逃走一样。在眼角上略画了两笔，两颊上象日本人那样抹了两下，目的是不让它引人注目；在下颚和脖颈处又刷了点白色。几乎是三下五除二，一下子就完工了。接着又性急慌忙地从抽屉里、从昨天晚上带回来的提包中，胡乱将随身所需的用品抓了出来，急急忙忙地套上姐姐给我擦好的皮鞋，象是逃离着了火的房子一样，从门口窜了出去，三步并作两步直到拐弯角上，脚步才逐渐地慢了起来，并且慢慢地恢复了我那只有一个人时才有的平静。

沿着篱笆墙，一溜矮小的房屋、门、台阶、大门旁的便门等充满日本味儿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使我非常难受。哪儿都一样，千篇一律。在战争时，由于父亲汇款的中断，我和母亲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在战争的第三、第四个年头，过的是极端贫困的生活。于是，杉山就想出了个演出计划。在慰问演出的旗号下，在日本国内、中国、台湾等地到处巡回，演出蹩脚的军国主义剧目。没有比那更差劲的戏了。当时契诃夫、奥尔尼⑥等都在被禁之列。化妆时，为了掩盖自己的皮肤，我使用了许多刺激性很强的赭土，并染了头发。在这么个人工造成的日本人外壳中，我忍声屏息，不断地窥视着四周的动静。那是在日本乡村的一个小站上。当时就是那儿还可以，和相声演员、说单口、双人相声的一直在一起。回到东京时，我还以为是四个月呢，实际上已经是六个月了。我已经感觉到腹中的蠕动了。尽管如此，杉山坚持要打掉。当时，我从我的脸上已经可以看出那一生命的存在了，我自己也很清楚。不过，我还是同意了。就在郊区的一家小医院里动了手术。手术完了后，我感到自己一下子失去了生存的意义。我并不以为这是为生活所迫。即使在生活很舒服的时候，我也不会要孩子的。当时，由于战争，意识形态和套在我身上的日本式假面具等的折磨，使得“艺术”这一冠冕堂皇而又模棱两可的东西，在我的身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几乎到了不付出一点牺牲便无法加以核实的地步。对我的艺术来讲，如同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的翻译剧目——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等等戏曲均被驱逐得一干二净。而这些戏剧中所内藏的人性，对我来讲是最为重要的生存场所，其价值要超过欧洲本身。由于这一牺牲，使得那对既非日本又非欧洲的翻译剧目的执拗的追求，在我的身上得以保全了下

来。

手术后的恢复并不理想，所以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我病房对面的房间、隔壁的房间里，都有新生命的降临。从那时候起,我对婴儿的哭声变得十分敏感了.那不是人的哭声，是猿的。是猿猴在那遥远的原始森林深处、吊在树枝上所发出的哭啼声。就象是被某个巨大的动物捕获后，即将被吞噬时的凄泣。一只猿猴发出了不祥的呼唤，整个猿猴群便掀起一阵林中波涛，从这个树枝向那个树枝逃窜：弱小的没能逃脱，于是就没命了。它浑身淌着血，内脏被掏出来吃了。但就在这时，它还在哭泣、叫唤。我每天都重复做着同样的梦，并且总被某一房间里的婴儿的哭声吵醒。医生说我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我顾不上那些，坚持要求出院。就在出院的那天，我又发病了。我抓住杉山死命地摇晃着他："你写了那种戏本，还杀死了我的孩子……。"尽管身体还没有能彻底恢复到从前的水平，但我仍坐着哭着唠叨了一个晚上，直到窗外发白，也没让他睡。

田岛先生简直将我们抛弃了。他一个人缩在屋里成天埋头翻译古典戏曲。但是，剧团的人总得生活啊。于是，剧团创作组的助理导演杉山，又布置排练他自编的军国主义作品，并亲自任导演，兼作演出经纪人，还出面与军方去办交涉，把我们拽着到处转。我生活中的靠山——杉山，又扔下我去慰问演出了。他一走，我就开始寻思，无论如何不能再与这个人一起生活下去了。我不喜欢那种舞台，讨厌他那个人。我把这些都告诉了正在巡回演出的杉山后，把母亲叫来接我，和她一起回娘家去了。杉山从巡回演出处赶了回来对我说，他坚决不离婚，就是有天大的理由也不离等，口气非常硬，说得斩钉截铁的。然而，杉山的脸

却令我回想起许多。那天晚上的发病，在医院里做的猿猴梦，每天深夜在各个房间中响起的令人郁郁不乐的动物般的哭泣声，象是在毫无目的地诉说着自己还活着、还活着一样。并且，无休无止地凄泣着。我真想躲进父亲留给我的那幢英国式小楼里度过自己的一生。在付出了那么巨大的牺牲后，我还必须去染黑头发、去用赭土来抹杀自己的皮肤吗？那个在我开始接触新戏曲时所认识、并把我的梦想全部寄托在他身上的原美术科大学生，那个杉山，现在对我来讲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并且，原本应该诞生到人世间来受到祝福的我与杉山的孩子遭到的那种命运，为了与他一起生活而在我心中酝酿了好几年的激情等等。这一切全部都变成了反冲力，把我和他隔离了开来。脱离他，就意味着能摆脱一切恐惧。

杉山来了好几次。但妈妈每次都象在我刚下决心时那样，把我与他隔离了开来。我跑到轻井泽去访问正疏散在那儿的田岛先生。田岛先生只要到东京也来找我。那以后，三十岁的我和五十岁的田岛先生结合了，就象我第一次在学校里见到田岛先生时那一印象成熟起来后的必然结局一样。然而，令我惊讶不已的是田岛先生那不老的童心。在那以后一连串的激变——空袭、和平、母亲操劳过度而死、姐姐的离婚等都象是命运一般，没有一件事是意料之中的。但我却丝毫没有意外之感。所以，在战争结束后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我都感到象是早就决定好了似的——剧团以田岛先生为中心重新得以组建、杉山成了小说家、几个老朋友东奔西忙成了叫座的电影及大众剧场的招牌、又有几个年轻人新加入了剧团、在英国的麦克卡拉先生通知我父亲的死亡以及我每年的生活费还能继续享受下去等等……。

3

对我来讲，顺理成章的自然的事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瞬息动荡不定的稳定才是唯一自然的。我的生活全部建立在假设的条件之上。金钱，我现在并不缺钱花。对此，我常常感到有一种犯罪感。我只交给姐姐一笔仅能勉强维持生活的费用，使得姐姐不得不和社会上一般的家庭主妇一样，每买一样东西都得扳看指头计算半天。每当物价有所上涨时，我也给她增加一点。而当一看到姐姐为钱袋有所鼓胀而感到宽慰时，我就削减一些。那逼得我们走投无路、几乎快窒息而死的军人政权，在投降以后不也象肥皂泡一样销声匿迹了么。田岛先生的夫人，我也不把她放在心上。那算得了什么。田岛夫人举止安详、文静。但那又有什么用，只不过是表面装饰而已。我皮肤变得粗糙，产生了斑痕，母亲的表情令人讨厌地出现在我的脸上。不过，我的身材还很漂亮、匀称。自己脸部的皮肤只要能够成为经得起涂抹的画布就足够了。在舞台上，我仍与从前一样，扮演充满了梦幻的少女。非但如此，还比过去演得更恰切、效果更好。

我的演技和我平常的意识又形成了表里关系。《樱桃园》也好、《少奶奶的扇子》也好，没有我蔷薇剧团的舞台就拉不开幕。而且，社会上已经对我有了公论，认为田岛先生戏剧理论的具体体现者是我；在蔷薇剧团中，我是最重要的演员，其价值要超过比我资格更老的演员——大鸟。炉火纯青的艺术、不可多得的才华等文艺评论中的褒义词都用到了我的身上。以前，我是用

十万分虔诚之心笃信艺术.为了实践田岛先生的理论,简直用向上苍祈祷的心情参加演出的。但那时，人们却说我什么演技不高明、太做作、太幼稚等等。而现在，在我和田岛先生有了这种关系之后，他的理论我早就抛到脑后去了。我觉得田岛先生只不过是一个梦想家，一个为戏剧之梦俘虏了的，在欧洲各地艰苦奋斗了十五年之久的梦想家.我对这个人.包括他的梦都感到怜悯、尊敬，仅此而已。田岛先生的口头禅——用努力和磨练来达到表演技术的完美之境——这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我感到田岛先生不是什么可怕的、而是可怜的人时，我就彻底获得了自由。我以在学校里扮演罗密欧、蒂蒂儿时的心情来参加演出。俄国的表演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⑦啦，我们的田岛先生等都有一套竭力使我们相信的东西,而我就是反这套东西而行之。我使用剧本，目的在于使观众理解我的美貌之本身。我为了突出演好我自己所拿手的传统女性形式：充满梦幻的年轻姑娘和赤口毒舌的中年或老年妇女的角色,任意地改篡田岛先生的导演意图。我使自己昔日的梦想和今日的生活，同时在自己那美貌的肉体中得以苏醒。这一切无需花费多大力气。只要轻轻地掌握住那时的情绪就完全可以做到。我把剧本，不，整个戏剧本身都看成一种手段。

田岛先生有时说我对他的话理解得过份了，要对我纠正。在排练时，我对他是言听计从的。但一旦正式开演，我又自行其事了。田岛先生对那些刚加入剧团不久的新手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以前对我讲过的话，要尊重原作啦，要他们记取单纯追求表演艺术的教训等。我只是默不吱声地听着。他有时让我指导女演员的动作，我亦循规蹈矩地教上一遍。在读剧本、彩排时，我也顺着他的意见一字一板地练。但从公演的第一天起，我便翻然一变。我

是那所女校中的混血美人——惠美么。在瞬息即逝的表演技术中，我还有什么值得犹豫的呢？我深深地懂得，自己要象长虹一样横贯舞台。我——就是舞台的生命。

连续上演了两个星期后，今天是上演《海欧》的最后一天了。我从车站走了出来，过了座小桥走在银座的小路上。时间还早呢。我总感到自己忘记了什么东西，想绕个远道到护城河边上的一家咖啡馆去坐一会儿。那儿的咖啡可香了。哦，我想起来了。如把那家商店橱窗里的那匹白料子买下来，正好成为下一出戏的服装料子么。我穿了套并不引人注目的西装。在舞台之外的时间里，我暗下决心不让人家感到好象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三十出头。我很注意自己走路的样子。一个人内心的一切，可以通过他走路的样子看出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起路来是心平气静的。不是想动摇自己内心的东西，就是想摧毁它，再不然就是看不起它，或者是炫耀它。不过，黄花少女们那种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具有弹力的步伐，是我望尘莫及的。已婚女子走起路来略向前倾，象是凑到长方形火盆前拢火。穿着盛装的姑娘，全身缩在和服中，走起路来得使劲支撑着它。在橱窗面前，我避开玻璃的反光，上身朝那匹卷着的白丝绸处稍稍倾了倾。不料听到里面"啊呀"了一声。这是从一个刚打这儿走过的好象是挺富裕的中年妇女口中发出的。她穿着一件和服，走起路来象是人倚在衣服上。她好象在对店员说："瞧，那个人不是生岛惠美么?!"我装做一点也没听见，哈着腰纹丝不动。那个资产阶级妇女的虚荣性，显示自己能够认出大名鼎鼎的生岛惠美。我怀着一种痛苦与高兴参半的心情，迅速地离开橱窗，核算起自己带了多少钱来，并且想起了自己现在手头拮据。

昨天晚上我又花钱了。每次公演的最后一天多少总会有点进款。这次公演场场上座率都达百分之八十。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扣除排演费还不能说已有盈利。但田岛先生眼下又在报纸上发表小说等，多少总会有点补贴给我们吧，这是整个剧团大伙的共同心情。而昨天还不是什么发饷之日，大家都是一脸穷相，田岛先生昨天更是计穷智绌了。剧场门口一字排开一长条饮食店，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进去坐一会儿。土岐穿的是一双后跟都烂了的皮鞋，上身穿的是件灰色的肮脏的大衣。这件大衣已经穿得有年头了，还是在战争爆发前就穿了的。这使我回忆起中国，想起了前线，再往下的联想可都是令人不愉快的了。我把目光从他身上挪开。于是，跳入我眼帘里的是负责效果的阿德。他没有穿大衣，只穿了件长袖工作服，邋邋遢遢的，头上歪扣着顶贝雷帽，做作得很。他迈着细长腿，象是无可奈何的样子，慢吞吞地踹着。笛子象她在舞台上扮演的那个可怜的角色——尼娜一样，心急火燎地朝前走着，十分挂念她那放在家里的宝贝儿子似的。在现今演话剧的演员中，谁是有钱者呢？另外三四个人簇拥着田岛先生走在前头。这是一副多么令人心酸的穷窘相啊！我们能说自己在干着什么呢？难道说是在舞台上随心所欲地干了什么不道德的事吗？战争年代那种文化管制的气氛，象一种怪物在我心中留下了一条长长的阴影。不，根子可能还要更深些吧。也许这就是我们所无法摆脱的命运吧。在舞台上，有的人是用最纯粹的感情、最自豪的气概在进行演出的，贫困可能就是对这种人的一种惩罚吧。在大岛生病期间，我完全按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表演主角——阿尔长吉。本来有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表演技术来压住我，那就是潮田。但是，他根本不想那么做，而是十分老练而又谨慎地表演着，尽量突出我。也许是他知

道我和田岛先生的关系所致吧。这个人现在就走在我前面，俨然是一副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样子。别看我们在台上演得富丽华贵，但一下台，那副寒酸赤贫就向我们蜂拥而来，把我们围得严严实实。但是，我却摆脱不了那种胜利者趾高气扬的心情。我忽然感到自己是个有罪之人，一溜小跑赶到田岛先生前面，对他边上的人说："喂，我们去吃荞麦面吧，啊，田岛先生。"没有一个人应声。田岛先生也在犹豫。对，肯定是的。我从大家的沉默中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以前是没有这种神经的。但在战争结束后，人们普遍认为有钱人全是坏人，有钱人的钱都是从我们这儿偷盗去的。这一感觉现在很明显地在人们心头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电车里或在大街上，每当人们的目光相互交错时、或者是在遇到老熟人时，都会流露出这种神情。我怕的就是这种神情。穿得暖吃得饱的人都该杀，在沉默中很快会产生出这种气氛。就在刚才这一瞬间也产生了这么个气氛。象是有人在说："哦，生岛惠美，是英国汇来的钱吗？"这时不知是谁在后面叫了一声："太好了！"这是个年轻人的声音，大家都哄的一下笑了起来。为此，刚才那种气氛也随之烟消云散了。来到车站前面亮处时，潮田显得有点儿不高兴，象是说你并不会因此而免进地狱的。不过，他还是跟着来了。笛子象是放心不下她那在家等候她回去的孩子，说："我……。"我不容她说下去便打断了她的话头："没关系，用不了多少时间。"

我们进了一家常去的店，要了什锦面。我犹豫了一下，说："喂，先给我们上酒，给我们妇女来五杯威士忌苏打水。"

不一会儿酒上来了，男人们开始斟饮了起来。剧团的人都知道我收入的来源，并且也知道我花起钱来是大手大脚的。甚至连

我只给姐姐最低的生活费，他们也都知道。但是，我并不是乱花钱的。非但如此，我还非常害怕自己会用这些钱去收买人心，取悦别人或去赎罪。田岛先生一直与我唠叨的也正是这一点。就是今天晚上我这做法，我知道也是不合田岛先生心意的。其他的男性都坐得离先生远远的，象是避开他似的，喝得挺起劲。这当然没什么，只是瘦骨嶙嶙脸上没有二两肉的潮田与细长条脸、头发花白的田岛先生面对面坐着，喝得好象并不痛快，这有点令人担心。

真是不巧，正在这时，以前在我们团里干过的、比潮田晚些时候入团的飞岛走了进来。战争结束后，飞鸟在一家电影公司当跑龙套。他穿了件电影演员所特有的花俏的束腰带演出大衣，带了个年轻姑娘。“哎呀，飞岛，混得不错嘛！”阿德与他打了声招呼。飞鸟的前额秃得很利害，但耳根边的头发却剪得很齐。看到我们都在，他有点儿紧张，脸上堆满了笑。他走到田岛先生和潮田那儿去打了个招呼。我看了一眼坐在窗户边上那位他带来的姑娘。她也正好朝我这儿看。哦，原来这个人，是个专演大家闺秀而出名的毫无演技的三流货。报纸上经常登她的剧照，不知怎么，我很看不起那些电影演员，总感到她们的脸象是市面上大路货的点心，千篇一律毫无特色

那个女演员 也朝我这儿 瞅了一眼。 我看不惯 她看我时的眼神。她好象不认识我。不认识我的女演员根本算不上演员。飞鸟满脸堆笑走过我身边，向我点头。就在这时，我朝这位过去曾庇护过我的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嚷道：“哦，飞岛先生，成天搂着个没有演技的蹩脚演员真够受的了吧。”这是故意说给那个女演员听的。在场的人全都刷地静了下来。我管它那些呢，飞鸟愣了一

下，马上又恢复常态，脸上仍堆着笑从我身边走了过去。他这几步走得非常精彩。我喝的是掺得很淡的威士忌，并加了糖。也许是酒有点上脑子了吧，说完了那句话后，我感到有点轻微的目眩。在微醉之中，我感到自己又朦朦胧胧地坠入了一团疑虑之中。在这个世界上，飞鸟在小剧场中苦心孤诣了二十多年，难道只有陪伴这一连自己都支撑不住的蹩脚女演员的价值吗？不一会儿，飞鸟催促着那姑娘站了起来，随即朝门外走去。店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了。

“生岛，你怎么说那种话！”田岛先生坐在我对面，用指导排练时那一严峻的声音说了一句。我吃了一惊，忙抬头看田岛先生时，他的目光已又落到酒杯上了。潮田坐在我前边，背冲着我，“不，田岛先生，没关系。”他这么说了一句。我觉得潮田这时的口气和那在舞台上每做一个动作都在竭力维护我、突出我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他在爱着我。十五个人连喝酒外带一碗什锦面共花去了八千日币。这样一来那块料子今天又买不成了。

我来到护城河边上的那家咖啡馆，要了杯咖啡坐了下来，并且想起了那封信。哦，对了，那封信还在呢。我从口袋里掏了出来，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有什么事呢？这个人找我。

4

《海鸥》是一出做工戏。主要人物阿尔长吉有许多扣人心弦的场面，十分有趣。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角色都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好象自己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只有东一句西一句零碎

的台词，每个角色的性格都被扯得支离破碎。

而田岛先生怎么说呢，“在这出戏中，你们都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不满足，对吗？你们肯定都觉得不满足的。但是，我要求你们注意互相交谈的整体场面。这是契诃夫的特点。并且为了使整体达到一个混声交响乐的高潮，每个人只允许表现出一丁点自己的特性。这是演出此剧时所必不可少的意识。”

这段时间里大鸟一直生病。于是，我就顶她在这出剧里扮演年老的阿尔长吉。阿尔长吉也是个女演员。女演员扮演女演员，应该说很容易进入角色，这是个很令人瞩目的角色。不过，阿尔长吉是个四十岁出头，有个二十几岁儿子的女演员，有许多地方我都把握不住。我想扮演这种风流的老年角色整个装束打扮应花俏些，其他的都凭我自己的本色来演为好。

也许是意识到今天是最后一天吧，我对自己所演的角色感到有点感伤，并为之陶醉。谁知从第二幕时起，我感到台下观众里有一种特别的眼光。以前，我母亲来看我演戏时，不论她坐在哪儿我都能感觉出来。今天的眼光，好象是在二楼正面的后排，我最难找的地方。我立即敏感到肯定是他——杉山了。我感到有些沉不住气了，当然不至于会说错台词砸台。但我尽量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的感情流露出来。阿尔长吉的儿子多列普列夫与尼娜失恋以后，曾一度自杀但没有成功。不过，最后他还是自杀了。这好象是一种不祥之兆。我竭力打消这种念头，但怎么可能呢？第四幕是以她儿子自杀为结束的。后台响起了枪声。就在这时，正面后排他坐的右侧里突然响起了一阵婴儿的哭声。不是谢绝怀抱婴儿入场的么，怎么没做到？这是出很文静的戏，也许那孩子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被枪声吓醒的吧。这简直成了坏事的开端。潮田扮演

医生，他停顿了一下，等孩子哭声停了以后说："没什么，那肯定是我药箱里什么东西破裂了。"说完他跑进后台看了一下，然后重又走上舞台，对着缄默不语的大伙说："没说错，是乙醚瓶子爆了。"随后，他便很轻快地哼起小曲。于是，第二节这又成了下一场的启端。

这些差点使我失去平衡。刚才的哭声和在妇产科医院里深夜听到的生命，在一片寂静中喘息着的声音，诉说着这儿有生命的声音——婴儿的哭声一模一样。这哭声使我从刚才起就陷入不安的微弱神经，就象崩紧了的琴弦在颤抖着，越来越紧，简直快要崩断了。母亲大概是把乳头塞给孩子了吧。婴儿的哭声转化为含着乳头的抽泣，不一会儿便停止了。这时，我才机械地、慢慢地将台词念了下去，尽管精神上还没有完全从危机中解放出来。

"啊……，我，我可吓坏了。这声音使我马上就想起了过去……。"我完全按台本上所写的那样，将它当作是真正地得救了，双手捂着脸，接着往下说："我感到眼前一片漆黑……。"说着说着，我觉得我不是在念台词，而是在诉说着自己的内心。我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因婴儿哭泣而受到的威胁。我瘫坐在椅子上心想，这下我的台词全完了。只听见潮田在边上压低了嗓门对其他人说道："把伊丽娜·尼古拉伊也维娜快带到别的地方去吧，刚才是康斯坦丁·卡维利罗维自杀了。"重重的帷幕落了下来。我一点都动弹不了。台下猛地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般的掌声，这掌声与平日的截然不同。我在掌声中感到头晕目眩。有个人从舞台边上快步地走了上来，好象是田岛先生，他抓住我的手腕，用力地摇晃着。"惠美，你今天演得太出色了。从第二幕康斯坦丁自杀未遂时起，那昏暗的气氛直到听到最后自杀的枪

声。”田岛先生还在讲着些什么呢。是啊，自从战争结束，我们剧团重新组建至今，不管报纸杂志上的评论文章怎样吹捧我，田岛先生对此却只字不提。他好象是不满意我的演技。不过，今天能说是我的演技吗？从第二幕起，我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再加上那婴儿的哭声……

掌声还在不断地响着。倒不是因为掌声，而是按照每出戏最后一场时的习惯，我们簇拥着田岛先生站到舞台前部，向观众致意。观众们都站起身来。我们回到台后，大家相互祝贺，但我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田岛先生已经吩咐食堂的大津屋主人预备下东西了。我们连装也未卸就涌进食堂，举起了满斟着啤酒的杯子。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吉良先生来了。”吉良先生穿了一套年轻人穿的藏青色底碎白花和服，长长的脸，眼圈下发黑。我们下一次公演的就是他最近写的一个剧本，所以他也是经常到后台来的，与大伙都很熟。吉良先生进来后，在田岛先生边上找了个位置，然后用目光把全场扫了一下。我与其他女演员混杂着，坐在田岛先生的对面。他一看到我，便马上绕了个圈子走了过来。他哈着腰脸朝下冲着我的脸说："生岛，我的一个朋友要见你。他在入口处那儿等你。你见面了就会知道的。”说完，他也不等我回答就回到田岛先生边上坐了下来。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了，这个人肯定是杉山。

这出戏的季节是秋季，所以我穿着件白色长下摆薄夏衣。我站了起来，大厅里阒无一人，冷冰冰的。我急急忙忙从那已经磨光了的红地毡上走过，来到入口处一看，一个人影也没有。刚想抬腿下台阶，但又停止了。也许他在外边吧。突然，我不知怎么眼前浮现了自己穿着白色长下摆服，淌着血倒在入口处外侧石阶

下的情景。我还是出去了。看见人行道旁的林荫树下，有个人竖起领子站在那儿，并没有戴帽子。那就是杉山。一阵寒风从斜刺里吹来。我的那条古老多褶的裙子被吹得象三角旗似的朝后面膨起。“是你啊，”我一只手摁住头发，一只手捺住裙子迎了上去，同时不断地在心里告诫自己，要轻松点，不要发怒。但尽管如此，我仍感到自己的声音在飕飕的凉风中非常尖锐。我想对他说，大家都聚在食堂里，你可以和吉良一起进来嘛。但最终又没能说出口。战争结束后，他之所以没有回剧团来，不就是因为我和田岛先生的缘故么。我穿得十分单薄，寒风不住地吹着，简直快把我吹得原形裸露了。

我抬头看着他的脸，象是在问他：“有什么事？”他比以前瘦多了，看上去那鼻梁就显得更高。他迅速地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我肩上，随即又用手指了指房子后面避风处。

“你有什么话要说？”我执意不肯抬腿，忍受着刺骨的寒风问了一句。

“话？没什么话。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过去曾经爱过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所抱的幻想是田岛呢，还是我。这点我也想……”他好象是一羽巨大的怪鸟，一个人在嘀咕着、说着。我不知道，我哪里会知道。不过，没那么回事。我在心里尖叫着。我想好了第一个应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名字，事实上连口型也张好了，但都没有发出声来。身材高大的杉山穿着大学的校服，行走在布景之间时的飒爽英姿浮现在我的眼前。为了他，我把自己身上所有的日本姑娘的梦想以妻子的形式全部倾注了出来。而这些，现在在我身上已经毫不存在了。于是，我眼前又浮现了在学校的研究室中，我们坐在那儿，田岛先生朝我们走来时的情形。不

过，现在在我眼前的杉山也好，坐在食堂里的田岛先生也好，在我看来全是陌生的路人，是被风一吹即逝的影子。并且，现在的我也好，我现在的这副模样也好，全是一种临时拼凑起来的组合物。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崩溃，将会引起山崩地裂的变化，使我成为连我自己都辨认不出来的陌生人。我的这种心情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向这个人解释清楚呢？

女演员生岛惠美子，一个英国人旅日期间与日本女性生下的孩子，凭藉其非日本式的性行容貌，在主要以翻译剧目为主的新兴戏剧中一举成名。她患有一种可称之为幼儿哭泣恐怖症的歇斯底里性疾病，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岛有美的情妇。生活来源主要靠其已故的英国父亲为之所设立的年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属于我的呢？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我的这些特点，这就是我唯一的使命。这些又怎么说呢。我突然对自己脑子里描绘出来的自我形象感到非常兴奋，象是受到了侮辱一般。

“打听这些事有什么用？你难道还这么陈腐吗？……什么爱啦、印象啦，靠这些能过日子吗？回去！你给我回去！我一看到你就讨厌。”我脱下外套想还给他。他一把抓住了我，我拼命想从他手中挣脱。两个人挣扎了起来。我啪地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然后就迎着风跑去，象迅速跑着的耶伯萨伦⑧一样。裙子被风吹得上下翻动，我一口气，头也不回地朝入口处跑了过去。

二　人造花

1

杉山那突出的颊骨和高耸的鼻子的侧面感觉，象是烙在了我的手掌上一样。在我二十一岁那年第一次感触到的那颊骨和鼻梁尖耸的感觉。“你真是个好人。”我撒着娇用双手捧着、抚摸了他的脸颊。从此，这脸颊的凹凸之感就一直沾在了我手掌心的肌肉上。那是在没有行人踪迹的剧场斜角上，周围一片漆黑。

我侧着身子尽量不引起别人注意地从椅子和墙壁之间回到了笛子边上我那自己的座位上。但我仍感到周围一片寂静，好象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我屁股刚挨到椅子上，男人们象是感到没有什么大事一样，又开始继续讲话了。我竭力不往田岛先生那儿看。右手的掌心还是火辣辣的。我用白裙子将它裹了起来。腾出左手端起刚喝了一口的啤酒杯，一气喝了半杯。突然，身子不由自主地打起颤来。

“外面冷吗？”笛子轻轻地问了一句。

“嗯，风大极了。”

这样回答了一句后，我发觉笛子已经觉察到我刚才去见的是我原来的丈夫，原来的剧团创作组成员——杉山。同时，我好象感到笛子要说：尽管我不知道你刚才见到的是谁，但要问你的话，那不是太愚蠢了么。第二杯酒下肚后，身子开始一点点暖和了起来。但我仍然感到十分不安。好象现在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一样。盘子里的各种食物，我一样都没取，怕它们会噎住了我。

简单的晚餐结束后，大家没有立即返回冰凉的舞台，而是把椅子和桌子稍微拉了一拉，就在那儿跳起了舞。唱片转起来后，田岛先生便挨个向大家分发红包。潮田一个人坐在角落上，继续喝着；土岐等主要演员、小说家吉良先生以及笛子、玛柯、阿叶等和男青年一起跳了起来。我站在负责管唱片的性格孤独的阿芳边上，看她挑选唱片。田岛先生还在走动着，挨个将包有红利的纸包分给每一个人。我知道每个纸包里一律都是五千元，童叟无欺。扣除排演费后，剧团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根本说不上是演出报酬。这钱在慰劳会开始前就由会计分方发给大家了。有的人如预支了的话，这时就被扣得一文不剩了。田岛先生发的钱是从他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从报刊连载小说的稿费中抽出来的十五万。这些大家都知道，所以都笑容满面地爽快地接了下来。看到大家这么高兴，突然感到有一道光亮射进了我的心房，这使我感到，就在十几分钟前发生的那事不是事实，而是我心中的阴影晃动了一下而已。田岛先生来到我跟前时手上只剩两包了，他给了我和阿芳一人一包。

“辛苦了。”阿芳好象受到我的感染，显得忐忑不安，战战

兢兢地眨巴着眼睛，默默地鞠了一躬。她是演轻喜剧出身的，到处克制自己以免突出自己，让人家说轻佻。

我现在慢慢地一点点地恢复着。我尽量注意不要损坏自己，试着与阿芳讲了一句。

“虽然洗去了脸上的油彩，但穿着演出衣服跳，看起来还真象个化妆舞会。”

“嗯……。”

“你去跳吧，我替你一会儿。”我刚说完，田岛先生又折了回来。

“怎么啦？为什么不跳？”

田岛先生眼睛并没有朝我看，而是看着其它地方说了一句：虽然现在一曲未终，但我管不了那些了。象是溺水者见到了救命稻草一样，伸出左手一把抓住先生的手腕，和他一起跳了起来。随着轻快的节奏，在飘摇的音乐中，在男人身体的引导下，旋转跳跃，脚步轻松愉快，使我感到一阵宽慰。也许是醉了吧，我感到很舒服。

“怎么了？刚才来的是谁？”田岛先生神色不动地小声问道。

“杉、山，”我一个一个音节慢慢地回答着，并把手往前伸了伸，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腕。田岛先生往他那从后面抱住我的手上使了点劲，象是告诉我没关系。先生的这种表示，使我一下子恢复了镇静，这连我自己也很清楚。

然而，当我一平静下来后，就立即觉得别人好象都对我很注意，但又都努力不看我的脸。不知是谁从后台搬来一台手提式唱机。在那台机器边上，脸胖胖的阿芳低垂着她那长长的睫毛，脚

尖随着音乐节奏上下打着拍子，静静地站在那儿。连她的这一举动，我都觉得是在安慰我。跳舞的人旋转着，从我们边上通过时，好象都用眼神在相互说道："对，我们让他们去，不要去打搅田岛先生和惠美吧。"我又觉得在房间的角落上，眼睛大大的潮田将啤酒杯搁在边上，压低嗓门对穿着藏青色底碎白花纹和服的长脸小说家吉良说："都是你不好。你怎么好把杉山带到这儿来呢？！就是田岛先生也不会高兴的。"土岐好象在说："怎么了？杉山光靠小说混得下去吗？"对，他们肯定是在这样说，这样交谈着。

在满屋子人中，我、杉山、田岛先生的话题就象蝴蝶、飞蛾、象有翅的小虫，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我在哪儿呢？这样和田岛先生一起跳着舞的我，难道不是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经被打得粉碎了，然后又在他们心中和好奇、恶意、讥笑、蔑视等混合在一起被重新组成为一个连我自己都无法猜测到的魔鬼般的人。我感到一阵恶心。一张唱片完了，我觉得头晕得很，想到靠近墙根的椅子上去坐一会儿。不到两米的距离，我却感到十分漫长，花了很大的劲总算走到了那儿，一屁股坐了下来。

"你怎么了？脸色可白了。"

我抬头一看，是阿叶。她十分关注地脸冲下俯看着我。她的脸就在我眼前，近得很。她那额头长在女性身上是太宽了些。三十岁出头的女人的那粗糙的皮肤、鼻子边上的皱纹使我感到十分恶心，象是自己用手摸到了一样。看到这些我又想吐了。我连忙又低下了头。我也和这个阿叶一样工作、焦躁、恋爱、烦恼、受到损伤，犹如从九十度的斜坡上滑了下来一样，飞速地告别了自己的青春。今天早晨所看到的那三十岁女人的赤裸裸的丑态，现在

又重新在苍白的脸上丢丑现眼了。

“不好，是喝醉了。”这是田岛先生的声音。

“惠美她什么东西都没吃。”这好象是笛子。

“有什么药吗？拿点水来！”这又是田岛先生的声音。

这时我听到围集到我身边来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小声地在说：“吉良，把杉山的……。”

是一阵极低的窃窃私语声。讲到杉山这一名字时，只有这两个字从其他话语中跳了出来，直往我耳朵里钻。我紧闭着眼睛，已经没有气力将它撵出去了。人们给我服了些什么药，我被塞进了车子送回家中。

2

阿芳陪着我，把我送到家中。阿芳是演喜剧出身的。平日里，她依靠我，并真心为我担心。我让她打开窗户，通了通气后，心里舒服多了。姐姐靠我养活、在我这儿寄生。她把自己那些靠别人养活的所有卑贱，毫无隐瞒地暴露给了芳子。今天晚上，我对这些感到特别的讨厌，胸口直堵得慌。我让她给我铺好被子，就象使唤佣人一样，连谢也不谢她就钻进了被窝。我向阿芳道了谢，请她回去了。躺了一会儿后，我觉得精神好些了。夜深后，只听得门外响了声刹车声，是田岛先生来了。战争结束后，在重新组建剧团时，我就让从轻井泽到东京的先生使用我家的会客厅。我和田岛先生的关系，从那时起公开化的。姐姐也是在那时候才知道的。对此事，她的态度如同其他寡妇一样，公然地表示

鄙视。现在也是如此。她用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把田岛先生让到我的卧室。

“怎么，好些了吗？”

“嗯，好了。我是喝醉了？是吧。”

田岛先生一声不吭。从这一沉默的状态中，我知道曾一度笼罩在我心头的阴霾，现在移到田岛先生身上了。

“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吧。”

田岛先生也不搭腔，象是在考虑着什么。他身上的东西，好象不断地在变化。他的外形看上去有点象我父亲，但有时却会一下子变得象个很靠不住的青年，只是一味地要我安慰他、疼爱他。然而他又猛然会变成一个有头脑、有分析能力、审时度势，组织领导能力很强的男子。只不过有一个人，是我和田岛先生双方都在回避的，那就是他原来的高足、我的丈夫，战争中率领剧团在前线东奔西走慰问演出的杉山。这个杉山，现在就象一块浓厚的阴云，笼罩在我俩之间。我顾不得自己还有点发烧，从被子里爬了起来，光着脚到厨房去准备酒菜。陪多亚子睡觉的姐姐也爬了起来要帮我忙。我感到害羞和讨厌，硬把她撵了回去。“不用了，我一个人可以了，回你房里去吧.”我把她撵回到厨房对面、她和多亚子住的房间。

田岛先生举止端庄地饮着威士忌一语不发。和他两人相对而坐时，就象演哑剧一样，我用斟酒的动作、两颊肌肉松弛的神情、消除浑身紧张的体态，并且用我也略微抿上一口酒的样子来和先生交谈。这些，他都能理解。从学校毕业后到女校当教师时，田岛先生想起了曾经看过我学生时代演的外语剧，便让我参加这一剧团。从那时起，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了。在这十多年间，我的哪一

个表演艺术没有他心血呢？我现在就是用这种表演动作来与他说话的。“你吃惊了吗？我略微喝得多了一点。和那个人？不，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唔，你怀疑吗？怀疑我？哦，你可真是个大傻瓜了。我一遇见那个人，以前那悲痛的旧伤就会复发，就会感到窒息，这不知和你讲过多少次了。不过，今天晚上我心神不定。所以才留你在这儿的。”

田岛先生鼻子下面有一撮小胡子，那里已经混杂了不少白色了。他毕恭毕敬地端起威士忌酒杯，送到那胡子下边，一口一口地喝着。他身着一套两排纽扣的条纹西装。这式样穿在他这样的日本人身上显得过分了些，所以看上去又有点迂拙。但他不时向我扫来一眼，表示他并没有服输。这时，我就用我的眼神向他撒娇：“啊，到这儿你都明白了，对吗？”可是先生的眼神并没有完全接受我的意见。他的目光很冷淡：“杉山不好，可你也真傻。怎么不是呢，在大伙面前进进出出的，还那么不要命地暴饮……。”他的眼神突然暗淡下来，变得十分险恶，象是受了伤后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野兽，不管它怎么死命地奔跑，都无法摆脱这一伤口。这是绝望的眼神，我们俩的关系受到他那坚强的意志和绅士般的外表的抑制。但这一关系却被酒精所暖和，他失去内心的平衡了。这一点马上传染给了我。我想起了他在轻井泽的夫人，那个五十多岁没有孩子的女人。那张脸就象是在骸骨上罩了张苍白皮肤。我凑到田岛先生身边，紧紧地依偎着他，并挑逗他。田岛先生流露出来的不安，正是我所害怕的，是我现今及将来的生活中的无底深渊。但不管我怎么样靠紧他，也摆脱不了我俩一起掉进那深渊的恐惧。

但是，在我心中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女人在嗫嚅：看，现在

已经夺下了他武器，使他的心灵暴露无遗，成了一具毫无主张的肉体。向这个男人发起进攻，这正是极好的时机。当男人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判断能力而陷于迷惘之时，当他失落了智慧，在森林中成了迷路的孩子时，他就是你的俘虏。这正是我时刻等待着而又害怕的东西，并且我要和这个不是“先生”的人，用肉体来互相确认。眼下唯有此举，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哎，我心中总觉得不安。啊，请你别光考虑别的事情，听我说说吧。我刚才打了他一个耳光。因为……，因为他硬追问我说，你一开始是爱我的还是爱田岛先生的？而且还死拽住我不放。”

“哦，那你说什么了？”

“我没有回答他，这种事怎么讲呢？我以前一直把你当作自己父亲的。如不是那样想的话，我怎么可能和那个人结婚。”

我的思维功能已经停止了，语言自动地脱口而出，只是在内心紧紧地抓住了他，不住地摇晃着他那颗业已动摇了的心。同时，注意不让他再缩回原先的硬壳中去。我坐到他的膝盖上，解去了他的领带，脱下了他的上装、脱下他的衬衣，接着又从背后用手推着他进了隔壁的房间，摸黑给他套上我的白睡衣，让他躺了下去。随后，我又回到了刚才的房间，一个人坐在那儿，狡黠地笑了起来。刚一笑，就停了下来。我对自己的行为大吃一惊，轻轻地斥责自己：真是个坏孩子。然而，光凭这种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我刚才已经笑过了，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宽恕的。我毫不犹豫地把他喝剩下的威士忌一口气全灌进嘴里。我不想收拾了。要是在睡觉之前把这儿全收拾干净的话，那不就成了吝啬的日本婆娘了吗？也顾不得换衣服了，我穿着长衬裙钻进了隔壁房间的被

窝。

我一下子就被他抓住了。他用他那特有的呆板而又沙哑的声音在我耳边低声说道：

“你知道德国戏剧中这么一句格言吗？剧院老板勾引女主角，观众就会避而远之。日本乡村戏曲中也有类似的警句……”

“不，先生，你怎么会害怕古老的影子？那么封建……。”

我搂抱住这个大孩子、这个当智慧和学问之类的武器从手上滑落后，立即在迷信中颤栗的公子哥，并安慰他。在人类还没找到火这一智惠时，男人们在黑暗中肯定都是这样，为自己所看不见的敌人吓得浑身颤抖，而拼命地搂住唯一的一件确实存在的东西——女人的身体吧。我和他就象一具天平秤上的两个秤盘，他一陷入不安，我就立即振作起来。我将自己唯一可靠的、用血和肉组成的这一女性身体、我原始的本质的雌性，交给了黑暗中在我身边的雄性。他正在惊恐不安地寻找着温暖、潮湿、生命能够自由进出的沼泽地带。当他在我丘陵下方的丛林之间，摸索着找到这块土地时，我忽然感到眼前一亮，浑身一阵颤抖，醒悟到这不是抽象的大地，而是我自己本身。从让他寻找到的那一刹那间起，我完全恢复了，脑子也清醒了。这就是我，我就在这儿。我得到核实被确认、被摊开，把他接受了下来。我觉得自己简直快要被撕成千万条碎片。在不断向我涌来的颤抖之中，只感到呼吸困难，神志逐渐朦胧了。于是，在那遥远的地方，从丛林、泥潭的底部，另外一个崭新的我，象阿佛洛狄忒从海浪中得以诞生一样，生气盎然地苏醒了过来。我已经不再是为雄性捕获、为他所撕裂的牺牲品，而是吸足了养份、肥壮起来的、解冻后懈弛了的大地，萌发嫩芽，使鲜花怒放、充满了无限生机。他把我留下

了，当作孕育生命的大地。我想在他身上确认一下这一受到祝福、得到恩惠的我

于是，我垂下刘海，象昆虫的触角一样，向着他的颊部、嘴部蠕动。谁知他却不太高兴地稍稍挪动了一下身体，要离开我一点儿，象是逃避什么不洁之物一样。我立即领悟到他这一动作的意思。他已从自我的空虚中醒了过来，恢复了自我。他身上原本就具有的恐惧在我略一松手的当儿，又将他武装了起来。他刚才的那一挪动，象是在对我说："你不是人，是动物，雌性动物。你只靠自己的性本能才能燃烧。你缺乏精神上的独立和持续，根本没有判断力。只有当把我也拖到你那盲目的本能之中时，你才感到安慰……"哎呀，太可怕了，说这些话……。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原谅他。什么理由？我也不清楚，但我感到，现在的我是无所不能宽容的。

3

公开演出一结束，剧团里的人都纷纷自谋财路去了。有两、三个人合伙去给那些蹩脚的电影演员们当帮衬，也有向电台兜销自己剧本的。创作组杉山的剧本让电台看中了后，我也被邀请了去。此外，还有重新恢复当家庭主妇，回到家庭中的，如笛子。吉良先生新近写的剧本原本预定下次公演的，但现在吹了。

阿芳悄悄地告诉我说："土岐说了：'也难怪，吉良先生太没知识了。你想想看，怎么能在公演的最后一天把田岛先生最讨厌的杉山带来呢！'"田岛先生又回轻井泽去了，并且象是要在

那儿呆上一阵子。我和潮田、大鸟、阿芳和玛柯、阿叶等，按电台规定的日子去录音。

电台的活很轻松，但每次结束出来时，大鸟就象是避开我似的，马上和我分手，自己头里走了。而阿芳、阿叶、玛柯等年轻人则总缠着我不放。

以前在演《海鸥》的时候，我就觉察到了大鸟的变化。因为大鸟生病，演员的分工有了变化。原来我是演年轻的尼娜的，这样一来就接替了大鸟，扮演阿尔卡吉娜，笛子扮演年老的夏姆拉埃夫夫人，阿叶扮演尼娜。大鸟原来一直以为阿尔卡吉娜这个角色，舍其别无他人能够演好的。但是我演得相当成功，大家反映极好。这对大鸟来讲，无疑是一重大打击。打那以后，她好象就没和我正面打过招呼。我是尽量让着她的。她呢，总没声好气地讥讽我，但每次讲完以后，就又低三下四地来拍我的马屁。真是怪死了。还有，我感到潮田好象太照顾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认为他是真心诚意地那么做的。他到处突出我，为我提供良好的条件，主动当我的衬托，配合我做好每一个动作，而且尽量不让自己突出压倒我。一开始，每当我和他一起登台时，总感到自己象一张薄纸，根本没有可取之处。一回忆起这些，我就感到现在简直就象是在做梦。不过，最近艺术评论家们都赞扬潮田，说他现在表演艺术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演得含蓄深沉，抛弃了以前那种咄咄逼人的话剧癖习。潮田演技变得含蓄，是由于我在剧团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使得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舞台风格呢？还是因为他感到要使自己的艺术和自己那近五十的年龄一致起来呢？这，我就不得而知了。很早以前我就一直在暗暗地寻思，会不会是因为他对我有意思呢？他的舞台表演是很认真的，有时简

直要把我吞没，这在我和杉山结婚时表现得最激烈了。我甚至曾好几次叩心自问，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但现在，他为了他的老朋友——田岛先生原谅了我，并不断地在鼓励着我。我又简直感到他象是在说，这个剧团的舞台是属于你的，是为了让你发挥而存在的。他这个人很严肃，下了舞台连一句笑话都不说。我感到，从很早以前起，他就只通过艺术在与我对话了。对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我都毫不迟疑地坚信潮田，只有潮田是不会嫉妒我，也不会奉承我的。如果连他的表演艺术都是这种性质的话，那么在舞台上，我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

其他的人可能基本上都是这么个情况吧。大鸟是最特殊的了。剧团里有三个比我入团早的女演员，其中藤谷德江已退团了，阿笛生孩子以后，因丈夫的工厂日益繁忙，她就不求上进了，说家庭主妇是她的主要职责，于是艺术上也日见衰退。只有大鸟，她以前就被人称为新话剧的名演员，她牺牲了个人的一切，也不结婚，以舞台为自己的生命奋斗至今，已经四十三岁了。对她来讲，丧失了舞台就意味着丧失了整个生命。她在我周围撒满了妒嫉、竞争和恶意，处处想教训我。舞台上的每一个细小动作，她都坚持要用自己的形式，而且拖长台词硬加停顿，总之是竭力突出自己、表现自己与众不同。好象是一个人在家里练习时小心过份了，和其他的人根本不合拍。

大鸟也好，阿笛也好，还有老资格的土岐良平以及因为是演轻喜剧出身而被大伙看不起的阿芳和氏家真等人，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在舞台上和我一起演戏时，不知怎么会有一种怯场之感，演起戏来缩手缩脚的。我的这种感觉是在战争结束后剧团重新组建，我和田岛先生有了关系以后才开始的。那时也正好是我开始

走红的时候。正是一般社会公认我不仅在剧团里，就是在整个新戏曲界，我亦是最有前途的女演员的时候。当初，我很单纯地认为这是因为我的表演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致的呢。打那时候起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为之欢欣鼓舞。

然而，有一天，我突然感到不对劲。大伙儿会不会和大鸟一样的呢？不管是在舞台上也好、讲解剧本时也好、彩排时也好，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他们都不敢与我正面交谈。好象在我背后，在我身上还有一个什么人，他们都在与那个人说话。那不是我，是在我身上的田岛先生。不过这个田岛先生的指点和意见，在他们心中也都无形地降了价。他们只是表面上顺从田岛先生的导演，而实际上都将注意力放在迎合我的好恶、看我的举动上。我身后的那一怪物看来也并不是田岛先生，而是瞬间燃烧即逝的舞台生命、支配那些配角的力量。这一生命、这一力量转移到了我的身上，使大家都产生这么一个感觉，认为他们都是受我支配的。然而，我对此却是从未讲过一句话。角色的分配全由田岛先生决定，但若没有潮田的默许，一下子是定不下来的。就是我顶替大鸟位子一事，也许也是得到潮田同意之后定下来的。

大凡被称作为演员的人，都以为只要凭自己天生的表演才能，没有什么演不好的角色。如果先天不足再加上几分努力，也完全可以成功。不，不只是以为，而是确信、坚信不移。演员所缺少的永远是角色，只要有分配角色的人存在，那么他就是演员自由选择角色的障碍。剧团会因此内讧、分裂。这些矛盾不管以什么名义爆发。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对角色分配的不满上。演员们对此是深信不疑的。而现在，这一实际不存在的分配角色的责任却落在了我的肩上。他们做给我看的表情、和我说话时那低

三下四的神情、每当我出场时为我小心谨慎地做下的铺垫，这些都是那一幻影所施展出的魔力。

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巡视了一下四周，陷入了沉思。我原先以为是进步的自己的那演技以及由这一演技而获得的名声，还不都成了我背上这一怪物所给我带来了的么。它使得整个剧团的人整天提心吊胆，让他们处处当我的陪衬。这些在戏曲评论家的眼里却又都成为我的才能了。

4

接下去准备公演《哈姆雷特》⑨了。田岛先生来找我商量安排分配角色。

"《哈姆雷特》？我不能同意。求求你能不能换成《理查三世》或《终成眷属》等女角比较多点的戏。若不然，我……"

我刚讲了半句，就犹豫了。

"不，光是女人的戏不行。我根本无法导演《理查三世》，那种……。"

田岛先生也很不高兴。但刚讲到这儿嘎然刹住了。那种色魔的典型我是根本无法导演的，这句话象把钢刀猛地刺到我的胸口上。我俩之间处处都有不少必须回避不用的词句、忌讳不提的名字。并且这些都是在我和田岛先生的关系中的影子、声音的回声。就象麦克白那样、象理查三世那样，在罪恶的幻影袭来时，它将有无数个回声、象无数个幽灵的集团将我包围在中间。我竭力想打消这一幻觉。

就在我与田岛先生默默地相对而坐时，剧团里那些人的面影就象皮影戏中的人物一样，出现在我眼前。大鸟是一副戏台上的打扮：浓妆艳抹，脸上表情极为险恶，就象是业已喷出冲天熔液的火山；阿叶那双自己死命地抑制自己的眼睛；名牌大学毕业的久野那别有用意的玩笑：惠美老师，您得让我也道上二句台词哟；阿笛的那张脸象是在埋怨道：我难道已经因为当母亲而失去了艺术家的资格了吗？演轻喜剧出身的阿芳，那扮演女仆的形象；扮演士兵和跑堂角色的玛柯等等，象走马灯一样不断地出现。

田岛先生凄凉地冒出了一句："好吧，我一个人考虑考虑。"这时他的表情和以前对我说："剧院老板勾引女主角，观众就会退避而远之。"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田岛先生好象去与潮田商量了。结果又是选中了演契诃夫的"三姐妹"。这出戏需要有四个女角。大鸟演娜塔沙、笛子演欧莉雅、我演玛莎、阿叶演伊莉娜。据说在莫斯科艺术剧团里，除了柯尼佩尔夫人外，还有三个主要的女演员。一个叫里莉娜、一个叫柯罗内法，还有一个叫什么的。契诃夫这个患有肺病、善良而又冷酷的作家，一定是在具体地对艺术剧团演员们进行了分析，考虑到每个人的性格、适合于哪种角色，然后才构思出这么一部作品来的。一个是已婚之妇，三个姐妹，另外有八个男人，而且都叫什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啦、莫斯库本、卡察洛夫、列昂尼多夫、罗吉斯基……等，天哪！他是个多么可怜的人啊！为萨拉·贝尔那尔一个人创作的处女作——萨洛梅，只是一部自以为是的作品而已。我们的《三姐妹》在公演的第一天就惨遭失败。本来就是一出很静的戏，再加上其它的人对我又格外谦让，大鸟

呢，又是一如常态，坚持要突出自己的无聊风格。而一直为自己背后的影子所惴惴不安的我，也不愿意主动地去填补其间的空白。所以，怎么会成功呢？结果，扮演威尔西宁中尉的潮田很快发现了这一空白，于是他不惜破坏自己扮演的角色的内向性格，走上前来补台。所以，只有他出场的场面才得以勉强维持。第二天也好，第三天也好，我注意尽量维护好自己的本份，不侵入别人的领域，不抢他人的戏，哪怕整台戏全演砸了，也都与我不相干。但到了第四、第五天，不知不觉之间，我已将那些空虚部分都去填了起来。我实在忍受不了舞台上的间隙。我不知道与其他演员冲撞的是由于我的演技还是那头怪物，抑或是因为为了使整个舞台气氛协调起来的焦虑。我一挺身冲撞，别的人也都一下子动了起来，象是获得了新的生机，舞台上也充满了弹性。这出戏的静寂之感，反而每场都呼唤出与舞台沉闷的气氛相反的效果。命运和艺术融和在一起，艺术和生活又混成一体，我已经无法将它们区别开来了，我所能做的只是试着将我的命运向我四周的空虚展开而已。连那大名鼎鼎的女演员大鸟，我也毫不客气地迎着冲撞了上去。最初她有点儿迷惑不解，随后便立即振作起来，用力将我顶撞了回来。我全力以赴地演戏，大鸟就立即要压我一筹。她那略微沙哑的声音带上了几分媚气，而抛弃了那套矫揉造作的演技，恢复了她原来的面目。当我在舞台上听到她那段台词："真是个好孩子，今天他也是用这样的眼神在看着我"时，不禁热泪夺眶而出。虽然，在戏中我这个角色在这里是应该哭的，但哭着哭着，我一下子激动了起来。到底因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感到身临悬崖绝壁的恐怖，其中一只脚已经踏在万丈悬崖的边缘上了。我已下定决心了，哪怕我现在的地位不是因为艺

术，而是由于我是田岛先生的情妇而得到的也罢，我也决不能为此畏缩不前。我不能容许自己因为害怕这可能窃得的地位而裹足不前。我要竭尽全力，在我眼下的地位所容许的范围内尽情地发挥，要压住别人，使他们全都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否则，我和别人的合作将纷崩离析，由合作而产生出来的艺术 也 将 会 失去生命。我已经顾不上那什么良心的招唤，空气中弥漫着他人的嫉妒和怨恨了。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即使这些重叠的结构不久将会给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不管那些灾难有多大，我都要冲上前去战斗。要推开那些对手，将他们打翻在地。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会感到生存的意义吧。

三　诱惑

1

我很清楚地认识到，自从自己想拍电影后，比以前变多了。富士导演想请我当特邀演员，并给我带来一个剧本。这一剧本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主要描写一位有保护人的酒店老板娘隐瞒了自己的一切，与一个比她年轻的小伙子恋爱的故事。而这个青年实际上已和一个年轻少女相爱着。当酒店老板娘和那一姑娘相识后，便渐渐地离开了他。这是一个古典式的故事。但是作品的主要内容是描写女主人忽而因为很爱这个小伙子。而想和他分手，让他幸福，忽而觉得自己爱工作和金钱要超过恋爱，有时又感到焦虑万分，不要因分手而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有时又感到动摇不安，想到他可能是为自己的肉体所惑，而不是真正爱自己时，她又策划对他进行试探等。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这一作品虽然被称为是通俗小说，但也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部近年罕见的心理小说之佳作。

根据小说改编的剧本对女主人的心理活动进行了进一步的夸张，使之成为一个个具体的行动，组织得非常严谨吻合。富士导演将这剧本拿来后对我说："你先看一下。"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富士导演又来到我家，坐在客厅里琢磨着我的脸色问道：

"怎么样，看了吗？"

这时，我还没决定到底怎么办才好，便合上眼睛象是在思考似地回答道："看过了。"而实际上内心在考虑的不是那个剧本，而是我自己的事。自从我被人们称作为实验剧场新剧中最有前途的女演员后，以前所有的那种只管不断向前赶的盲目性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一种踌躇。我不时在内心询问自己，该怎么办才好？只要我能靠父亲给我留下的年金生活一天，我就有条件享受一天实验剧场的艺术活动。在那里可以试着将自己的可能性发挥到最高峰，没有任何值得犹豫的理由。我不是到前一阵子为止，还把那些脸蛋长得漂亮而毫无演技的女电影演员称作为蹩脚的洋娃娃么。

"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拍一部试试看吧。"富士不等我回答，便接二连三地讲了起来。他头上的毛发业已见稀，脸上肉很多，面部很宽大。他把头向前倾着，用他那两只大得有点比例失调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的身子。他身上穿着件十分时髦的美国式春秋装，但这件衣服非但没有为他增添光彩，反而使衣服的主人相形见绌，显得更为猥琐。他右手捏着个微型打火机，不住地用拇指和食指玩弄着，满脸狡黠之色，活象个狡猾的骗子手，不断地在窥视着对方的举动，只要稍有空隙就会一下子扑上来把你收拾了。新剧剧团中男演员们身上所有的麻木不仁、看破

红尘的那种态度在他身上丝毫不存在。富士导演的这副模样在我眼里看起来是个大善人。

但我又发觉他那双眼睛特别厉害，象是带着放大镜在死死地盯着我看，简直要把我这具女性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加以扩大检查一般。一想到这点，我就觉得有点头晕目眩，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感。我和他，现在对一件事是有共同观点的。在三十岁出头后，即将与自已的青春美貌告别的我身上，有着一种特殊的味道，那是由从英国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异国的脸型和饱摄了近代剧的营养后成熟起来的，除我之外他人所没有的甘美。我的身体在与他说话，“对吧，是这样的吧。”“对，完全正确”，他凭自已那咄咄逼人的雄性敏感很快地就嗅到了这一点。

“嗯，这部作品真有趣。”

“这样一部作品可以说成败完全在演主角的女演员的演技上。但是很惭愧，在电影界里竟找不到这样一位合适的人。”

当然我是相信自已身上的艺术功夫的。不，应该是说已经深信不疑了。我很清楚地知道，四十三岁的大鸟作为一个女演员来讲，她所有的艺术水平是我望尘莫及的。而田岛先生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却都认为她已逐渐失去当领衔主角的能力，大鸟的艺术现在被用来弥补她业已失去的美貌了。和我一起进团的阿卟确实也要比我有才多了.当我还象个傻瓜似地在舞台上直发愣时，她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地演好许多角色。如女佣人、娼妓、黄花闺女，这就使得她一直去演女丑角，淫妇，当配角。最初时，我是笨手笨脚地跟在她后面的，过了不久，那种不用演技，再蹩脚的人都演得好的主角却都落到了我的头上。战争结束后，自打我和田岛先生有了关系以后，大伙都一致公认我，说我有艺术才能。

而我自己很清楚，自从有了那么个舆论之后，我才开始真正领悟到什么叫艺术。艺术，艺术，当自己在拼命去寻找它而弄得憔悴不堪时，是领悟不到其真谛的，而当别人一说你有才能时，却豁然开朗了。我醒悟到艺术就是按自己的意志去做，不仅是一抬手一提脚，就是脸部每个细小的表情，也要如此。总而言之，这就是一种自信，你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办。

"演技？！艺术？！"我真想冲这位大名鼎鼎的导演大叫一声："这种东西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然而，人们对肉眼所看不见的艺术之神是有一种恐惧心理的。我笑了一下，但没笑出声来。并且，我立即感到自己的一颦一笑都已经成为艺术了。我对那恐惧闭口不提，而是想用笑声来表达。

这样一来富士导演慌了。他也认为艺术是虚幻的。不过，只是认为这一观点是电影界所特有的商业主义弊病而已。并且认为自己的弱点就在于受这一商业主义的驱使。他象是要缓和一下这气氛，在兜里摸索了一下，掏出一盒烟来，又用他刚才玩弄的那只打火机点燃后，双手抱膝，装出一付傻乎乎的样子抽起烟来了。他现在肯定心里在嘀咕："我也是不相信什么艺术的。我需要你的身体、你那双凤眼的张合、你那柳眉的起落，你那皙白的脖子、腰部的线条，以及靠男性培养起来的肉感和那犹如表明自己无所不知的令人费解的微笑和语言。然后再用特写镜头将这些全剪辑起来，创造出压倒一切的效果，让我的观众去享受。艺术么，说穿了只是一种借口，只要能证明你的动作、表情里都有一种必然性就够了。"

我真想给这位谦虚过分的导演来上两句。那就行了么，除此以外我还有什么呢？商业主义和放映机的扩大法、艺术，本也是同

根同源的嘛。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电影有魅力呢。

然而，我又突然感到脸上一阵发烧。一开始我在这个男人面前摆出了一副充满自信的架子，现在我又象个未成年的少女一样，害臊得蜷缩起身子，象是在小声地自言自语："说实在的，我打心底里想创作一幅自画像，将自己的形象全部扩大，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要表现出我自己的身体，我那熟晓男人滋味的身腰，令男人们神魂颠倒的眼睛、勾掉男人魂魄的脖子、拥抱男人的那酥胸。并且还要用哭泣、欢笑以及语言来表现自己那遭受男人蹂躏后化成为一片沙漠般的连我自己都把握不住的情感。这有点象少女的自我陶醉吧。我想看看自己到底是何等模样。这个剧本却不能令人满意，酒店的老板娘啊，没有别的比这个更合适一点的吗？"

"不中意？这个剧本不好吗？"他挺起了胸脯，微微地笑着，象是在跟我逗趣似的："拍电影和舞台演戏完全是两码事，你尽管放心，包在我身上好了。"

我的表情他肯定已经理解了。女人不管是小女孩也好，名演员也好，终究是女人。好象他这么说着，方才那担心的神色一下子从他脸上全消失了。要上电影时的心理活动全都是一样的。在他担心的时候，我是根本不同意的。当他一放心后，我又感到自己象是一开始就没反对过一样。

"不过，我已经是徐娘半老了，摄影机可要手下留情，别太写实了。"

"噢，哪里的话。你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不管怎样推近特写都没关系。"

他这么说了一句后，又莫明其妙地用十分尖锐的目光将我从

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象是在证实自己刚才说的话似的。他用冷酷的眼光将我打量完了后，又非常巧妙地把话题转到酬金上去了。他先向我介绍了第一流女演员的收入，然后再介绍第二流的，说我大概属于第一流中第四、第五位，可以拿到不低于她们的报酬。并且说："由于这是第一部片子，在地方上的观众中，大家还不熟悉，多少带有试验性吧，到第二部片子以后，我们再给你涨……。"我满口答应了。

他接着说："第一次剧组成员碰头读剧本的时间已经定下来了，在电影厂举行，其他的配角还没有最后落实，过十天左右我再来找你。"

2

富士导演急急忙忙地向我道别，象是怕时间长我又会翻悔似的。但就在他出门时，我突然感到有种不安袭上心头。这房子是我父亲在日本时造的，每个房间的天花板都很高，尤其是这会客室窗户高、再加上狭，使人感到很不稳定。送走了富士导演后，我又回到会客室里，回到我刚才坐的带扶手的椅子上，想用刚才的姿势，把刚才的事从头到尾全部重新考虑一遍。为什么他在离开我这儿时会感到那样的满足？莫非是因为我不懂得电影界的行情，做了一笔无可挽回的赔本买卖？我对富士导演那样言听计从行吗？我是不是应找一下飞鸟，这个原先在我们剧团、现在成天泡在电影厂里的老同事去商量一下再回答富士呢？对了，确实是应该那样做。我想起了人们说的话，"电影界是金钱和阴谋诡计

的泛滥的黑世界。”

不过，这种事情反正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管是愤愤天地也好、朗朗乾坤也罢，在艺术界里只要演好自己的角色，无论什么不利，损失都会发生变化的。这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在那里，没有艺术而玩弄小聪明，那简直是在给自己掘坟墓。只要他喜欢，就让他去试吧。想到这里，我胆子大了起来，开始恢复了平静，而并没有意识到现在的想法与刚才在富士导演面前的想法有矛盾。能够解决艺术基础之矛盾的、除去艺术之外别无他物。什么电影技巧，那种东西不消两天都能掌握的。

我所担心的并非此事，而是我内心的女性。这是个想攀附什么、拽住什么，并依靠别人来推动自己的女性。她是害怕自己一个人独自做什么决定的。我后怕得很，直想咋舌头。然而，就在想咋出声来时，我突然想起了田岛先生。眼前一下子浮现出了他那张两颊开始僵硬的瘦长条脸、灰白的小胡子、又粗又长而且每个关节上都长有短毛的手指、那一套合身的十几年前在外国订做的双排扣条子西服。有这样的先例吗？没有和田岛先生商量就自作主张地做决定？我不由得浑身一阵颤抖，象是看到自己脚边有一个陌生的深渊，恐怖极了。我第一次自己决定要上电影，并且也没和自己的情夫、领导、把我培养成今天这么个演员的田岛先生商量。

我们剧团不到地方上去巡回演出。因此，每年除了公演两次外，其它时间大家都各自去谋生。有的到广播电台，有的上电影厂，或找些其它什么正当的职业去干。这些对他们来讲。是生活的主要来源。而剧团的演出，一年只有两三次，象是逢年过节时的仪式。只是我的情况和他们的不一样。广播电台，我是很早就

开始断断续续地去了。但是，在人们的眼里看来，我是田岛先生表演艺术理论的具体体现者。这样的一个我，去拍电影演主角，难道不会让人家说是蔷薇剧团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实验剧团向电影投降了？更何况田岛先生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半个月之前，田岛先生料理完了上次公演的善后工作后，又缩回到轻井泽老家，去搞什么翻译了。在那儿，我也一直不写信。不过，不写信这倒是我俩之间讲好了的，为怕刺激他太太。他太太从今年春上起觉察到我俩的关系了。这使我在感情上离开了他一点。而且，五十多岁的田岛先生与我的关系和与杉山时完全不一样。我与田岛先生初次见面时，就从他身上的西洋味中感到了有我父亲的气息。这种感觉直到今天还存在。田岛先生对我来讲确实是个男性，但那只不过是在领导、保护人这一意义之上的异性。而我和与我同岁的杉山的关系则不同了。最初是我先爱他，并盲目地为之倾倒。而且，正由于我和杉山一起的生活简直就成了我的整个生命，所以才会两败俱伤最终决裂。从和他相爱到因堕胎而导制破裂为止，在和杉山的生活中，我寄托了自己的整个命运，而这一切又都被打得稀烂。这些在和田岛先生的关系中是没有的。争吵、闹别扭、哭闹着把它捣毁，而捣毁后每天又会自然而然地重新组合起来的整个男女命运的总体接触。在和田岛先生的关系中是不存在的。

我在田岛先生的眼里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眼神，这个女人曾是我弟子的妻子。而这一神色又老是缠着我不放。在我的眼前常常出现他太太那患有结核病的侧面脸庞。还远不止这些。自从大家知道我是田岛先生的情妇后，我在剧团里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意识死死地压在我心头上，我一直想摆脱这一意识，由于它

的存在，我变得讨厌看格莱葛瑞夫人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作品，连以前非常喜欢看的《邓肯自传》也觉得味同嚼蜡了。田岛先生那厚厚的《近代戏剧研究》，剧团的人都快把它当成圣典，但我对这些却感到厌恶，连书中的卷头插图都懒得翻。每次和剧团的人见面，我简直感到象在受刑。

我终于明白了，富士导演回去时为什么那样洋洋得意，好象是打了个大胜仗似的，那是因为我没有和田岛先生商量。他回到电影公司后，肯定会把这事告诉别人。“要是田岛在的话，这桩买卖绝对做不成。正好是田岛不在，或是生岛和田岛闹别扭。如果这桩买卖再要吹，那肯定是田岛在背后捣鬼……。”

我该怎么办才好呢？要翻悔的话现在还不晚。但我也压根没去认真考虑过到底该怎么办。非但如此，我连动脑筋的气力都没有。一连几天，我魂不守舍，成天吱吱咯咯地拨着收音机旋钮，寻找着从地球那边遥远的国度传来的音乐。就这样，连调谐带听，消磨着时光。但尽管如此，我心中的担心仍丝毫没有减弱。我感到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连田岛先生也是，只要说话时有一点儿涉及杉山的事，他马上就会蹙起眉头沉下脸来。这是过去在他脸上所没有的表情。我用手搂住他的脖子，尽量不看他这一表情，并且让他改掉这一习惯，随之便将他诱入肉体的陶醉之中去。不过，在这之后，他象感到有更深的罪恶感。这感觉就象扎在他心灵上的针棘，我稍一碰就会痛得他直往后缩。

这些难道都是我一开始时就算计好了的吗？和田岛先生有了关系后，我就会有今天这样一个演员的地位。在无意之中，曾经有过类似的念头吗？并且，田岛先生他是否曾经模糊地设想过，让

我这样一个演员对他忠心耿耿，并以我为中心，对整个剧团加以控制，以开展自己的活动呢？没有田岛先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也不会在戏剧界如此站得住脚。同时反过来说，如果不把我培养成今天这个样子，田岛先生就无法实现他二十余年的戏剧表演理论。我们的爱情只不过是为实现各自目的的手段，我和田岛先生都是为权宜之计对它加以了利用而已。对了，我所担心的根本原因就在这儿。艺术也好、工作也好、爱情也好，它们没有一个是独自存在的，都是为外界的目的而联合在一起，并且为外界作用所支撑。我希望能得到与此不同的艺术，得到与此不同的爱情，渴望能有为艺术的艺术，为爱情的爱情。

正是由于有这一种心理作用，我才会很自然地忘记了先征求田岛先生的意见。我才不给你写信呢，我也想轻松轻松，一个人静静地呆一阵子。就拿我的艺术来说吧，在田岛先生导演下所做出来的东西，那纯粹是带着锁链在表演。对了，我要趁现在我的身体还没有衰弱，我的面容还没为皱纹所包围之时，趁自己还有着鲜花怒放的力量，要用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大写出来，并且要亲眼看到大写出来的我是如何去动摇人们的感情，是如何去让人们去陶醉的。如若不然，我觉得自己将永远被禁锢在先生编的笼子里窒息、干枯直至死亡。

过了好半晌我才缓过神来，心情愉快地走进了厨房。"姐姐，今天晚上我要喝点儿酒。"

"呃？你一个人喝？"听了我的话，她吓了一跳。但为了掩饰自己的吃惊的表情，她又装出一副我是为你好的神情。那嘴脸和我那已去世的母亲一模一样。我神经一紧张，就会对这个姐姐感到十分厌倦。这个与我同母异父的姐姐，长了一张标准的日本

人的脸，扁扁平平的，而且现在又沾上了那种让男人抛弃掉的女人在对自己失去信心之后所产生的那种吝啬而又乖戾的贪婪。再加上她又时刻意识到自己是由我养活的，所以每当看到我有些光火时，就会主动地谦让我。哎哟，我只有这么一个姐姐，至少她能够爽爽气气地给我来上一通，我心里就痛快了。就连我和这个姐姐之间，都有一层隔阂。我知道这是由我那天生的欧洲色白皮肤，微带蓝色的眼珠以及在战争时不得不染黑的褐色头发所造成的。每个日本人好象都用眼神在告诉我，你和我们不一样。而我姐姐也不例外，她在看我时，眼睛里一直都带着这种神气。

姐姐现在完全可以对我说："别喝了，女人家一个人喝闷酒多不象话。等我哄多亚子睡下后，我来陪你喝，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么。"可是她却不那么说，而是抓住多亚子的衣服，解开她围裙的带子，又给系上，借此避开我的眼光，边问我道："喝清酒？还是威士忌？有火腿和奶酪就行了吗？"

"嗯，还是要日本酒好。我在客厅喝。"

说完我又回到刚才的椅子上，聚精会神地拨起旋钮来，象是执意要寻找到一个从未见过的亲戚或是什么亲人似的。一会儿传出新加坡语，一会儿又是香港话、加尔各答，忽而又是意大利语、德语、法语等，急性子巴黎人的法国音乐的噪杂声，装模作样的英国人那尖声尖气的调子等等，一下子潮水般地全都涌了出来。倒也不是说在找哪儿的什么节目，但却又是拼命地调着电台。一会儿是天气预报、一会儿是国际政治宣传，我徒然地调着、拨着，不一会儿调出了古典舞曲，也不知是哪个国家的电台，由法国手鼓和吉它演奏的，也许是南欧的吧。我推开了椅子，跟着音乐跳了起来。我这么个一半是属于欧洲的人，现在在

这么个漂浮在亚洲大陆东边小岛的首都一角，随着从地球那半边传过来的音乐，在陈旧的英国式住宅的地板上跳着华尔兹，孤零零的一个人也没有舞伴。但我却象有舞伴似的，伸出左手做着搂抱的动作，又将身子朝那儿倾，跟随着“他”转。一阵轻微的目眩，我感到有人在拉着我旋转，我轻轻地伸展着腿上的肌肉，踮起脚尖跳跃着翩翩轻舞。

我到底是什么？哪些才是真正的自我呢？我开始飘了起来。这个生岛惠美，究竟为何物呢？

“哦，惠美，你那么高兴。”

姐姐在上衣上罩了条白围裙，端着盆子从门口走了进来。她小心翼翼，脸上堆着做作的笑，尽量贴着墙根走。大概她以为今晚我有客人来，准备了两个酒盅。

“来，姐姐，你也来点吧。”我把一个酒盅递到她面前。她在一张磨得起了毛的皮椅子的一端坐了下来，笑吟吟地抿了一口，随即将酒盅放回桌上。多亚子那剪着短头发的小脑袋，从门外伸了进来。她一头乌黑的头发。

“来，上阿姨这儿来，多亚子。”我仍沉浸在从遥远的异国传过来的音乐中，忽高忽低地漂荡着，向多亚子摆了摆手。多亚子朝母亲看了看，发觉自己不会挨骂，便从母亲身边走过，来到我身旁。我放下酒盅站起身来，双手捧起多亚子，又踏起了舞步。向前，拐，再向前，到了墙壁前又一个转身，向姐姐那儿挪去。跳了一阵子，正好一曲终了，我便将多亚子塞到姐姐手上。在这期间多亚子一直睁着眼睛，用可以说是一种神圣并且惊讶的表情，默不吱声地看着我。她那天真幼稚的表情突然给了我一种安慰，使我感到一阵安心，同时又唤醒了我身上的某种秩序感。这

是一种绝对不可以忘记的感觉，如若忘记了的话，你就不知会漂流向何方。

“好，走吧，多亚子，等会客人要来了。”说着姐姐也趁机站了起来，顺手抓起了自己用过的酒盅。“我去洗一下吧。”

“不，不用，哪有人来呢。”

收音机里传来了拉丁语系男播音员的声音，好象是西班牙语，又好象是葡萄牙语，元音是连在一起的。关上收音机后，我又开始考虑我应允了富士导演的那件事，要取消的话现在还不晚。对了，现在只要发一封快件信，即可取消。但我又感到，如果取消了这一决定，我自己的生活就会变成一片空虚。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迄今为止自己那平素无味的生活。那是何等的凄凉、何等的寂寞啊。要让我再回到那样的生活中去，我可受不了。每周上一次电台，到大街上去蹓逛、采购东西，并找个地方喝杯咖啡，然后躺在床上看些与专业没有关系的新版小说或别的杂志。就这样一直维持到田岛先生为准备冬季公演再到东京来时为止。我一边抿着酒，一边考虑着。想着想着有点忘乎所以了，再也考虑不下去了。我象个傻瓜似地停止了思考，慢慢地陷入酒醉之中。

3

第二天，富士导演让人给我送来了一张面额颇为可观的支票作为合同金。又过了几天，专门登载文艺界消息的报纸又刊登了一条消息，说小说《火鸟》不久将被搬上银幕，并由我主演。还

登了我的照片。这条消息在一般世人眼里看来，无非是一条根本不值得一提的消息。只是报社将它处理得比较醒目一些而已。但是对我们文艺界的人来讲，那份报纸、那个栏目，不论登了多么微小的消息，如某演员搬家，演员分工的变动，乃至笑话、三言两语的短评，都将引起同仁的巨大关心。因为，这将以某种形式与自己的地位、身价、收入等发生关系。有时甚至一条根本不足挂齿的小消息，会使某一艺术家丧失他的艺术生命，或是化友为敌。

田岛先生肯定也看到这条消息了。明天，最迟在后天，我必须要……。我飞快地思考着。人家都说我聪明、脑子转速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只不过是我那带有异国色彩的脸看上去显得很有理智，再加上我那异国情调的演技使得人们那样认为而已。无论是在拾取我掉下的东西时，或是在对与自己有重大厉害关系的事件作判断时，往往还没有想好怎么办对自己有利时，喜悦、悲哀等反响已先将我占据。所以我的反应比一般人要慢多了。先是由这些反响所带来的感情使我陷入一次盲目性，然后再摆脱盲目性，恢复常人的判断。所以，我知道自己对利害关系的判断也好，对处理问题方法的选择也好，都要比一般人慢得多。但我并不认为自己这样是由于头脑笨反应迟钝，而是由于我的感情比理智来得快。这次事件正是我这一性质的极端表现。

就在那天下午，大鸟来找我了。她穿了一身怪模怪样的连衣裙，打扮得象女学校的未婚老年女教师，眼睛鼻子大得有点儿吓人。她在门口看见我张口就问："生岛，你是怎么搞的？和田岛先生商量过吗？"然后两只眼睛狠狠地盯住我，象要把我生吞了似的。

"哎呀，您来啦。快，快请进！"我尽量用十分轻松的语气，将她让了进来。我在头里走着，心想这下可坏了，漏子可捅

大了。同时感到五脏六肺都在隐隐作痛，并压迫心脏。

她坐到椅子上后，小心翼翼地从头发上取下帽子，边问道：“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导演不是什么好人，尽干偷工减料的事。田岛先生怎么说的？”

“我还没告诉田岛先生呢！”

“欸?!”她尖叫了一声，大吃一惊，两眼又死死地盯住了我。除了眼珠子转动迅速这一点外，她的那张脸已和老尼姑没什么两样了。尽管她强装出一脸惊愕之色，但仍没有能掩盖住那从内心洋溢出来的喜悦性冲动。这些都没能逃过我的眼睛。我突然一下子感到不安起来，心跳也加快了。到这时我才清楚地知道，我失策了，而且是一个极大的失策，大到连大鸟都无法隐瞒自己的喜悦了。我顿时感到自己的脸刷的一下白了。

“我准备这就去和田岛先生谈呢。”

“不过，我们如果都干些不顾后果的蠢事，剧团就会四分五裂的。一想到这点，我就十分担心。”

到底是大鸟，她已觉察到自己的感情了，但尽管如此，她仍想将它控制住，不让它流露出来。她采取尽量少讲话，努力制造一种忧郁心情的策略。大鸟说的“我们”，指的是剧团里的最高领导，即潮田、大鸟和我。电影到底是怎么个东西，对此我是根本没有把握的。因此，我也只好以自己的沉默来回答大鸟。你会担心剧团垮掉吗？你是巴不得剧团早点四分五裂才好呢！

而且我讲不出什么我想田岛先生肯定会赞成的，或是只要我去求他，他肯定不会反对的等等话语。因为我知道，若我要那样做，肯定是以向田岛先生撒娇，相信我的任性、恣意肯定在田岛先生那儿行得通。但这样一来，将会极大地伤害他。并且当我一

想到自己会因为说出这样的话，而被迫要和大鸟唇枪舌战一场时，马上就感到她那张吓人的脸、虎背熊腰般的身段等。太可怕了，这些我怎么抵御得了呢？我现在是竭尽全力掩盖自己的恶意和恐怖感。

“不过，那也只不过是商量了一下而已，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呢。我原来就打算告诉田岛先生，还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呢！”

“哦，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好了。”

大鸟感到不太有劲了，有点儿泄了气的样子，一下子靠到了椅子靠背上。

大鸟走出去后，紧跟着富士导演跑来了。

“真伤脑筋，怎么会登出那种消息来。我还没和任何一个人商量呢。”

他搔了搔脑袋，笑着说：“我是严禁他们向外说的。但是有几个宣传部的人和报社的人是酒店里的老朋友，不常给他们点消息，万一有什么时就叫不响了，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算如此吧，你不是连具体角色分工都没定好吗？”

“不过，这个事情么，说实在的，和你一起拍电影的男青年和女青年各需要有一名，但不知哪个合适。我们拍的电影，你都看过吗？”

“日本电影我根本不看，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这就伤脑筋了。说实话吧，因为考虑到这部片子里的男主角要有天真感，想让他们用自己的本质来演，所以找了三个小伙子，都是新手。另外，最近我们公司要举行一次宴会，庆贺公司新经理上任，想邀请你参加，顺便再看一下这几个男青年。”

说罢，他又以自己平素的作风，不等我答应，就说：“宴会

的具体日期，过两天再通知你。”他把自己要讲的事情说完后，拔腿就走了，而只字没提前几天让人送钱来的事。

我感到自己的周围沸沸扬扬了起来，这气氛与剧团在开始排演时有点相似。但是，我干的事所引起的反响，不光局限在剧团内部，还波及到了剧团外面，影响了各种人事关系。而且，这些影响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结局，这些我都无法预料。想到这里，我突然感到好象有人在催促我一样，于是当天晚上就给田岛先生写了封信。这封信写得很简洁，只谈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丝毫不带私人感情。因为必须考虑寄到轻井泽的信会让他太太看到。不过，就是没有这些担心事，我大概在这封信里，也写不出什么缠绵之语吧。我写道，由于看了剧本后感到很中意，所以想试一下，并说打算将这一收入用作冬季公演费。写到这儿时，富士导演的一句话，忽然又在我耳边响起，“来看一下这几个小伙子吧。要有天真感，想让他们用自己的本质来演。”刚才在听的时候一点也没感到什么，真奇怪。有几个经过筛选的非常适合拍电影的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我将不露声色地从中挑选一个扮演自己的对象。不久将要举行的宴会使我感到几分轻松。这一感觉差一点儿没流露到信上去。我尽量写得工整些，象少女给自己的师长写信一样，带上几分笨拙，然后又象有什么秘密似的将它封上。

封好信后，我还想重新享受一下刚才那种轻松感，谁知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什么天真的少年，而是一种淫乱的令人窒息的触觉。这一预感充满了我的体内，简直快使我膨胀开来。我朝四下看了一下，感到应该将自己的身体隐藏到暗处去。这一内疚心情和对那令人讨厌的触觉恐惧，又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令人高兴的、对新世界的陶醉。我感到有些飘飘然了。

四 变幻

1

庆祝电影制片公司经理就职，再加上去挑人，我答应去参加他们的宴会了。就在那天下午，飞鸟跑来找我来了。他已经开始秃顶了，但脸上仍是红光满面，猩红的下嘴唇微微下垂，有些抿不拢，使人产生一种安心感。不过，这张脸在我们剧团里已经很长时间了，大家都看腻了。他是我们剧团里最早的成员之一，但不知怎么搞的，就是不讨田岛先生的喜欢。他这个人，无论如何都演不了紧张的、神经质的或绝望的角色。也许他是个不会做戏的人。这点用田岛先生的理论来说，属于不具备当话剧演员资格。不过，自从飞鸟退出这个剧团后，有许多角色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如侍从、小丑、仆人、《检查官》中的镇长等。没有人演丑角，主角也就不引人注目。尽管田岛先生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点，但却总不喜欢看到新剧是在飞鸟的傻劲上得以成功的。如果用自己的本色来演，这是站得住脚的话，那么理论还有什么用

呢？新戏剧理论的实践又在哪里呢？这些问题使得田岛先生非常苦恼。

每一次演出，我都能感觉出田岛先生这一焦躁不安的心情。飞鸟的演技没有什么做作的成份，成熟得最快。其次就是潮田，他也能很快地把握住自己的角色，人称之为具有新派古典味的演员。这样一来，整个舞台风格就以他俩为中心而形成。这对田岛先生来讲，简直是不可忍受之事。受田岛先生理论沐浴而成长起来的弟子们，虽然很忠实地遵循他的理论，却总是不得要领，于是都被吸附到这两个不信奉田岛理论分子的周围，按照他俩的举止来决定整个舞台调子。田岛先生双眉紧锁，急急忙忙地走动着，让大家回复到原来的位置上，用他那神经质般的声音，要求大家重新来。公演日期越来越近了，参加排练的人都开始沉不住气了，他们都为把握不住田岛先生心中认为的理想效果而着急。于是，本能——厌恶理论这一日本人自古以来的冲动——都被吸附到了这两个人的周围，他们象是带有巨大的磁场一样。田岛先生绝望了，学着欧洲人的架式，将张开的两手放下，颓唐地插入条纹裤的裤兜中，搭拉着脑袋在大伙中间来回走动着。场内鸦雀无声。那些东西都反复过好几次了。在这种时候，倏地有个黑影落到了我的心头。这是个反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拉伊哈尔德用纯粹为理论的理论、为创造崭新的戏剧在欧洲大陆上东奔西跑的戈登·克雷⑪的悲剧式身影。我真想跑上去对田岛先生讲："老师，您所期待的那种彻头彻尾地用欧洲的理论武装起来的演员，在日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有我一个人，或许能够做到这么一步。我是个在东方没有故乡、黄白混杂，欧亚混血儿的我，也许可以，用我做试验吧。"

以后，田岛先生渐渐地只分配给飞鸟一些不重要的角色了。看到这一点，我感到这个人为贯彻自己的理论非常执拗，有一种深不知底的恐惧感。田岛先生的理论或许能得以贯彻，但是剧团的艺术生命却被削去了一大半，被扭曲，演员们都成了吊在理论枯枝上的木偶，光会摆手动脚，田岛先生的戏剧也会因此而遭损毁。正是这一恐怖和怜悯的心情，使得我不顾一切冲上前去。我主动地承担了这一角色，充当了田岛先生一心想培养的木偶。反正我是没有做一个真正日本人的资格嘛，这点就不在乎了。我感到能够接受欧洲的影子、虚假的翻译剧及其命运的舍我之外别无他人了。笑的时机、哭泣场面的掌握等，每当田岛先生对此作出具体指示时，我身上所有的日本人的血就沸腾起来，叫唤着：日本人不是这样的！但我却残忍地将这一声音全部抹杀了。而且，我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按照田岛先生指示做的时候，在那一范围内，我又尽可能多地培养那反对田岛先生指示形式的个性，并使之扩展、长大，直至占据我整个心身。田岛先生也是在那个时候起才开始将我作为一个真正的演员看待，并为我神魂颠倒的。我觉得田岛先生完全被理论所愚弄了。感到自己那样做，是出于对他的同情，并且始终摆脱不了这一心情。这一情绪的存在，完全毁坏了我那自然艺术之美，但相反它却证明田岛先生的艺术理论是有实践生命的例子，给剧团带来了新生。人们都说，蔷薇剧团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先行者田岛有美的努力结出了生岛惠美这一丰硕之果啦等等。这些并没有到此结束。田岛先生想要一个人完全占有我了。这个可怜人要使我和他结合，作为一个由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完美女人。如若不然他就感到不安宁。我之所以会和田岛先生有肉体上的关系，也许是出自我对他的怜悯吧。飞鸟退出剧团

后，我又大大地进了一步，摆脱了田岛先生的束缚，获得了自由，只是在排演或与其他的人对练时回到他那里去一下。但这也仅限于那一时间。自从我学会了这一套阴奉阳违的做法后，才感到真正地松了一口气。单纯按照田岛先生的那一套，可太难受了，他那套东西完全是死气沉沉、没有空气的。当田岛先生在承认我是他自己理论的具体体现者时，我对自己还缺乏自信，社会上也不承认我。但是，对这一框框我现在是进出自由了，田岛先生亦成了我掌中之物。只有当我想到这些时，才真正感到满足，自己已经可以在艺术天地里真正地自由翱翔了。评论家们也都公认我为最有才能的女演员了。

飞鸟自从跑到电影界去后，他那身受青睐的服装也全变了。细蓝条子衬衣，我看了也舒服。在大门口一看到他，我便眯缝起眼睛，象是很欣赏他那副打扮。每当我遇到身处幸福顶峰的人时，会从心底里油然产生出一阵欣慰感。好象自己也因此而得救了似的。这时我的眼神肯定在向他打招呼，唔，你进电影界是进对了吧。他是我们剧团成立以来最老的成员之一，没有他就不可能会有今天蔷薇剧团。而田岛先生为了推行自己的理论，竟将他排挤了出去。当我看到那种报复打击般的行为时，感到世界真是太黑暗了。难道所谓的思想、理论，就是那么冷酷吗？这简直就是在强逼信奉他的人非得砍去自己的臂膀不可。飞鸟就是被那样砍去的一条臂膀。我则是那一思想的牺牲品，曾一度成了因那理论丧失了生命的木偶，但尔后又获得了新生。现在，这么两个人在此见面了，一个是被砍掉了臂膀和我这么个死后以自己的力量又获得新生的木偶。

“进来吧。”

飞鸟生来有两片红嘴唇，下唇微微下垂，脸上堆着笑。不知这是嗤笑还是憨笑，也许这笑反映出此人是如何之傻。然而，沉默的时间一长，这笑容好象又是在诉说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活着也就是那么回事。他弯下腰脱了鞋，他的背影似乎在告诉我说：没办法嘛，总得活下去吧。外间的洋灰地只比里面的会客厅地面低一点儿，可是大家却在那儿脱鞋，真是怪事。这当然不是我要那么干的，而是在父亲离日本回英国去后，来我家的客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然而然地那么做起来的。我那已去世了的母亲和我们也都开始脱鞋进屋了。过了不久，里面的二间屋里干脆就铺上了塌塌米草席。

"你今天要上电影厂去吧。我是奉命来接您的。"飞鸟说着便进了客厅。进了客厅后，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将手肘撑在矮茶几上，望着他的脸说：

"哎，我想跟你打听件事。电影界很危险吗？"

"危险？哪有的事？"

"那么，很轻松？"

"轻松不轻松那得看导演，也得看剧本，热闹得很哟。"

"哎呀，别光说什么热闹，到底怎样，我怎么明白呢？"

"哈哈……。"

飞鸟张开那张大嘴笑了起来。他笑的时候舌头迭在下嘴唇上，一种令人难以琢磨的笑。是嘲笑呢？还是猥亵呢，总之令人感到有些咄咄逼人。忽然，一阵恐惧掠过我的心头，象是窥到了飞岛一丝不挂的肉体。继而我立即醒悟到，他那种血盆之口大张，露出喉部鲜红粘膜的笑脸，实是女人所不该正目而视的。我刷地一下站起身来，抬腿朝里屋走去。在通过他身边时，"啪"

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请等一下，我换换衣服。”我竭力用十分轻松的口气说了一句后，才感到终于摆脱了他那种逼人的气氛，故意将拖鞋趿得很响，叭嗒叭嗒地走进了里屋。在三面镜前席地坐下后，瞅着镜子中自己的脸，露出一种十分担心的神色。我感到镜子里照出来的脸变了，象是缺少什么支撑似的，软绵绵的淫荡得很。而我自己的脸却很正经，简直有点寂寞。我很快地往下颚涂了些底霜，又往脸上扑了些粉，然后穿上了件有褶的黑色礼服。我化妆起来总是很快，选择起衣服来也从不三心二意。在挑选决定该穿什么衣服时，我并不是只考虑自己，而是考虑到同伴及到哪儿去，将和我聚集在一起的人们等等。我设想自己在那样的一群人中，该以什么样的打扮出现。在某一场合里，将有什么人来，都属于哪些种类。当了解到这些后，自然我也就明白了这些人所穿的服装的色调、交谈的内容、及那时的气氛。于是就想到在那种场合下，自己应该具有哪些特色，怎样穿着打扮才合适，脑子里飞快地会浮现出自己身临那一场合时的情景。我感到自己脑子的转速并不是来自于我那大和母亲，而来自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父亲。

参加今天聚会的都将是些什么人呢？有的人会穿着使主人都相形见绌的西服，象上次到我家来的那个导演富士先生一样。也有的男人会穿得五大六肥的，象是套在了干瘪的鸡嗉囊里似的，也有些女的会打扮得华俏艳丽，象用糖块纸包裹起来一样。我眼前立即浮现出了自己在那一场合下，黑黝黝的头发、白皙的下颚和脖颈，衬托出黑色的服装。

“好，走吧。我真有点儿提心吊胆的，你可别把我一个人仍在那漂亮的绅士淑女和口若悬河的导演中不管了。”

“嗬，你动作真快。那些人怎么比得过你呢。”

反正对这个人说正经话是行不通的。在步行到郊区电车的车站去的路上，我尽和飞鸟在开玩笑了。我感到和飞鸟在一起而不开玩笑的话，会使我透不过气来。男人这一令人难以捉摸的怪物将会紧紧地逼迫我。我尽量装得象只小猫，在那儿淘气、撒娇，又蹦又跳，籍此来打消自己那恐惧心理。在这以前，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滑稽小丑，有点大大咧咧的，象是脑袋里缺少一根近代的弦。以前在一起时，我也一直和他开玩笑，现在如不说笑话，我就会感到十分不安。大概是因为我今天要见电影界人士，所以感到很不放心，想巴结他，讨好他，求得他的庇护？不，不是这样，我在内心暗暗地想到，肯定是因为我看到了迄今为止一直隐藏得很深的人的真面貌吧。我在有一天突然觉悟到，艺术这个东西，既可以在田岛先生那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中得以发挥，同样，又可以在完全没有理论之处得到发挥。在这以前，我一直认识不清什么叫人。人们都生活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制约之中，并毫无意识地遵守着它。本来么，这制约究竟为何物，这是无关紧要的，只有真正地领会了这一制约的性质，才能超越这一制约，最大限度地自由、使自己的生命放射出巨大的光芒。而唯一只有艺术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当我省悟到这点后，便对所有的人都感到恐怖起来。无论遇见谁，我都感到他会压迫我，最大限度地打破我和他俩之间的界线，碾碎我，吞噬我，将我消灭、进而达到发挥自己。眼前的飞鸟也是如此，他竖起了自己做的手指，蹑手蹑脚地向我爬来，随之会一跃而上抓住我，将我化为某一莫名其妙之怨恨的食物。不只是飞鸟一个人，大家都是那样的。成天为这种幻觉所纠缠的话，我是活不下去的。我使劲摇了摇脑袋，竭力去打消那

种念头。然而，这一幻想的阴影却牢牢地残留在我的心头，丝毫没有消匿。

2

到了电影制片厂食堂时，已是华灯初上时分。只见那灯火辉煌的大客厅里人声喧嚷，身材矮小，身着蓝色工装的大眼睛男人，身着透明白色羽毛样服装的妙龄女郎，满头银发面色黑里泛红，身着一套苏格兰呢制服的绅士，以及穿着乡村商店女老板所常穿着的朴素的棉绸和服，打扮得十分贴体的中年妇女，等等，等等。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尽管如此千差万别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但看上去并没有丝毫生疏、拘束感，而是十分熟悉，互相见面后简短地交谈几句，然后，又去搭下一个人。太令人费解了。这些和剧院后台的气氛没什么区别，不同的只是后台的人都是戏台上的全副披挂，这儿是毫无装饰的本来面目。在这儿，可能本来面目就是他们各自的角色吧。我揣摸，可能电影界就是这样的呢。这些人背后都好象有一根肉眼看不见的线在操纵他们。有个类似戏剧中的戏剧导演之类的人物，在某个高处远远地操纵着这些人。不，不仅是这些人了，包括演员、编剧、舞台监督、摄影师，都受其遥控吧。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左思右想仍得不出什么结论。

要说飞鸟吧，他可好，每个从他面前过的人，他都要打招呼。当一个长着副板本不引人注目的尖长脸、令人看上去就不舒服的二十来岁的女人走过来时，他“嘿嘿”地猥亵地笑了两声。在我眼

里看来，这几声笑等于是他们在谈，好象在说我的事，“你怎么带了这么个怪物来。”我吓了一跳，浑身一阵紧张。就在这时，从对面走来一个稚童般的男子。拖了一副其肥无比的大下颏，象是个演小丑的。飞鸟伸手将他头上所戴的黑色贝雷帽摘了下来，看了他一眼，又给戴上，也不道歉就擦肩而过。这时，我才明白，这些都是他打招呼的方法。有个面黄饥瘦的男青年坐在桌角边。飞鸟对他低声问道：“水怎么样？”不知他指的是什么。只见那青年耸起双肩，双手向前伸，左右张开，“嘿，谁吃得消？！”然后狡黠地笑了一下，随即一下子敛住笑容。于是飞鸟又说：“噢，太厉害了，够辛苦了。”我觉得那青年的动作挺有趣，也许是专门扮投水自杀的角色吧。在那青年一下子敛住笑脸，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时，我心中突然产生一种钦佩感，“唔，这儿也有懂艺术的人。”不过，话得说回来，聚集在这儿的是一群多么鲁莽、又多么幼稚的人啊！

飞鸟给我端来了一杯淡咖啡，洒得满托盘都是，并给我找了个靠窗口的座位。突然，富士导演冷不防地出现在我眼前。他笑得眼睛都眯缝起来了。“哎呀，大驾光临不胜荣幸。本当由我亲自接驾。但你看，我今天成了礼宾官了，太抱歉了，哦。飞鸟君，你辛苦了。”然后他又斜侧着在我椅子的靠背上坐了下来，象是要和我说什么话。他现在的架势与来我家时的完全不一样。那时，他是战战兢兢地跟我套近乎，在我同意参加演出后，便拔腿就走。现在和那时完全判若二人了，俨然是一副领导人的架子，盛气凌人、妄自尊大，对自己的部下只是形式上地敷衍两句。这儿也不是什么世外桃源，与剧团是一样的世界。在这些人面前，富士要保持自己的架子及公司的面子。他只不过是照章办事而已。一个人如此前后判若二人，这

在以前对我来讲是完全不可忍受的。我会感到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并会因此而焦躁不安。而现在，与这种东西的对抗的劲头在我身上已不复存在了。非但如此，现在自己也肯定在模仿这些可怜的举动。并且不是勉强的，而是很自然地顺应了外界的压力，不放过每个必须那么做的机会，借外部力量的冲动，巧妙地避免了与这种男人的面子观念的正面冲突，尽管那是不屑挂齿的观念。同时，又保证了自己不受良心的责备。瞧，那是因为当时当地的情况，迫不得已嘛。我用一种近似于怜悯的同情眼光，扫了富士一眼，他也没有很注意观察我，象上次到我家来时那样。他现在正全力以赴地在注意保持自己以前就有的那种平衡感呢。非常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更何况他又意识到了这儿就是自己的舞台，边上又有那么一大帮人呢。对了，这儿也是一团缺胳膊断腿的木偶的混杂堆，也是一个造孽的杂耍场。在这儿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均衡感，同样也在冷酷地起着作用，充满了特权阶层，力量、利害、感情的混合物、人与人之间的活生生的相互攻击，这些都又构成了一种均衡关系，把人紧紧地禁锢住，使你根本无法动弹。"哦，富士导演对那个新来的女演员这个态度。"某一个人的这么一句话，会使得迄今为止一直支撑着他的均衡顷刻倒塌。现在富士的表情，正表明了他是在拼命地维持着这一均衡。

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哪儿都一样吗？我到底都找到了些什么呢？我以为自己找到了艺术的作用，并为它吁了一口气。然而，谁知这都是人们为了生存而展开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相互攻击。

"等会儿要给你介绍个人。"富士在要离开时，就势弯下身来，在我的耳边小声地说了一句。其语气一反常态，十分殷勤。

同时借口说自己是礼宾官，忙得不可开交，便匆匆忙忙地走了。在我眼里看来，他刚才的那些表演已经到了无法继续下去的地步了。象是真刀实枪的演出，但没有提台词人帮助，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借口。

食堂是一幢平房。边上是主楼，是幢白色的两层楼房。和食堂隔了一座宽敞的院子。不知什么人在那儿咣咣当当地摇起铃来了。铃声忽长忽短的。食堂的一角上有个男人用他那嘶哑的男低音，怪声怪调地叫道："晚宴开始啦，请各位入席。请女士们先入座。"

"好，贵客，请吧。"说着飞鸟站起来，在我头里走了。顿时，大家都站起身来开始走动了。看样子飞鸟根本不打算把我介绍给任何一个与我们走在一起的人。和这家电影制片厂的人这么混杂在一起，走在内庭时，我突然感到一阵胆怯，后悔不该上这儿来，真是丢人现眼。我感到有人在不怀好意地在注视着我，并且是不动声色的。他可能以为我是专职的客串演员，为能吃喝上点什么而来到此的吧。他们那粗糙的生活习性，磨去了我心灵上的阵阵表皮。于是，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了，是不是我那带褶折的黑色礼服有点儿太显眼了。本来我是为引人注目而穿来的。现在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记得第一次应田岛先生邀请来到蔷薇剧团时，站在无遮无挡的舞台角上，看其他人排演时，我曾好几次想到，现在如果能抹掉自己，不在这儿就好了，那样心情就平静了。现在这种感觉又涌了上来。我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中间，又为什么要如此装模作样地走在阴沟盖子上？我准备干什么毫无意义的蠢事呢？跟在飞鸟后边走着，我感到自己已经成了一具空架子，彻底丧失了自信。不过，事到如今也没有别

的办法了，只有继续将预定要看的东西看完为止。我竭力耐着性子，等待着这虚渺赶快过去。心中暗自地说：再过一会儿，在继续过程中的某一点上，可能会有一个充满生气、意义十足的瞬间突然降临吧。

走进古色古香的大门后，有一条拱型顶的走廊，穿过这条走廊就是一幢带拱廊的矮平房。淡绿色的墙，象是哪儿的教会似的。大伙都往那里面走去，大概这本来就是个会堂吧。屋子中间有两行桌子，排成U字型。桌子上铺着白台布，餐具都准备好了。屋子正中央有七八个年过半百的老绅士，手背在后面站着，象是领导干部。外面涌进来的人乒乓地拉开椅子，随便地坐了下来。就在这时，富士又不知打哪儿冒了出来，跑到我跟前，“生岛，真对不起。来，来，上这儿来。”说着便拽着我的手腕，把我拖到主席台上，介绍给了七八个干部中一个浑身上下打扮得十分精神的老绅士，他的头发胡子都已全白了。这就是新上任的经理工藤。新经理连瞅都不瞅我一眼，嘴里说道：“哦，哦，好，坐吧，坐吧！”就让我坐在他的边上。经理的另一边坐了位四十岁左右，脸蛋圆圆的女明星——和田菊枝，她在电影界是久享盛名的了。富士的座席在离我有三、四个人远的拐角上。他折回那儿坐了下来，边上是个年轻的女演员。我漫不经心地往那儿看了一眼。这一看不打紧，却把我吓了一跳，象有根钢针刺进了我的胸膛。那张脸，那身宽大的服饰，看上去怎么都不舒服的淡红色，两条胳膊赤裸裸地袒露在外。我感到胸口扎扎实实地疼了一阵子后，才想了起来。哦，那张侧面脸不就是在冬季公演时的一天散场后，我和剧团的人一起去吃面条时，碰巧和飞鸟一起闯进来的那演员么。当时她朝我瞟了一眼。我讨厌她的眼神，便借着三分

醉意，对着飞鸟大声地将她给奚落了一通。“哦，飞鸟先生，成天搂着个没有演技的蹩脚演员，真够受的了吧。”之后，飞鸟慌慌忙忙地带着她溜了出去。对了，没错，就是她.嗨，我早就应该料到会发生此事。既然和飞鸟所在的电影制片厂签了合同，就必然会碰到这位女演员。我真是太蠢了。实在是大意不得，一不小心就不知会在什么地方做错事。尽管我知道自己是感情重于理智，不擅于算计人，但由于别人都吹捧我，说什么头脑灵活、富有理智，于是自己就忘乎所以飘飘然了。我这样的女人太危险了，不知哪天会犯下更大的错误呢。

又来啦，生岛惠美，你要沉住气。我定了定神，在心中告诫自己，并将经理给我斟满的啤酒，一口气喝了大半杯。只觉得自己胸中象有好几把钢刀在相互碰撞一般。就在这时，不知经理冲我讲了句什么话，我猛地抬起头来，只见坐在经理那一边的和田菊枝正冲着我微笑呢。她身材不高，长了一副典型的日本家庭主妇似的脸蛋，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显得老。

“哦，你就是生岛惠美吧？”

尽管我感到十分害怕，不知那在胸中碰撞的钢刀什么时候会出岔，但仍竭力扼制住内心的不安，努力堆起笑容，掩藏起那种看男性时那火辣辣的眼神，装出一副不带任何异样表情的日本式女性的脸。

“这场面我是头一回，紧张得不知怎么办好。虽然我早就看见您了，但也没能打招呼……。”我先解释了一番。这种拐弯抹脚的说法真别扭死人了。“请您多关照。”好不容易才将这客套讲完，她也同样的寒喧了一番，最后嫣然一笑，算是结束了。正好有人从背后给我递上来一大盘西式冷盘，我趁势举起叉子将头低了

下去。经理又在我边上说："哦，你们是第一次见面吗？这可太好了。"我对此只是点了点头，"是的，是真的。"说着又恢复到刚才的姿势，将整个脸都差不多快覆盖到盘子上了。并且，又继续去考虑那个连名字都被我忘了的年轻女演员了。宴会结束后，富士导演会不会把我介绍给她呢？我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了，那就是富士导演这次在电影中让她和我一起拍戏，演我的情敌，为那年轻的情人争风吃醋。并且，她已经知道这一安排了。如果万一真有那样的计划，并且她是同意了的话，那么，那天晚上我说的话，要么是没听见，或者是听到了，但还是想和我一起演。无非就是这么两种可能性，不是前者就是后者。再往后，以后的事就得等开拍了以后再看了。

凡是端上来的菜，我都尽量尝了一下，但还没上到一半呢，我已经觉得饱了，便慢慢地饮起啤酒来。最后一道水果还没上来，只听见富士那儿响起了一片掌声，随之站起一个人来，象是电影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他把新经理给大伙介绍了一下，新经理就站起来致词了。他说的大致意思是，自己在这个行业里讲起来完全属于门外汉。主要想在领导成员和制作组人员的大力协助下，集中精力抓好财政建设。在新经理讲话时，富士离开座位四下走动，好象到处找人发言。因此，当新经理的致词结束后，连续有几个人先后站起来讲话，掌声此起彼落。不一会儿，有人指名要和田菊枝发言，说是作为女演员代表。她站起来，简短地客气了几句后，话锋一转提到了我的名字，说在演员方面，此次阵容也非常可观，首先最近得到了生岛明星的大力鼎助等等。她讲完了后，富士又提议要我讲话。我只好站起来，首先声明我还是客人，接着以客人的身份，讲了一番与和田菊枝基本上相同的话。等

我讲完坐下来后，新经理又凑上来给我斟啤酒，宛然是一副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般的口气，"哎呀，还得请您多加协助呢。"可能有些喝多了，这时起我感到有些头晕目眩。大厅里到处都是男人们那喝醉酒的声音，分不清是谁在讲、也听不清在讲什么，有象尖尖的汽笛般掐起嗓门的声音；也有的象鸡叫声；也有的象腹语术声。有的人甚至提了个酒瓶到处走来走去。新经理和另外三、四个主要头头先退出了宴席，之后又重新上来了一批酒菜和水果。一见此状，男人们都高兴得叫了起来。

富士带了个年轻小伙子来到我身边，我顿时想起他曾经对我说过，要将当我配角的候选人介绍给我。这是个看上去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梳了个油光铮亮的分头，名叫长沼，是刚入电影界的新人。他那高高的颊骨比较引人注目。长长的眼睛，他好象很意识到这点，故意慢慢地眨动着眼睛。对这点，我感到有点看不惯。不过，当我看到他也象我一样在那儿正襟危坐，很不自然的样子时，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奇怪得很，似有一阵涟漪打心中涌起。酒性慢慢地上来了，动作也变得迟钝了。在这一朦胧气氛中，我真想对这个长沼说，对了，对了，就这样再坚持几分钟，就这样做……。在他身上没有那种如痴如醉的倾心于排练、理论和翻译文学之洋味，更没有为此而弄得憔悴不堪，也没有因此而世故圆滑。而这些都是新戏剧界男演员们的通病了。他脸上还带着几分幼稚天真的表情，象是憧憬着什么遥远的地方，等待着从那儿来的什么人。这都是那些出身富裕家庭中的大学生日常所带有的表情。这到底是什么呢？我感到长沼身上有一种十分清澈的感觉，犹如是一条飞快地流淌在碧草丛中的小河。我想起了杉山，想起了在剧团办公室里伏案写作、身穿学生服的杉山。那时

的杉山脸上所表现出的表情，在结婚后立即就消失得一干二净，昔日那朝气蓬勃、充满理想的大学生烟消云散了，起而代之的是日本家庭中那种家长式的、顽冥不化冷漠无情的丈夫嘴脸，一味地凌迟、折磨我。战争；田岛先生离开剧团；那以后又以杉山为中心，成立专门上演鼓吹军国主义戏剧的战地慰问团；在那暗无天日之中，我和杉山那未能降临于人世的孩子；婚姻的破灭……。一瞬间，我飞快地将与杉山一起的整个生活都回想了一遍，并陷入了沉思。是的，他与杉山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富士在附近的桌子上找来了两个杯子，给自己和长沼斟上了日本酒，说："长沼君现在还是个大学生呢！"

这时，我心中充满了一种感觉，觉得杉山的一切都不是不可原谅的，便微笑地瞅着长沼说："哦，我原来也猜想他是个学生呢。"长沼也好象觉察到我在注视着他，缓缓地抬起头来，朝我扫了一眼。就在他看我的这一刹那间，我一下子换上了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但用眼神告诉他，我正在欣赏你呢！长沼见我看他，就很老实地将目光又转移到自己手中的杯子上。但两颊微微泛红，看上去好象不会喝酒，端起酒杯只是放到嘴边抿了一口，就又放了回去。对他这一举动，我又以方才的心情，细细地玩味了一翻，在心中暗暗地对自己说："行，就是他了！"

就在这当儿，富士对我和长沼上上下下轮番地打量着，那眼光十分放肆，就象上次在我家时，欲将我打量得体无完肤似地非常肆无忌惮，尽管上次他措词遣句非常客气。现在，我虽然没有正面看他，但不看我也能感觉到，长在富士那肥头大耳的四方脸上、高高隆起的两只水泡大眼，正贪婪地在注视着我的侧面脸，随后又死死地盯住长沼的眼神变化以及他手拿杯子的举动。我十分敏

锐地猜测到富士的心情了，他现在是紧张得不得了的。而我呢，借着啤酒的醉意，感到浑身舒适无比，并将这一心情以外人无法觉察的演技表现了出来。这演技只有富士一个人能看懂。我的演技是无声的动作，"怎么样？我和这个小伙子这样配合行吗？"我作完了一个动作后，冲富士笑了起来，象继续在对他说："这小伙子是个很好的本色演员，不用表演技术，完全能演好那个角色。"富士笑了笑，也用眼神询问我："你看中了吗？"虽然如此，但他的眼神中仍带有一种恶作剧的成份，坚持要将我的一切弄个水落石出。

突然，有个人在我的头顶上方叫了起来："哎呀，阿敬，你在这儿啊，不是讲好和我跳舞的么，隔壁大厅里唱片已经转起来啦！"这话音还没有全落下来呢，长沼飞快地答应了一声："好！"反应尽管很快，但动作却慢条斯理的，象个大姑娘。他慢吞吞地站了起来，向我和富士打了个招呼，"恕我失礼了。"就要和那姑娘一起出去。

"哦，多纳子，等一下。生岛女士，这位是本厂的演员岛田多纳子，请多关照。"我只觉得有一团火一样的色彩飞入眼帘。当我抬起头时，头顶上方又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声响，"你好，富士先生不跳吗？"还没来得及等我正眼看她呢，只见刚才坐在拐弯角处，富士边上的那位女演员挟着长沼的胳膊，来了个向后转，急速地朝门外走去。我倒抽了口凉气。

"他俩是一对。那个岛田多纳有点儿轻浮，不过也没办法，她就是那样子，请别在意。"富士有些在为她辩解。飞鸟手上端着个杯子，不紧不慢地在我和富士中间坐了下来。"富士先生，这次生岛女士主演的电影中，有个酒吧伙计的角色。我以前和她是一个剧团的，让我来扮那个角色吧。我志愿当酒吧伙计。"说着，他独自嘿嘿地笑了起来。

五 火鸟

1

那家电影制片公司的工人们罢工了。眼下正走红的演员明星没有一个人参加，都在袖手旁观。报上也登载了不少有关此次罢工的消息。如紧闭的制片厂大门被工人谈判代表团冲破了，工人们占据了显影车间通宵达旦地斗争着等等。那就是拍摄了电影《火鸟》的公司。今年春上，我应富士的邀请，参加了该片的拍摄工作。第二天的报纸上又刊登出消息说：新经理的上任，主要目的在于裁减人员，使公司渡过危机。该经理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工人谈判代表团非法闯入公司。警方与工人谈判代表团发生冲突，从而发生流血事件。这一消息还带了个副标题《新演员长沼敬一被警察殴打致伤》。看到此消息，我的心猛地一下子被提了起来。在这些报导中没有富士导演的名字，也没有其它名导演的名字，在艺术界里名列前茅的明星们的名字也都没有。工人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演新剧出身的老导演了，在二十多年前，曾执导过

一部伤感的片子。那时我还在中学念书呢。我突然感到一阵悲伤。已经被敲榨干涸了的毫不中用的废物、或永远居人手下的终生副导演，专门扮演过路人或门卫的老手，由于职业关系而患有肺病的显影部门的技术员，人老珠黄的女演员以及不知天高地厚的专门扮演群众的女演员。怎么罢工的都是这些人呢？为什么主张自己正确的，总是那些命乖运蹇、在艺术界毫不起作用的人呢？长沼敬一在被挑选到《火鸟》中来演主角新人演员，在拍片子时还没有一个合适的称呼，大伙只好管他叫“阿敬”或“长沼敬君”.这个眼梢细长的青年，肯定也被列入裁减名单了吧。我回忆起当时在拍片子时，他给我留下的种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激动场面.我曾双目紧闭地躺在他的胳膊中,在辻堂海岸边拍摄外景时，并且还和他亲吻过。他还是个在校的大学生，片子完成后，这位年轻美貌的少年郎可能不会再重入电影界了吧。也许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哪会知道自己给三十多岁女人留下的是什么印象呢。他从大学毕业后，会娶媳妇，然后每天从郊区坐电车赶到哪家公司上班。

也就在这一天，我接待了一位自称是大都剧院经理代表的年轻人。起先他说他想见田岛先生。最初我一口回绝他了，说田岛先生不在这儿，回轻井泽老家了。但一想如是为剧团的事而来的话，不妨见一见，便让他到会客厅坐下，听了他的来意。来人是个个子很高的小伙子，背显得有点儿躬，一身西服十分合身，长了一张瘦长条子脸。那副打扮看上去有点象部长或其他高官的头脑敏捷的秘书。好象是剧院总管——草壁的儿子。这家伙明明知道我和田岛先生的关系，却摆出一副与你没有什么话可说的表情。我对他说，田岛先生可能要在轻井泽呆一阵子，一时半会回

不来，如果是剧团的事，我可以代为处理。听到这儿，他才终于问了一句，“您就是生岛惠美吗？”让他这么一问，我倒感到有些为难了，只好笑了一笑，“嗯”了一声。他却板着个脸说：“那么好，我来此地只为一件事，田岛先生来东京的话，请让他立即与我们联系。”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其实大都剧院从下月底起有十来天空着，如果贵团的节目与我们的宗旨不相悖，可以提供你们使用。不过，这当然还得看你们的安排。”

听到这儿，我感到有个什么在心里咯噔地跳了一下。我们这个剧团以前一直借不到好场子，只是在人们不太愿意外出走动的季节，硬向那些设备简陋的小剧院，借个十天一个星期的，而且宣传、广告全部自理。财政开支得计算得十分仔细，否则就无法维持。以前的公演都是那样勉强维持下来的。所以，今天他的话，对我们蔷薇剧团来讲，实在是天赐良机。他们对上演的剧目有要求，那么看来宣传广告费也将由他们承担了。小剧院的观众都是些吹毛求疵之辈，而大剧场观众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他们认为能上大剧院舞台演出的剧团，无疑都是一流的。

我感到不太应该问，但还是启口了，“发生什么意外了吗？”尽量装得十分平静，但两眼却紧紧盯着对方不放。对方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狼狈神色，象是职业上的伪装被我识破了似的。随之他又露出一脸诚恳之意。当然这表情不是为田岛先生的传话人，而是对着一个新戏剧演员的我。

“唔，大阪歌舞伎团原本计划要来东京公演的，可是剧团中有人病了。”大阪歌舞伎团的头目早在几年前就染上了不治之症，这已是无人不晓的了。他们在大阪公演时，将大头套用绳子固定在他头上，用四、五个浑身上下蒙着黑布的人在边上支撑

着，将这个病入膏肓的名演员放在楼门上，推到台中央，让他表演。这在大阪获得很大的成功。歌舞伎的名牌老演员在东京已经绝迹已久了，大都剧院的老板打算把他搬到东京来，用“抱病登台”这一老演员的口头禅展开宣传攻势，想爆个大冷门。这位老演员已是风前残烛了，他那行将就木的身躯，只能发出低微的残音，但观众肯定会为之感动万分，认为这才是世所罕见的艺术精髓。在华丽的演出服装包裹下，涂满了白粉的病人苟延残喘地在那儿表演。日本的古代艺术是何等的残忍啊，简直是建筑在表演者的死亡之上。但是大都剧院老板的指望落空了，那位演员固疴併发彻底垮了。于是，他们便急急忙忙地寻找替补。舞台是一天也空不得的，所以才找到我们这样个小剧团。剧院的老板、董事们为此曾专门举行会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样的小剧团实在不足挂齿，但事到如今，也只得逼上梁山，好在他们还有些观众，学生啦、闲居在家的家庭主妇等等，演十天左右大概没什么问题。趁这个机会让他们演演看吧。”现在，这一结论又以这么个腋下挟着皮包、蓄着小胡子瘦骨嶙嶙的高个子的形式，出现在我面前。

我尽量装得十分严肃。不过田岛先生肯定会很高兴的。这样的剧院对我们来讲，就是到处借债也无法凑齐租金的。厚厚的帷幕揭开了，露出了足有二十几米宽的巨大舞台，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站在那一舞台上表演时的情形，感到心脏的跳动越来越快了，突然又为一种恐怖感所攫取了。演员就是这样看重舞台的吗?!田岛先生闻讯后肯定会立即赶来的，之后就是一阵忙碌。

我仍板着脸毫不客气，象是告诉他说，你们有你们的情况，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凭我们这么个小剧团，十来个人那么大个

舞台也可能吃不下。"那好吧，我马上给田岛先生发电报联系一下。"我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将那个小胡子给打发走了。

2

第二天，长沼敬一到我家来了。他左手裹着绷带，脸色显得很憔悴，穿了件皱皱巴巴的旧春秋装。他那张脸看上去有点儿白里带红，直到耳根附近才是一片皙白。一副长长的凤眼，眼梢简直要和耳根连在一起了，双眸中荡漾着一股妙不可言的魅力。我把他让到了一张古色古香的椅子上，尽量避免正面看他。他那双眼睛，眼梢很长，看上去总象是在沉思。干乎乎的头发动辄会掉下来挂在额前，下颚成弓形，显得很有力。这一切汇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形象。此情此景又让我想起了昔日的杉山。那时他也是个大学生，手里拿着田岛先生的笔记本，站在舞台边上，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舞台上演出的进行状况。战争结束后，因为不断与我争吵，以及莫名其妙的偏执，他瘦了下去，下巴也尖了起来，背都佝偻了，并开始穿起老气横秋的日本式呢绒外套。这时，在他身上丧失的东西太多了，那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魅力，也是女人认定了要占为己有的东西。为了抓住它，女人是不惜任何代价乃至自己的一切。而这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朦朦胧胧的魅力，长沼是具有的，这在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感觉到了。

上次在拍外景时，我曾用双手捧住了这张脸。富士导演命令说："好，拥抱。"我曾亲过这张脸，并蠕动着舌头吻过这两片嘴

唇。这时，富士导演非常起劲地叫了起来，"好！太精彩了。"对我来讲，那时确实是在演戏，并没有动感情。当时正好在沙滩上，拍完后，连漱口的水都没有。想用手纸擦擦嘴的，但我感到那样做有点儿太做作，也就没有擦，而将从他嘴里吸过来的唾液咽了下去。但是，这个长沼敬一现在就坐在我的眼前。我家的会客室天棚很高，现在除了我们两人以外，其他别无一人。当我在长沼敬一前面一坐下，就觉得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大声高叫道，那些动作并不单纯是演技，而是有实际感情的。现在在这么个没有第三者的房间里，上次那种情形完全有可能再次重演，那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不可思议。姐姐还没有将茶端进来，在这么个静悄悄的会客厅里，一想到这里，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怖涌上心头，心中上下直翻腾，就象有一阵暴风雨骤然袭来。那是女人在拒绝男人时，既想从恐怖中逃走，又带着某种期待、焦急、激昂、战战兢兢无法自主的复杂心情。

我费了很大的努力，才将内心的混乱恐惧控制住。象是在对自己发问一样，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来："怎么啦？真是好久没见了。"我感到自己能够将眼下内心的一切都隐瞒住，我是演员么。一想到这儿，我就横下心来，努力恢复平时的那种心静气和的状态，并使之带上三分妖艳。嗯，是不是缺钱花了！还是一个人太寂寞，想来找我玩玩？对吗？你这个少爷，老实说吧，不必隐瞒了……。眼下只有这种态度才能发挥出我的演技。我的眼神象是在对他说，想接吻吗？完全可以吻你一下。我感到自己这时有些媚态，象是在安慰抚摸他，向他施以恩惠，而且十分合适不至于令人感到可笑。

"哦，对了，听说是闹罢工了，对吗？我在报上看到了。果

真受伤了。你还是个新手呢，怎么能做这种事？以后别的制片厂还会用你吗？”

“我也正为这个伤脑筋呢。”他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句，脸上露出了一种很奇怪的神色，象是在说你的那种媚态，都属于职业性的。说不定这家伙是个风月场上的老手呢，只见他双目直勾勾地看着我，象是在考虑着什么。

“我起先并没有被列入裁减行列，但是多纳子被开除了。她和她的伙伴以及经济人等都是开除对象。为此，富士还专门提醒过我，说明年我就是明星了，千万不要沾上罢工的边，否则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不过，我总感到多纳子太可怜了。就在警察冲入制片厂占据显影大楼的那天早晨，我忽然心血来潮地去探望了她一下。她一见到我就嚎啕大哭，我连哄带劝地安慰她一番后，离开那儿走到外面的楼梯口，刚要往下走，就见警察冲了进来。我撒腿就跑，警察可能把我当作他们的联络员了。都怪那顶八角帽不好。警察把凡是带八角帽的都看成是左翼分子，不容分说，劈头盖脑就是一顿打。

“伤得怎么样，不轻吧？”

“伤倒没什么，只是被开除了，说我是罢工成员之一，又被警察给拘捕过。”

“那可太不讲理了，我去找富士说说。”

“不，那倒大可不必。今天登门不是为这个，而是想问问田岛先生，剧团能不能收留我……。”

他突然变得胆小起来，脸上带了几分懦怯的神色。这使我感到他刚才所有的那种魅力一下子全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忐忑不安，就象是在接受录用考试时的大学生。对了，这个人只有当他

在一副充满梦幻的表情中略带几分意志，显得有些任性时才有的魅力。而一旦失去这些时，就象泄了气的皮球，成为一个俗不可耐的平凡青年。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了。

我对他脸上表情的变化感到彻底失望。同时，他的请求又成了我心头上的负担。剧团里男演员先后顺序的排列是神圣不可触犯的，这使我很难答应他的请求。他如要来的话，也只能排在第五、第六或第七位，不，应该是第八位。这个自以为是电影明星的美男子，只能演男佣、跟班书生或是门房。这些又是他所根本无法忍受的。利用自己的脸蛋美貌的魅力来演戏的电影演员和戏剧演员是完全不同的。舞台上的演员讲究自己理解剧本，要求将剧本精神完全彻底地理解透，然后才能做到使自己的性格和所扮演的角色相吻合，否则是无法当好戏剧演员的。这一要求难度十分高，而要想当好舞台演员就必须用整个心身去攻克这一难关。这一点，现在对他无论怎么解释，都是对牛弹琴。

“你还是演电影好。美男子演配角，在舞台上很碍事。”

长沼的脸扭了，简直快要哭出来。

“不，我是诚心诚意来的，我想认认真真地埋头演戏。”

“在戏剧界里，脸蛋漂亮的人都不行。就说前些日子去世的小山内吧，他也是个美男子，到死都没能演好戏。戏剧界里美男子有的是，都在搞导演、舞台监督、布景、照明，而没有登台演戏的。在戏剧舞台上，你的脸太漂亮了。”

“这是生岛您的意见吧。您认为我是派不了用场的，对吗？这想法在拍《火鸟》的时候就有了吗？”

“没那么回事，”我只讲了半句，就再也解释不下去了。表演技巧？演技？那算什么演技呀。拍电影时所需要的，只是电影

导演临时指示的一格一格的演技，是支离破碎、前后没有关连的、以导演为中心的演技。怎么能说是演员自己的呢？那种动作，只要拍上半年片子，再傻的人也能掌握。在电影界里，真正有演技的，除了导演之外别无他人。

停了一会儿，我又接着说了下去："当然，我可以把你的要求向田岛先生转达。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觉得即使他同意，你也很难忍受得起。跟富士好好谈谈，他还不至于将你抛弃吧。对他来讲，你是很宝贵的人材。这件事就这样吧。阿敬，下次再来玩，说不定哪天会有机会，让你遂心如愿呢。再说我是很喜欢你的。"

直到这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脸蛋的效果，一下子笑了起来。并且又默默无言地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他的微笑象一股电流，飞快地传遍了我全身。我记得曾几何时，在某一个地方下过决心，可以为这一笑脸去死。而现在，他所有的正是这一笑容。哦，这家伙很清楚我的弱点，知道我是很喜欢他的。

3

我给田岛先生发了电报后，不久就接到了他的回电，说晚一天回东京。第三天，先生从轻井泽赶来了。手里提了个医生用的老式皮包，那皮包大得可以直接放进对开的大稿纸。头发胡子都花白了，以前的那套条纹西服颜色褪了点，但挺括度却依旧没变。

一进我家门，连鞋子都没顾得换，见到我他劈头就问："那是真的吗？大都剧场的事。"而且神色十分严肃，大有不弄清此

事不换鞋进屋的架势。这次电文和往常的完全不一样，以往我自己有事打电报叫先生出来时，都用“资金无法解决”或是“场地困难”等电文，而此次是直接点明了大都剧院，所以他也知道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为我的事，他可从没有那么认真过。我们剧团可以使用大都剧院，这对田岛先生来讲简直是难以相信的。

“怎么会有假！”

“是吗，那好。剧团的人都在东京吧。”

“嗯，只有阿芳一个人与她那以前的伙伴——时事讽刺剧团的人一起到九州去了。但听说已经散了。”

“那帮乌合之众，不散才怪呢。阿芳那身轻喜剧气真令人倒胃口。不过，这次如果可以在大都剧院公演的话，人手就不够了，把她叫来也好。要看上哪部戏，也许得把她的伙伴也全都叫出来……”田岛先生边说边脱着鞋。他已经在考虑，我们这么个小剧团在大剧场公演的话人手会不够，还要动员那些在郊区偏僻小剧院中的阿芳及她那帮旧日的朋友来帮助我们加点笑料。

田岛先生进屋后就给大都剧院掌柜的挂电话。打电话时，他的声音很平静，但一放下电话机，声音就变了。“噢，机会来了。郊区电车公司预约了一批招待券，具体不知有多少，但全都原封不动地给我们，我们还有不少常客，再加上那些，上座率就相当可观了。嗨！真没想到竟会有这么个机会。嗨，时来运转了。”

田岛先生的这些话都只是跟我一个人讲的，这是他内心世界的大暴露。如此赤裸裸的话，除我之外，他是绝对不会跟任何一个人讲的。在剧团里，他得成天板着个脸做出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处处得小心谨慎、注意保持各方面的平衡。和演出经济人谈判时，从不流露出自己那种神经质的真面目，几乎是一个毫无表

情的人。这些都要在与大都剧场老板们的交涉中展开了。

我飞快地朝田岛先生的脸上扫了一眼，看到在这张五十岁出头的男性脸上，只剩下从事脑力劳动时所需要的威严了。但那双眼睛却闪耀着异样的光辉，犹如二十五岁的年轻演员好不容易才觅到个好角色似的，非常天真烂漫。对此，我自己感到惭愧，又感到有些发火。大家都以为在此人这张脸上潜藏着现代日本新戏剧的理想和权威，年轻的演员、剧作家各自都在描绘着美丽的理想，并为之奋斗，期待着他的评价。而这个人现在获得了一个活动场地，那是由于本来讲好从大阪来的歌舞伎团，因为主要演员病重而无法前来的原因，并且还得到了事先预约了的团体。这样的观众是从不关心什么演员演出，也不问上演什么戏的。当然这些完全是商业性的填充空缺。而他却为此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而且他现在的表情也只有在我这个他自以为是真正体现了自己理论的演员，同时又是他情妇的人面前才流露出来的。在公开场合下，他肯定要说："在对方的强烈要求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梦寐以求了多年的理想，这次总算可以实现了。"

"是吗？那可太好了。"

为什么大都剧院这次的要求是属于破天荒的呢？为什么这一舞台是他，是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呢？长期以来，歌舞伎一直只培养着特殊的一流演员，并让他们都承袭名师的艺名，然后再用布景和音乐对他们进行操纵，让他们在台上只能做些木偶剧般的动作。这一剧目几百年来连续不变地公演着，现在只不过由于某一不可抗拒的原因，这一舞台空了下来。难道不是仅此而已吗？不过，想着想着，我又低下了眼帘。他应该就此得

到安慰。我心中好象又有一种什么多余的东西在冒尖，可能是我心中的怪癖吧。他为创造新戏奋斗了大半辈子，而现在这一活动快接近尾声了，他几乎把自己的生存意义全都押在这次公演上了。猛然间，我感到自己好象跌进了万丈深渊，他已经不再是我的上帝了。我以为自己所找到某种权威，我们的艺术权威，难道是我自己描绘出来的幻影吗？就算如此，他把自己那兴高彩烈的笑容只流露给作为与其一起工作的同事我看，除此之外，以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从没有看到他这么高兴过。有时我不过为了想跟他见面，便假借工作为名，打电报把他从其妻子那儿叫出来。但是他只要一出来，很快就会找到活干，演出剧本的草稿、为筹集演出费而撰写的报刊连载小说稿、与剧院的交涉等等总是不断，而且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工作中的接触以外，我从没有和他共享过什么欢乐。如今他要是拥抱我的话，那也只不过象履行什么义务似地，习惯性地来一下。对我来说，他到底算什么呢？表演艺术的师长？剧团首领？除此之外，对他来讲我难道不属于娼妇吗？我是不是可以实践一下脱离开他的工作呢？如若那样的话，又将会怎样呢？那时，对他来讲，我仍属于最为宝贵的情妇吗？我爱他，只不过是将他作为自己的艺术师长而已，除此之外，我爱过他吗？杉山也没有让我享受到女人所享受的幸福，尽管如此，在战争爆发以前我还是爱他的，并且也得到了他的爱的。田岛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女人。作为师长，我以前也觉得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他也不妨。这点迄今仍没改变。不过他是真的爱我，并将我作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演员的吗？并且，我也曾经真的爱他，不是作为师长，而是作为一个男人吗？

4

田岛先生今天准保要将剧团的人都召集到我家来进行商量。在田岛先生离开我家后，我边这么想着，一边走出了家门。肯定会在今天做出某项决定。在那十二间宽的大舞台上，我将演什么角色呢？也许我会来不及赶上他们的商讨会。大家可能会想，在这么个节骨眼上，生岛不和大家碰头，却去采购东西了。潮田又会象以前一样一声不吭，大鸟又会摆出副刁婆婆的架子，对我的事情横竖挑剔吧。不过，大都剧院的事，要定下来的话，也已经都定下来了吧。并且，大家都会皆大欢喜，接着就是根据剧目，大家开始争夺角色。这也和往常一样，逐渐地由主角向次要的配角发展。剧团的干部们大概会留下来商量到很晚吧。

今天我之所以不出席这一会议，是为了赶到远离市区的电影院去看自己演的电影。那部电影正在那儿举行第二轮上演。为了去看这部片子，我感到自己是作了些牺牲的，并且说明了自己，但这亦属必要。在那家专门上演国产片子的小电影院里，我从头上的新闻纪录片开始看起，只觉得胸口怦怦地跳得慌。我是在付出代价后，才坐到这儿来，准备观看被搬上银幕的自己。我也说不清为什么非得挑今天这么个日子来看这部片子。在拍片子时，每个场面的动作及表情都只不过是按富士导演的要求去做的。热恋着年轻小伙子的酒店老板娘，当这一小伙子的心在转移到一个与其年龄相仿的妙龄女郎身上时，三十岁的女老板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哀愁。这部片子不太长，以描写老板娘心情为主题。

在片子拍完后，看剪辑工作片时，他们曾经通知过我，但我没去。在制片厂试映时，我也没去。之所以不去看，是因为我对有些场面感到问心有愧，如接吻时那种肉麻的感觉以及我对长沼敬一所怀有的那种理还乱的感觉。在大家面前看那海岸边的亲吻场面，对我来说，是死也做不到的。

然而，为什么今天会悄悄地到这么个远离市区的小电影院，专门来看这部片子呢？那是为了回味一下当时接吻的情形。我感觉到自己是很难去看这部电影，除非要么在作出了巨大牺牲后。电影开始了，新闻纪录片的配音员十分蹩脚，边听着她那生硬的解说，我边对自己说，你已经付出牺牲了，因此，你必须强迫自己看这部片子。时间正是晌午，我坐在电影院的角落，直感到浑身一阵阵紧张。

不一会儿，那部片子开映了。字幕、演员表、演员，真不知有什么必要，要将大家的名字如此不厌其烦地排列起来。接下来就是我出场了，头发稍微有点儿乱，侧面脸庞，架子上放着瓶子和茶杯，女人的披肩、长酒吧。角落上有个人酩酊大醉。进来了三、四个学生，这天他们棒球比赛赢了，长沼敬一也在内。不一会儿，我对他们说，别再喝了，不能再喝了，随之让醉得不省人事的长沼敬一躺到沙发上。之后，故事情节就按顺序展开了。银幕上出现了我的肩膀、腰部、特写的侧面脸庞。特写镜头有点模糊，对于我耳朵前面及脖颈上所开始出现的皱纹，应该如何处理较为理想，这些富士导演和负责摄影的小野都考虑得很周到。这一段大概剪掉了不少吧。银幕上好几次出现了我腰部线条的特写镜头。当时穿的是件和服，既大又妖艳，几乎占据了整个银幕。接着画面一转，长沼敬一参加舞蹈比赛，他背上挂着号码在跳

着，穿的不是学生服而是挺括的西服。他的舞伴就是那个多纳子，岛田多纳子，她好象是哪个学校的大学生，出身很好。再往下就是我和阿敬在辻堂海岸的场景了。附近的小草、树上的叶子，直到细砂粒都拍得很清晰，但稍微远一点地方的白浪及在沙滩上的小船就拍得有点儿晕。这叫什么摄影法来的。风把沙滩上的手帕刮起在空中飞舞，手帕被海岸边的小草挂住。接着是我脚上的鞋歪扭了，从穿着白袜子的脚上滑脱了下来。我将阿敬拽到跟前，一把搂住他，并喃喃地说着："嗯，一次，就这一回就完了。"并将嘴唇凑了上去。摄影机在我侧面拍摄，只见我那皙白的喉部颤动着，忽而涨大忽而缩小，一看就知道我的舌头在动。我闭上了眼睛，通过阿敬的眼睛看到的是沙滩上的小船、白浪的形状，一下子虚了起来，变成了白云般的东西。看到这儿，我才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双手紧紧地捏着粘糊糊的木椅子把手。一阵晕眩袭击了我，那是高度满足后的虚脱，犹如房事高潮消失后的感觉。在这以前，对于阿敬，我在感情上是进行了压抑的。但现在，实际上是停止了自我压抑，听凭这一感情的发展了。我知道，我已经是无法拒绝这一青年了，我已失去了信心，当看到了这点后，我饶恕了自己，在一种悲怆而又坦然的心境中，我渐渐地恢复了平静。

在那以后，我仍继续看了下去。但对我来讲，那些全都是虚伪的，我是专门为看这一镜头而来的。阿敬和多纳子关系越来越密切。演我丈夫的飞鸟和我的来往经过。有一天我突然看到阿敬和多纳子并肩在护城河边上走着。多纳子为阿敬的事扑到我怀里哭着，诉说着什么。她并不知道我和阿敬的关系。故事还在继续展开着，但对我来讲，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了。我只注意多纳

子和阿敬两个人幽会的场面，拼命想弄清他俩到底有没有意思，是不是超越了演戏的范围。这两个人的蹩脚演技看上去既象是别有用意，但又好象是什么也没有，最终我还是一无所获。在那种蹩脚的表演中，你很难找出什么真实感觉。外面流传说多纳子是有门路的，由一个叫牛场的演出经济人介绍进来的。我竭力使自己相信这一点。

电影后半部描写多纳子和阿敬两人的感情日益浓厚。这时我感到十分疲倦。电影中的我，拼命地让自己对阿敬死心，表情呆滞、泪流满面。店门口贴出了一张“出让”的纸条……，我漫不经心地看着。忽然我又感到一阵胸闷，似有一种什么奸邪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从心底涌起。这倒并不是由于在那亲吻的场面中，我觉得自己已委身于阿敬。这一情欲，在我现在看来，倒有点儿象纯粹崭新的生命。杉山，这个曾是我丈夫的男人，我差一点为之养儿育女的那个杉山的学生时代的表情，和现在映在银幕上的长沼完全一模一样。我的恐怖正是从这一完全的一致中产生的。

在战争中，英国的父亲给我寄的钱中断了，剧团又形同解散一般。杉山创作了些五、六个人就能演出的、带有军国主义味道的简单的慰问剧，到处去为军人慰问演出。他精神上受到了损伤，战争结束后，受到了同行作家的批判，脾气也变怪了，老是朝我泄气。他是够辛苦的了，再加上又没有钱，我怀上了他的孩子，又在中途决定不要了。杉山挣扎着，外表看上去憔悴不堪，性格也完全变了。最后与我分手时，他的那副模样，真令我害怕极了，一点儿都不觉得为之惋惜。现今，在阿敬身上，我又找到了我们相识不久时杉山的形象。那时，他对工作充满了希望和理想。我也深深为之所吸引。我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只看到

这一点呢？也许是因为我对生存这一巨大的责任毫无感觉所致吧。我这样做，难道能说是一个健全的人吗？只想从自已那业已失去的往昔中，挑选一些甜蜜的感觉和情意，并心甘情愿地为之所俘。我已经以失去杉山这一形式，作出了真正的牺牲。而现在却又在别的小伙子身上，找到他年轻时的英姿，我大概是没有能力去寻找真正的生活的吧。

我叫了辆出租汽车回家，带着一种性生活结束后的倦怠感，犹如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拥抱后，新鲜的液体流遍了全身每个角落，同时又感到很不安，对杉山痛苦的回忆又从内心底部泛了上来。剧团的人都聚集在我家客厅里，椅子不够，有的人干脆坐在沙发扶手上，也有几个人兴奋得坐不住，在大厅里来回走动着。田岛先生坐在正中，正和大家讲解着对方的要求呢。脸色发青的大鸟，不怀好意地用双眼在我脸上寻找着什么。她那张四十岁出头的脸，既扁平、又宽大。和剧院的交涉办得很顺利，眼下必须立即把上演的剧目定下来。大都剧院提了不少条件、很复杂，如政治色彩不要太浓啦，要有明快感啦，能够适应在大舞台上表演啦，并且排练起来不需花太多时间啦等等。最终形成一种气氛，大家都认为只有上《樱桃园》⑫，除此之外别无他择。

我帮助姐姐一起，又上菜、又端酒，并做了几个简单的菜。我在客厅里进进出出一刻不停，逃避着大鸟那在追寻着我的目光。她那双眼睛死命地盯着我，象是已窥知了我今天有什么事似的。《樱桃园》，可以嘛。郎涅夫斯卡雅这一中年女地主的主角，总不见得跳过大鸟让我演吧。我肯定是演她的养女瓦里雅，这样，演起来也可以使大鸟也称心如意。

每次上演剧目定下来后，都要卷起一阵混乱。对角色分配的

不满、嫉妒、憎恶、背后说坏话，并且闹分裂。我一直对此十分纳闷，为演出一出戏而搞到这一步，值得吗？今天又以同样的心情，端着托盘在屋里进进出出的。我甚至曾经想过，我们这些人组成这么个剧团的目的，简直就象是为争斗、憎恨、嫉妒、否定他人，而作为其手段，我们采取了演戏这一方式。不过，因为可以使用一流剧场，今天大伙都喜上眉梢。而这又是新争斗的起端。

以前，也曾闹过几次分裂，但最终都圆满解决了。人家将此都归功于田岛先生的领导能力和他的为人。果真如此吗？我却不以为然。就说我自己吧，和资格比我老的大鸟摽着劲，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地采纳一些田岛先生的理论，这样在这个剧团里我就算是一名演员了。但一旦离开这儿，到了社会上，当我成为单独的一个人时，谁都无法保证说，我肯定具有到哪儿都吃得开的艺术，充其量只不过是给电影界那些毫无表演艺术的美男美女当个陪衬而已，就是连进那些专跑码头的不三不四的剧团，当个跟班的，都不知能否胜任呢。也许我们都是些毫无特长的凡夫俗子，只不过是在这么些同伙中间时是个演员，只是在这班伙伴中时，自以为自己干的就是艺术，并将此强行塞给那些什么都不懂的评论家及自诩是精通艺术的门外汉。正因为有这么个恐怖存在，所以大家才凑在一块儿，相互嫉妒、仇恨、相互出谋划策、竭力将别人踩下去，但纵然勾心斗角再剧烈，谁都不敢从这儿离开一步。

当我将酒盅放在田岛先生面前，为他斟酒时，我感到大鸟那双执拗的眼睛又在盯着我这双手了。这个身材矮小结实的独身女人，说不定在某一个时期，曾经有过接近田岛先生的机会。如若

不然的话，她是不可能如此敏锐地嗅出我身上的变化的……。或许憋不住？莫非他以前曾和田岛先生有……，一想到这儿，我的手就颤抖了起来。坏了，我只觉得脑子里似有一道闪电掠过。我今天差点没背叛了田岛先生——我的情夫。但尽管如此，从昨天到今天，我从没因为自己对阿敬的感情，而感到对不起田岛先生。这么说的话，就是说，我是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肉体捐献给他的，因为是他发掘了我的艺术才能，使我产生了作为一个演员所应有的自信。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得到过他纯粹的爱情，他从没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女人来加以爱抚，总是十分强烈地意识到我是个女演员。只有当我是一个为他的理论而存在的理想的木偶时，才和这个人有关系。自从进入这个剧团以来，迄今为止我是否一直努力使自己忘掉除了演员以外的自己所有的一切，努力使自己相信，除了演员以外还是演员，其它什么都没有。并且，一直认为，只有这才是艺术家的道路。想到这里，我感到毛骨悚然，急忙打断自己的思路，不让它在这么个场合中发展下去。

5

开始读剧本了。《樱桃园》我们已经上演过好几次了，对此类剧本台词的背诵，除了扮演加耶夫的潮田记忆力特别坏，比较费劲以外，其他的人根本不用担心。男演员的分工是：加耶夫舅舅由潮田扮演，商人罗巴辛由土岐扮演。女演员是这样安排的，除了大鸟演郎涅夫斯卡雅夫人以外，我演瓦里雅，郎涅夫卡斯雅的女

儿安尼雅（娜达莎）由阿叶扮演，家庭教师夏洛蒂由笛子扮演，女仆杜尼亚莎由从九州来的阿芳扮演。

资格最老的潮田嘟哝道："演轻喜剧出身的阿芳，怕不太合适吧。"只是田岛先生的演出台本原本是为在小剧场舞台上演出而写的，这次要在大剧院的舞台演出，就必须对帷幕的速度、舞台灯光，步数等进行调整。这些都只能在舞台上一边排练一边实地测量修正。但大都剧院一下子还没有空下来，只有等到这一轮完了以后再说了。于是，田岛先生和负责舞台布置的西村又到外面去跑了。

第三天下午，阿敬又来找我了。我感到有些心神不定，急急忙忙地化妆打扮了一下。因为来了个客人，而急忙坐到梳妆台前，这在以前我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兴高彩烈地将他迎进客厅，觉得我俩之间已经有什么开始了。身着学生装的阿敬，一看见我就说："这次是为别的事来的。"直到这时，我才想起，我没有把他的事转告给田岛先生。"其实是这么回事，我们学校的戏剧研究会，这次准备排演《父亲归来》⑬的新版本。大伙的意思想临时请您，生岛女士给扮演母亲的角色，并且对我们的表演加以指导。"

这时，我在感情上已经应允了，为了这个青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什么都可以干。我解释着说："我们现在正忙着准备在大都剧院公演《樱桃园》，只要日程不发生冲突，我可以去一天、两天或者半天。"

"其实，还有件事，很难开口，"他满脸通红地说，"这个戏剧研究会成员都有些偏左，所以情节有些变动。从外地流浪回来的父亲变成了革命家。母亲也好，哥哥、弟弟也好，在得悉这

一情况下，对父亲的态度一下子全变了。”说完他吃吃地笑了两声，然后又搔了搔头，“自从上次罢工的消息登报后，最近，我在学校里简直成了英雄人物。以前，戏剧研究会的人根本不理睬我，这次他们主动找上门来，一定要让我参加他们的研究会，并要我演哥哥。又说我是认识生岛女士的，无论如何要我来求您，真伤脑筋。”

“哦，被电影制片厂开除后，在学校的戏剧研究会里倒成了英雄了。这可是一双弄假成真的巧事。”我也笑了。“那么说，你也是准备参加演出的了？”

“嗯，那当然了。我是一本正经想演戏的。不过，那帮家伙虽说是左翼分子，但没有什么风险。公演的对象主要是学生，而且又是在学校的礼堂内部公演。你只要来一天就行了。后天，后天早晨如能来的话，上午排练一次，到傍晚就能结束了。母亲的台词也没有几句，只要坐在那儿就行了。其实么，我们在排练时，一直由男学生扮母亲，不过总是没有感情。”

他说的那个后天，本应该进行读剧本的，但因阿芳发来电报说一下子还回不来，就改在晚上了。

“行，我去吧。”我看着他那长长的眼梢，表示应允了。他塞给了我十张入场券，又把油印的剧本交给了我。真狡猾。对他的话言听计从，我感到象是用这一方法在爱抚着他，一阵喜悦打心底涌起。趁着姐姐还没将茶端来，我催着阿敬动身，到新桥的咖啡馆去喝茶。虽然已进入了秋季，但天气仍然很热。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走出家门后，我就觉得一身轻松。坐在咖啡馆里将手肘搁在狭窄的桌子上，手托住下巴，感到心里怦怦地跳得厉害，同时注视着他的脸。阿敬坐在我对面，离我一二尺远，正喝着

茶。略微沉默了一会儿，我小声地说道：

“在你来我家的第二天，我去看《火鸟》了。”

“哎，你以前没看过？！”

他抬起头来，一脸天真稚气，看到我手托下巴正注视着他，他的脸色变了，一下子有些苍白，随即眼睛有些湿润，从鬓角下面又刷地一下子红了起来。这一切全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停了一会，我说：

“最开始时是我对你说：‘嗯，大学生，醉得可以嘛！’是吧。这时我的脸部特写，大得吓人，而你正醉得人事不省，我的脸在你那朦胧的醉眼中，一会儿扩大一会儿缩小，对嘛。”

说着，我故意把话题扯开，免得他过份紧张，从他那里要了一支烟，并点着了。

“你今天有空吗？”

“唔，那帮家伙利用我的名气，给了我许多研究会入场券，让我去推销。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在筹集资金，准备下次在公众集会场所公演。那帮家伙只要对自己有用的，就会不惜手段。今天，我想到学校去把那些入场券给推销了。”

“也许你和我都已经被利用了呢.还有好多吗?来,都给我吧.今天就休息一天。”

他又掏出了四十张入场券。我买了两张去辻堂的火车票。

“到哪儿去？”

“上辻堂。”

春天到辻堂去拍外景时，在辻堂车站下车后，到海岸是坐车去的。今天一走，觉得还挺远的呢。来到那座看得到大海的砂丘时，我已是浑身汗涔涔的了.心跳得很,有点儿喘不上气来.这时，

我觉得自己做的决定，突然变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在和杉山分手之前的半年多时间里，没有一天不和他争吵。离婚，不离的，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让谁。男女争吵，大家都破釜沉舟了，那时我感到心情十分沉重。现在这一感觉重新浮现了出来。在吃过那种苦头之后，今天我还想再干些什么呢？一个平凡的青年的肉体，对我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吗？是不是由于又坐电车又步行的来到了这儿，就必须要做吗？对于这么个青年，除了用嘴唇感触到过以外，我又有多少理解他呢？！

我一屁股坐在砂丘上，感到束手无策。这座砂丘在失去了电影摄影机镜头的魔力之后，成了一堆垃圾山，到处是杂草丛生，靠内侧的低矮的小松树，看上去也只是一片十分煞风景的树丛，有点儿阴森森的。我感到后悔了。你到底都在干些什么呀！我又为自己所制造出的幻影所玩弄了。

“就是在这儿吧。”说着，他也一下子在我身边坐下，朝四下看了看，猛地一把从后面伸手搂住了我。

“哎哟、哎哟！这又不是在拍外景……。”边说，边很沉着地想用手把他那搁在我腰带上的手扯开。他用力抓住了我那只手。这时，我感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这又唤起了我对他的一丝信赖。他把我横着搂抱在胸前，嘴冲着我的头发，喃喃地说道：“我，常常做梦，梦见这儿。请吻我一下，就象上次那样，象上次，上次那……”

他的嘴唇重叠到了我嘴唇上。我没有表示反抗，允诺了。哦，我所饥渴的为快乐的快乐，为感觉的感觉，现在我全都尝到了。因为现在的动作和电影里的完全一样，我感觉到了他手腕的力量，他的嘴唇。我自己的身体将刚才所有的迟疑全都打消了。

但是，这时我心中不断有个声音在叫唤着，心想：这是出自我内心的真正的欲望吗？不是富士导演的技巧吗？这不是我。我眼前又浮现了富士导演的粗壮结实的身躯，那双有点突出的眼睛。就是这双眼睛，总以好色的眼神打量着我，并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肉体所寓有的效果。这双眼睛显得十分有生气，是色欲与工作欲的结合体。在他的摆布下，我作出了眼下的动作，并对这个青年产生了情欲。这不是我。我想着想着，在长沼敬一的摁压下，皮鞋从穿着袜子的脚上滑了下来。接着是一阵急促的男女的喘息，相当于那电影镜头的继续。阿敬不断地诱惑着，直至我俩肉体完全结合。

6

第二天，我以为他会和我联系呢，但谁知毫无音讯。一整天，我感到非常心神不定。我尽量让自己往好的方面想。昨天在中途浮现过富士导演的影子，我将他排除了以后，感到事情基本上是进展得很顺利的，没发生什么意外。感情移到了漂亮的青年身上，利弊被嵌进了齿轮般严密的组合之中，表演艺术移入了利己主义之中，只要这样就可以了。我将自己的身体给了阿敬，我既不知他的老家在哪儿，又没问他年龄。我让他进入了自己的身体，饱尝了他那年轻的身躯。这纯粹是单纯的喜悦、欢乐，这样我也就满足了。我非常想打听岛田多纳子的事，她在电影《火鸟》中演阿敬的恋人，一直穿了件红外套。如果我听凭自己这一冲动发展的话，这一喜悦的纯洁性就会遭到破坏，我俩会一下子掉进现实生活的浊

流中去，损坏我的感觉，使自己感到沮丧。这点我很清楚。从阿敬的举动来看，他决不是初试云雨，很明显，他在将我与什么人相比较着，享受着。但我呢？那时早就将杉山的影子忘在九霄云外了。我想在他富有弹性的青春躯体中，饱尝自己理想中的男性精髓。这些是由无数与我在大街上擦肩而过的男性，迄今为止曾在我身上留下痕迹的男性的总的印象所构成的。这些既要求没有生活的约束，又没有良心的遮瞒，否则是达不到的。然而不知为什么，我总忘不掉他在试图拥抱我时，那双曾颤抖得十分厉害的手。我将那颤抖悄悄地埋藏在心底。我以为这也是当时喜悦的颤抖的一部分。但是，在第二天，我马上觉察到自己是根据他双手的颤抖，来进行判断，并得知他对我爱慕之真切的。那手的颤抖，简直就是初出茅庐。我是不是在用爱情誓言之类的东西，将那喜悦的演技与这冷漠的人世联结起来的呢？并且，到头来难道不是牺牲自己的欢乐，去当奴隶、做世人所说的妻子去呢？

第三天早晨，阿敬专门要了辆车来接我。在吃早餐时，我对坐在餐桌前的田岛先生说今天要去大学的戏剧研究会，帮助长沼他们演一天戏。长沼是与我一起拍电影《火鸟》的。晚上读剧本之前一定赶回来，说完就去化妆准备出门了。这是我第一次对田岛先生提起长沼的事。在车里，长沼摸索着紧紧地握住我的右手。

大学的礼堂门口竖着两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欢迎山口教授回国特别演出，生岛惠美赞助演出《新版父亲归来》”之类的词句。这大概是指战争中流亡到国外，现今回国的那位教授吧。这点阿敬没告诉我。在后台的休息室里，有五、六个戏剧研究会的学生等在那儿了。进去后。阿敬又给介绍了一下，立即就在这休息室里念起台本来了。《新版父亲归来》和原作完全不一样。母

亲尽管很犹豫、又很惊恐，但最后还是听从孩子们的意见，同意接受丈夫了。这样一个角色是以动作为主、台词倒不多。哥哥、弟弟和妹妹三个人，又是打理论仗、又是作表决。我竭力想在母亲这个角色中加进一些日本色彩，如既眷恋丈夫，但又不直接表现出来。但这在理论戏中显得十分不相称，犹如浮在水面之油，总是合不起来。我穿了件藏青色棉绸和服，也不知是谁的母亲的，我想用这件服装来让其他四个人感受到一点母亲的气氛。然而孩子们的台词调子高得很，母亲简直就是形同虚设、毫无意义。我逐渐地醒悟到自己接受了一桩多么棘手的事。

阿敬和另外一个演妹妹的女学生及另外两个学生光有热情，表演起来声嘶力竭的。只有另一个扮演妹妹的女学生——牧田还不错。她很有演员素质，尽管说话语气很硬，但动作很利索。看着看着，我想可以按她的调子的高度将舞台的气氛统一起来，并且，我也试着接受了几句慷慨激昂的台词。谁知这样一来，我竟忘了他们的演技的幼稚，渐渐地也热血沸腾了起来。而且还改变了自己的动作，象是要使母亲的举动与这一调子相吻合。练得差不多之后，学生们将我一个人留在休息室，都跑到舞台上去稀里哗啦地移动起布景来了。我在学生的食堂里吃了午饭后，开始化妆了起来。这时扮演父亲的学生——江上走了进来，他的脸化妆得很不错。他对我说，其他人就不用化妆就那么登台好了。并告诉我，礼堂几乎全部坐满了，在演出前教授还要讲话。这时铃声响了，有个人在台上致了词后，接下去就是教授的报告。他的话还挺长的呢，但在这间休息室里一点也听不见。只是不时地传来几声幕后钉钉子的声音及观众们的掌声。

两点钟左右，帷幕揭开了。然后又过了近一个小时，这出戏

几乎已经接近尾声了。这时我看到，鸦雀无声的观众中有五六个学生急急忙忙地站了起来，那是在二楼正面附近。我心里格登了一下。当整个戏结束，帷幕开始下降时，我又看到二楼到处都有人在撒发纸张。那简直象是天女散花，纷纷而下。但尽管如此，观众席上仍十分安静。当帷幕下降到脚灯附近时，突然只听到观众席上有人喊："这里有狗。"掌声、叫骂声混成一片，忽而掌声突然一下子停住了。不断听见有人在叫"住手"，"在那儿"，等。只见江上大步流星地跑到我身边，催促着我说快一点。我边听着台下传来的嘈杂声，边跑进休息室，火急火燎地卸了妆，急匆匆地换着衣服。阿敬拿着我的小包，站在我身后，象是在保护着我似的。他不住地催促着说："快！快一点！"

我们五个人从休息室后面走了出去，正好与进来时的方向相反。那儿是大学后面的小街，有辆车子已在那儿等我们了。我坐进车子后，后面的学生还没来得及上呢，从靠我们最近的一个拐弯角上，一下子涌出了六七个警察，头戴钢盔，每个人的表情都十分紧张。其中有个人用手指着江上说："就是他。"

江上手搭在车门把手上，警察不慌不忙地走上前来。猛地，学生们一下子朝警察扑了上去。警察受到了这么一冲后，踉踉跄跄地举起了警棍，朝学生的头部、肩部、背部猛打了下去。坐在我身边的阿敬，又从车里钻了出去，也参加了搏斗。司机打开了另外一侧车门，逃出了车外，消失在大街的拐弯角上。牧田站在一边怒目圆睁，紧握双拳上下挥动着，为眼前的殴斗助威。她生了一双圆圆的大眼，脸让太阳晒得黑黑的。当一个警察跑近她身边时，她尖叫着跑进学校，从礼堂边上逃走了。一个指挥官模样的警官朝小路深处"嘿……！"地叫了一声，只见一辆大卡车，倒

着朝这儿靠过来。学生们被打得坐的坐、瘫的瘫，都倒在地上。警察又将他们一个个拽起来塞进卡车。阿敬被警察拽住领子，拖向大卡车，腿在路面上拖着，前发搭拉到额上。他透过头发朝我这儿望着，我自己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身子已经从车子里钻了出来，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出声来，只是张开大口"啊！啊！"地朝阿敬伸出手去。

"喂，你是什么人？哦！你也是他们一伙的。"那个当官模样的警察说着举起了警棍。我只见他舞了一下手腕，就感到脑袋左边被击了一下，一阵火辣辣的感觉，眼前一阵发黑。

"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我大叫了起来，声音象冲开了闸门的潮水迸发了出来。只觉得右手的手腕让人给抓住了。就在这时，听得后面传来一阵脚步声，其中有一个人叫道："把他们抢回来，截住那辆卡车！"一大群学生哗地一下把我们给围上了。牧田走到那个抓住我手腕的警察跟前说："她是生岛惠美，是生岛惠美呀！"那个警察便松开了抓住我的手，朝卡车的驾驶室跑去。有好几个学生已经攀住卡车后档板，开始朝上爬去。警察们恶狠狠地高举起警棍，对准他们的手猛地敲打下去，象是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它敲断。卡车开动了，扒在上面的一个学生从卡车后部被晃了下来。学生们马上哗地一下，从后面追赶了上去。

7

在牧田的护送下，我回到了家中。头肿了起来，浑身不停地颤抖着，还发了高烧。姐姐叫来了医生。医生看了一下，说伤得

不重，主要是太兴奋，给了点安眠药就走了。牧田坐在我枕头边，小声地向姐姐说明刚才的情形，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半夜，当我醒来时，只见枕头边放了张小茶几，田岛先生坐在那儿埋头写着什么，左手挟了支烟。我动了动，想坐起来。他马上对我说，别动、躺着好。我便又昏昏沉沉地入睡了。等到第二天醒来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家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姐姐大概在厨房那边的小房间里吧，田岛先生可能已经走了。接着我又回忆起了昨天的情形，感到不能再继续躺下去了，便起得身来，很快地换上了出门的服装。只见昨晚田岛先生用过的小茶几上放了一叠报纸，我顺手拿起来一看，社会版上，通栏标题是：S大学戏剧部遭袭击，蔷薇剧团生岛惠美遭殴打。我只看了一下标题就将它扔下，接着又拿起别的报纸。只见上面也刊有类似的报道，还配了舞台上的照片，标题为《新版父亲被捕母亲遭殴》。这次我看了下去，其中写到：前去逮捕学生党员江上的警察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G电影制片厂明星、大学生长沼敬一因妨碍执行公务罪而遭拘捕。生岛惠美自拍电影《火鸟》以来，世人风传她与长沼有桃色关系，而且，很早起就一直在经济上援助S大学戏剧研究会，那天也是应邀去参加特邀演出的等。看着看着，我只觉得自己的身子在格格地发抖，情绪十分激亢，真想大叫两声：“糟了！糟了！”而当这一情绪过去后，随之又涌上另一种感觉，无风不起浪嘛，既然这样写了，也许果真如此呢。这两种感觉此起彼伏，轮番地袭击着我。最后我认识到，自己是无法让他们更正的，因为这里所写的事，更比我所以为的事情更为真实。

姐姐走了进来，她用十分不安的眼光，在我脸上扫射着。

“你已经起来了，打算出门吗？”姐姐是丝毫没有违抗我意志的习惯的，用战战兢兢的眼光打量着我。我感到这一眼光和报纸上的报导一样，都属于世俗见识。我很想搂住姐姐痛哭一场，但她的眼神，把我那一冲动给抑制住了，姐姐用她那天生的缺乏生气的女低音告诉我，昨天晚上来了好几个报社记者，都让她给打发走了，她对记者说，什么都不知道；今天早晨，田岛先生留下了封信，挟着皮包走了。说着，她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白信封。田岛先生的信，非常简短，说是旅馆订好了，在大都剧院前面的京屋饭店，从今天起大伙都集中住在那儿了，并写道，已跟大伙打招呼了，让我休息两、三天后再参加进去。手持这封信，我在房间里呆呆地站了好半晌，象是刚才房间里还有好多人，现在大家都一下子全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似的，我被抛在真空里了。站了好半天后，又在小茶几前坐了下来。

那天下午，大鸟来了。我一见到她，马上就向她解释起昨天的事来，并告诉她说，报上的那些报道全是一派胡言乱语。用同一语调，我又声明道：“长沼和我，完全属于一般朋友。”我是这样想的，为了证明报上报道的不真实，必须把这一关系也讲清楚。大鸟说：“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她嘴上是这么说，可那张脸，却明显地表明，我压根就没相信你的话，报上登的才是事实真相，我完全相信。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有认为她会相信我的话，她肯定是认准了报纸的。想到这点，我感到有些后悔，明知她有那样的成见，为什么还要对她撒谎，以致伤害自己的自尊心呢。直到这时，我才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醒悟到，我必须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讲话，即报上的消息、报道完全是事实真相，否则是不会有人相信我的。我说：“我已经好了，今天晚上

就要到饭店去，参加读剧本，见见田岛先生。”听我这么一说，大鸟便拐弯抹角地告诉我，大家对这件事，在感情上还转不过弯来，尤其是田岛先生，简直有些神经质了。并说：“你现在情绪还没稳定下来，休息两天再说吧。这些都由我去跟大伙说明。”这个人是不是想趁此机会将我从剧团里轰走？想到这里，我真后悔得直咬嘴唇。大鸟装出一脸同情相，起身告辞了。但她整个身体，浑身上下都洋溢着一种兴高彩烈的情绪。

到了晚上，牧田来了。一看到她那张充满生气的圆脸蛋和那水灵灵的大眼睛，我就感到心旷神怡。她告诉我说：“江上因为其它案子牵连，遭到了起诉，这是没有办法了。其余的人，在山口教授的律师朋友们的帮助下，不经起诉，很快就会被释放的。”并说，她今天上警察局，看见长沼了，他伤得不重，只是前额有些皮下出血，精神很好。我将她让到里屋，并摆上晚餐款待她，想尽量让她在这儿多呆一会儿。我想到现在只有她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了。听牧田说，大伙出狱后，马上就着手准备在公众集会礼堂进行公演。我对此表示很有兴趣，愿意一起参加演出。我觉得，对我来讲，除了与她们一起工作以外，别无他路可走了。

第二天早晨，我和牧田约好，一起上警察局去探望长沼。负责看守的老巡捕十分热情，听我们一报名字，就说：“啊！是那个大学生吧。”忙把阿敬叫了出来，带到了一间勤杂工用的小房间。阿敬是笑嘻嘻地走进来的，不住地用手抚摸着额前那块大青包。我一下子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一个劲地淌眼泪。

又过了三天，田岛先生给我来了电话。一开始他就在电话里怒不可遏地大声嚷道：“舞台彩排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却还呆在家里。”“不，不是的，是大鸟……。”我想从头到尾给他解释

一番呢，可谁知他根本不想听，打断了我的话头吼道："别分辨了，你如果不想退出剧团的话，就赶快来参加排练。"说完就将电话挂了。我立即叫了辆车，赶到了饭店，让饭店里的招待给我通报了上去。谁知那招待却拿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今天没时间了，明天早上九点在大都剧院排练。"没能见到田岛先生，我反倒感到舒了口气。

从第二天起，我就开始参加排演了。田岛先生除了有关表演的话外，其它一句也不跟我多讲，也不走近我身边。在有我在场的时候，大伙也都尽量不开口，除了非讲不可的有关工作的话外。我觉得大鸟比以前更加得意洋洋了。剧中人瓦里雅在接近尾声时，几乎完全代表了我现在的感情，使我感到非常吃惊。樱桃园被大商人罗巴辛买了下来，于是负责管理整个房屋财产的瓦里雅，从腰间摘下钥匙，狠狠地扔在罗巴辛脚下，退下场去。而就是这个瓦里雅，又暗暗地在内心期待着罗巴辛向自己求婚，周围的人也竭力撮合。最后在交出房屋那天，大伙把她俩单独地留在房间里。然而，罗巴辛最终没有求婚，从房间里跑了出去。瓦里雅一个人留在房间里，坐在地板上，脸伏在一堆衣服包上抽泣着。演到这儿，我真的流出了眼泪，也许我感到，罗巴辛就是田岛先生或是阿敬吧。不过，到底是谁，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可是感情却完全与瓦里雅同化了。大伙儿看到我眼眶里真是泪花闪闪时，都吓了一跳。这时扮演郎涅夫斯卡雅夫人的大鸟，本该问我一句："怎么啦？"的，但她错过了发问的机会，造成了冷场。于是，只听见田岛先生气急败坏地叫道："不行！重来！"我感到自己必须应该有所警惕了，以告诫自己，要控制自己，不能完全沉浸到瓦里雅的感情中去。同时我发觉自己，在与剧团的人在

一起时，我就象一个报纸报道中所描写的人一样在行动，在表现自己，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欺骗了田岛先生、一直爱着长沼，并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援助左派学生组织的女人。而当我有意识地摆脱这一形象，恢复到用以前的腔调说话时，大家伙的脸上就会露出一片惊讶。一见此状，我又会大吃一惊，忙又缩回到那一罪恶深重的女人之躯壳中去，将自我隐藏起来。

排演结束后，大伙儿都休息了。要是以前的话，休息时大伙儿有说有笑，打打闹闹的。但如今这一气氛也不知到哪儿去了。大家都非常谨慎，提心吊胆地注意着我和田岛先生。我悄悄地收拾好自己的提包，不声不响地溜了出去。走到走廊尽头换鞋处时，从九州出来的那个扮演杜尼亚莎的阿芳从后面赶了上来。

“听说事情闹得很大呃。我是不听那些邪说的，你要振作起来，不要气馁。我朝思暮想，就是想在这个舞台上演戏，哪怕这辈子只有一次，我也心满意足了。这次全亏了您，让我也参加演出。这样一来，就是死了，我也无憾了。谢谢您想到我，真是太感谢您了。”说着，阿芳的眼里饱含了泪水。

突然，我觉得万感交集。这个人真是太幸福了。什么叫幸福呢？难道我不就是为了追求它而去拥抱阿敬的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为什么我和阿敬两个人要受到世人如此之白眼，在社会上遭众人如此之排斥，而陷入孤立呢？难道就是因为我们偷尝了情欲之禁果？到底什么叫幸福？想着想着，我一把扶住身边的鞋柜，大颗大颗的眼泪刷刷直往下掉，也顾不得边上还站着看门的老汉了。

8

彩排的头一天晚上，牧田又来了。她告诉我说："听说明天长沼就能获释了。”我说明天白天要彩排，五点钟以前抽不出空，让她转告长沼，叫他晚上到我家来。

彩排的那天，又是安装舞台布景，又是整理服装、道具的，整整一天，大家伙忙得头昏眼花。我内心很不平静，但努力注意控制自己，不让感情流露在脸上。到了夜幕降临时分，一切都整顿停当了，我估摸着大伙儿也快结束了时，便同往常一样，早早离开回家。回到家里一看，阿敬一个人正坐在会客厅里等着我呢。我一句话也没说，跑上去抱住他就吻了起来。今天驱使我这样做的是爱情，而不是上次的情欲。

“我父亲打乡下出来了，我得赶紧回去，他不让我与你见面。”阿敬说。

“为什么？我们不就是朋友么？那好吧，今天你早点回去，下次再来。下次什么时候才能碰头呢？”

他显得有些坐立不安，我打算把他送到车站，便决计马上就走。不过，我在回到屋里重新整容时，找出了一笔颇为可观的现钞，象是偷来似的，一把塞进了放在梳妆台上的手提包中。尽管如此，在和他并肩朝车站走去时，我还是打算和他一起喝喝茶便分手的。从我家到火车站，中途要经过一个小山崖。来到山崖下的暗道上时，我俩停下脚步，热烈地亲吻了起来，手提包夹在我和阿敬的胸前直碍事。接着在长长的围墙拐角上，又亲吻了一

次。这时我感到，今天晚上只好就这么放走他了。他好象也看出了我的心思。

“您父亲在您住宿的地方吗？”

“嗯！”

“那我送你到住宿处吧。”

我买了两张同样价格的票，上了电车。车厢里拥挤得很，到了该下车的那个站时，长沼向我打了个手示，示意要下车。但我却朝天摇了摇头。电车又开动了。渐渐地驶离了市中心，朝郊外开去。我想起了郊区某小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以前曾看到过，便在那个站下了车。

第二天，我们在旅馆里一直睡到上午十一点多才起床。今天是公演的第一天，剧团的人在上午九点钟就集合起来，在舞台上来回奔走，作最后的准备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没脸再回去了，都已经晚了两个小时了。长沼对我说：“今天是首场公演，你还不快点去。”我又对他挑逗了起来，并竭力不去想那件事，尽量将它忘掉。我们让人把饭送到房间，在那儿过了一天。

第三天早晨，服务员拿来了三份报纸，我打开其中一份一看，吓得差点没叫出声来。只见那张报上登了我和阿敬的照片，并配有通栏大标题《女演员生岛惠美失踪，与电影明星长沼敬一在一起？》直到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了自己做的事情有多大份量。该报的消息，从S大学戏剧研究会事件开始写起，对我的情况大肆渲染，说我受了长沼思想的影响；并说生岛惠美是田岛有美最得意的门生，具有很高的才能，为话剧界首屈一指的女演员；还说我从第一个丈夫杉山算起，曾轮流着有过好几个情夫——飞鸟、富士、长沼。看到这里，我只觉得仿佛是被人从背后砍了

一刀，同时又感到，他们对田岛先生还算手下留情，并没有提我与田岛先生的事。这家报纸是从半年前起，开始连续登载田岛先生撰写的小说的。阿敬坐在我身边，眼光也落在那条消息上。只见打开的报纸在簌簌地颤动着。

“不把富士、飞鸟都卷进去，这篇报道就不吸引人了。也好，这样一来，我就更回不了蔷薇剧团了。”

长沼一下子瘫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双手紧抱住脑袋。一见此状，我立即敏感到他现在肯定以为我和飞鸟、富士也有来往，于是就感到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恐怖感，从根底上动摇着我。我刚才那句自我辩解的话，完全是无意识的、漫不经心地脱口而出的，但在他听起来，简直就成了我的惨叫，象是让报刊的报道击中了要害一样。我感到自己脚下裂开了个大口子，地狱就在其下，越是挣扎就越往下掉。我想还是应该向良心、精神、爱情誓言等令人肉麻的古老法宝求救，如若不然，就无法脱离这一地狱。想到这里，我感到浑身打了个寒战，不由自主地又拣起了陈旧的烂词。

“你莫非真的以为那些都是真事？”

“不！”他眼睛看着墙壁，而不是看着我，很勉强地迸出了一个字。

“我么，自打与杉山离婚了以后，还从没有背叛过田岛先生呢。我和田岛先生……”

讲到这里，我猛然意识到，如此这般地背叛了田岛先生和蔷薇剧团的话，我那演员生命也就结束了。这一意识一下子在脑子里占了上风，我的演员生命结束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我只觉得身子一个劲地往下沉，脸上的血色刷地退了下去，一阵头晕目

眩，便扑倒在床上，脸冲下，一动也不动地呆了一会儿。

只听得阿敬从后面走上前来，在我头顶上方说道："我并不知道你是田岛先生的情人，可你为什么要背叛他呢？我想参加演戏，努力做些正事，为此也向同伴们发过誓。田岛先生又不是什么反动艺术权威，迄今为止，他从没有丧失过正确的方向，是我们的长辈，在某些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不想给我们的运动造成什么污点。"

我抬起头来，将目光停留在他的脸上。这家伙变了，上次还在说什么我是被利用的呢，今天却讲起这种话来，与那时完全判若二人了。想到这里，我象是第一次看到他一样，直愣愣地瞅着他。他确实长得不赖，刘海搭在前额上，也不将它捋上去。脸色苍白，显得身心都受到了消磨。我感到他有点象人造的木偶。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感到自己的语气里带了几分嘲笑，让他挨着我并排在床沿边坐下。他想按他的同志教育他的方式来教育我。他说是在遭警察毒打之后才开始逐渐觉悟过来的。对此，我表示可以理解，我也遭到过警察的殴打嘛。打那以后，我又非常喜欢那个叫牧田的女大学生，自己也说不出到底是哪儿喜欢，并且觉得，她的演技，那才是本色的表演呢，毫不做作。也许我所认为我的地方，正是牧田思想上的表现呢，对了，肯定是思想，是支撑着她思想的精神支柱。我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按照情节推理下去，直到行不通为止。用对阿敬的爱情这一理由，说服着自己，让自己尽量接受他，一个美男子的愚笨理论。并且，再往下去的话，我便会接受不了，跟不上他们那些理论的，我甚至怀疑，他们那伙人的文艺理论，是不是用憎恶为材料构成的。

然而，对《新版父亲归来》中哥哥所讲的大道理，阿敬现在

是打心底里深信不疑的了。我开始考虑到，如果我回不了蔷薇剧团，那么，作为一个演员的我就算完了。那样的话，我是不是能够在这帮人的戏剧活动小组里得到一席之地呢？倘若真要那么做，那也得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阿敬能够相信我，理解事情的真相；我能够相信阿敬，并跟他走在一起。这对我来讲，简直就是救星，是心灵上的安慰。对阿敬他们的理论，我若能再坦率点加以接受的话，那肯定会产生出无限的力量和信念，会确信我们做的是正确的，我们都是正确的楷模。我是个走累了的旅行者，而且除了当时的喜怒、好恶、利害之外，其它什么都没有。对我来讲，那一定会象是来到一个宽广无垠、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在遭到警察殴打之后，又遭到了充斥着忌妒、眼红的、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剧团的实际上的排斥。正是这样，我才更有资格拥有那一信念。我和阿敬讨论得很深，甚至谈到了自己如何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最后我们商定，在这儿再呆上三、四天，等风头过去后，再和牧田等人碰头。工作的事，到那时再商量。

9

虽然那么定了，但我却又叫服务员把各种报纸都给我找来。对在大都剧院公演的《樱桃园》的评论，从第三天起开始陆续见报了。文艺评论最有权威的T报，刊登了戏剧评论家桶口登的文章，标题是《新发现！山田芳子》，其中写到，为了填补由生岛惠美的突然失踪而造成的空缺，山田芳子承担了演瓦里雅这一重任。文章对她的评价很高，说她“演技超群，根本不象是个演轻

喜剧的演员。”对其他的人，文章认为“除了老资格的潮田（扮演加耶夫）以外，其他的人都平平。”就在这篇评论文章边上，紧挨着又刊登了一篇特别报道——《生岛惠美为何失踪？》，没有署名，篇幅很长。该文认为，由于田岛有美的戏剧表演理论，逐渐趋向商业化，产生了拒绝接受新事物的倾向。这些，对于头脑灵活，接受新生事物快的生岛惠美来讲，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她转向了学生戏剧表演的急进思想。

到了第四天，阿敬说他有点事，需要出去联系一下，一清早就离开了旅馆。等阿敬走了后，我又打开报纸。A报发表文章，专门抨击顽固地在大剧场中坚持上演翻译剧的蔷薇剧团，并且同样认为，山田芳子的演技不错，而大鸟宗子所扮演的郎涅夫斯卡雅，则未能摆脱俗套，并说不能在舞台上看到生岛惠美扮演郎涅夫斯卡雅，实属一大憾事。看到这里，我感到很吃惊，自从我失踪以来，外界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以前行家们对我的评价是才华横溢的女演员，有用田岛理论武装起来的炉火纯青的演技。而这次则完全不同了，评论家们认为，由于我这么个具有代表性的演员的失踪，使得蔷薇剧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们的意识完全变了。我低垂着脑袋，一动不动地坐着，内心的平衡被打破了。对我评价的变化，等于在我背后砍了一刀，使我跌进了万丈地狱，这难道不和以前的新闻报道完全一样吗？于是我又感到害怕起来，打断了自己的思路。顷刻，在我脸上就浮现出了魔鬼般狰狞的笑容，放心大胆地去干嘛，既然已经失踪，还有什么可值得提心吊胆的呢？房间角落上有架电话机，我跑过去拎起了话筒，用微微颤抖的手指，缓慢地拨出了大都剧院的电话号码。铃响了，有个人出来接电话。我问，“山田芳子女士在吗？”听筒里沉静了

片刻，一会儿又响起了另一个听音，是阿芳。

我说：“是我啊！你听不出来吗？你边上还有谁？”

“哎呀！惠美，是惠美啊！你现在在哪儿？”

“恭喜你了，大家对你的评价很高啊。上座率怎么样？上座率？”

“惠美，你在哪儿啊？告诉我，你在哪儿？上座率么，不——太——理想；田岛先生成天垂——头——丧——气的。”她一字一板地用童音告诉我。

“喔，是吗。那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喂，你千万保密啊！”

说完，我就将电话挂了。

下午，我正迷迷糊糊地打瞌睡呢，只听得屋外有人敲门，我答应了一声，门打开了，进来的是富士导演和飞鸟。我一见是他俩，吓得瞠目结舌。

“到底是怎么回事，都让人把腿都快跑断了。”他俩大步流星地走到我身旁。富士抓住我的肩膀，摇晃了一下：“喂，你想想看，这件事全是我的责任，我简直没脸见人了。你倒好，真的按照《火鸟》的情节干上了。这可是侵犯版权的，我可要到法院去告你了。”

说完，富士又用他那惯有的眼光，嬉皮笑脸地将我从头到脚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使我感到好象一下子回到了最初的那天，但中间毕竟隔了十几天了，有那么多的记忆，使我感到有种距离感，就象是在看倒映在深水井底自己的脸庞一样，不禁一阵哆嗦。当时在砂丘上所醒悟到的，那不是我的表演技术，而是这个生了一双金鱼大眼，精力充沛的导演——富士的演技。我感到一下子茫然自失了，我的心呢？我的心到哪儿去了？我真想用双

手去摸索、去寻找。眼下，我应该说什么好呢？怎样对付这个人呢？我两眼直盯着富士导演的脸，内心万分焦急。

这时飞鸟拎起话筒，拨起电话来了。我就站在他边上，看着他一下一下地拨出数码，直到他全部拨完后，我才猛醒过来，呀！那是大都剧院的电话号码。我忙劈手将话筒从飞鸟手中夺了过来。

“别在这儿乱动，这是我房间的电话。”说完后，只觉得浑身象脱了力似的，一下子瘫在那儿了。富士导演对飞鸟说：

“好，这是尊贵的女士之命，违抗不得，快到帐台去打，快！”

飞鸟出去后，富士导演对我说：“总而言之，今天若是找不到你的话，明天大都剧院就得向观众们请罪了，都立下军令状了。这几天只是当场卖掉些零星票，预售的一张都没有。”

我也感到现在是非回去不可了。今天早晨给阿芳挂电话时，我就有这么个思想准备了。然而，这时又有许多事情一下子在我心头翻腾了起来。现在正在学校里到处奔走的阿敬，正通知戏剧研究会的伙伴，说我要同他们一块儿演戏了；然后是田岛先生，他意见如何呢？与田岛先生见面时，心里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滋味……。富士导演好象是觉察到了我所担心的是田岛先生似的，没等我开口，他就先一个个仔仔细细地对我作了说明，让我不用担心。飞鸟去了好长时间了还没回来，过了近半个小时左右，他才推门进来。我和富士导演几乎是抱着同一期待，打量着飞鸟的脸色。飞鸟脸上笑容可掬，我立即感到是田岛先生原谅我了。

又过了三十几分钟，一个瘦瘦的满头银发的高个子老绅士敲门进来。

“在这儿哪！噢，太辛苦了。这位就是生岛先生吧。哦，初次见面，我叫草壁，是大都剧院的。过去的一切，都让它过去吧，您又能出来登台，那可太好了。这样一来，田岛先生也就彻底放心了，他非常高兴。总而言之一句话，生岛先生不在，蔷薇剧团就不成其为蔷薇。”

“完全正确。”富士导演一本正经地附乞着。

“还有，那个，那个……，我是这样的，光宣传费就花了几百万，说起来真要让人怀疑，这件事是不是我，大都剧院的草壁操纵的呢……。”

“别说这些了，草壁先生，说那些没用。要说的话，还是我来说。我刚才就讲了，要控告惠美，她侵犯了我《火鸟》的版权，你那几百万，我全吃下了。”

我感到自己简直快成了一个没有自我，没有生命的木偶，完全是用皮肤、骨头、肉和毛发及情欲所做成的。我开始考虑起回到剧团后，我将要扮演的瓦里雅了，觉得现在必须立即进入瓦里雅这一角色，如若不然，就会迷失方向，不知自己生命之所在了。生岛惠美是一具有感觉的肉体，是为某一角色所准备的，而操纵这一有感觉的肉体，使之在舞台上表演的，就是这些男人。

10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等见到长沼以后再走。

这里忙坏了他们三个人，楼上楼下来回地跑。一会儿是草壁打电话，一会儿是富士打电话，飞鸟则一个劲地安慰着我。不一

会儿，三人又异口同声地说，该走了。

"哎，飞鸟，求求你，留在这儿，和阿敬好好说说。否则我是无法从这儿走出去的。"我缠磨着飞鸟，跟他讲斤论价。飞鸟只好同意留下，我们三个人就走出旅馆。刚来到旅馆门前，正准备上车时，我突然看到阿敬他出现在旅馆边上的拐角上。他回来了。

"啊！阿敬！"我忙奔上去，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并把情况对他作了说明。他一声不吭地听着，眼睛直朝富士和草壁那儿望。我的话音一落，阿敬猛地扬手打起我耳光来。站在远处的富士一见此状，马上冲了上来，拽住了阿敬。

"你这个叛徒，婊子！"阿敬破口大骂了起来。草壁、富士匆忙将我塞进汽车，吩咐驾驶员开车。我想透过车窗再看看阿敬，但已经看不见了，于是我就势将脸贴在车窗上，"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哭泣，这是女人唯一的特权。感情发泄，虽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此时此刻，除了哭泣之外，我其它什么办法都没有。哭着，想着，又掏出手帕来擤了擤鼻涕。过了好半晌，富士才说："好！快到了，赶紧化妆一下，别丢人了。"听他这么一说，立即感到有个舞台表演意识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该从哭泣的演技中摆脱出来了，随即便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小型粉盒，往脸上扑了起来。

六　旋涡

我们乘坐的小轿车，在大都剧院的门傍停下。富士导演就象搂抱着我似的，推着我朝后台走去。刚要进到后台入口处时，忽见灯光昏暗的水泥走廊上，聚集着十来个人。最初我还以为是剧院工作人员呢，谁知走近了仔细一看，原来都是剧团的人。我赶紧垂下眼帘，几乎快把眼睛都闭上了。我现在必须决定自己该采取什么态度了，我现在以什么身份重新回到剧团的这些人之中去呢？他们又会将我当做什么样的人来迎接呢？我与这些人，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他们会蔑视我这么个丧失了自我控制能力的放荡女人，在公开演出的第一天，和比自己年纪轻的左翼学生一起私奔，打乱了整个剧团的步骤、背叛了田岛先生的爱情。他们对我持有一种不光彩的、龌龊的印象，而我现在则要回到这一印象之中去了。我竭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越是那样装模作样就越是糟糕，可能到最后，大家都

不愿正眼看我了。但我却并不甘愿如此，我要反抗，我不是主动回来的嘛！各家报纸对我失踪事件进行了夸大的报道；我们剧团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么大型的剧院举行公演，上座率却低得可怜，并且以上述两个原因为理由，飞鸟、富士及大都剧院总管草壁四出对我进行搜寻，最终在第四天，将我从郊区的小旅馆中找到，随即以这种绑架似的方式，将我带了回来。如若不然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回到田岛先生这么个剧团来了吧。是他们找到了我，并强行将我带回来的，这么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占了上风，使我趾高气扬，不再感到害羞了。我简直感到自己完全应该挺起胸膛，是你们要我的么，我就是这样。

我的态度忽高忽低，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表情，决定自己的态度呢？我感到举棋不定。在被从车子里带出来，直到上完大门口第三格台阶后，我仍在犹豫着。在外间洋灰地屋外，大伙儿一字排开站在那儿，一声也不吭，象是在看出殡送葬的行列。只见那里有五十岁出头的潮田那张老汉脸；还有大鸟女士那张下颚发达的老太婆脸。负责舞台效果的阿德，穿着那件黄褐色的工作服，胳膊肘处破了一大块，我也看见了。潮田正在思考着什么，象是在想办法如何将这场风波平息下去；大鸟女士则是一脸露骨的蔑视，象是在说，哼！亏得你还有这张脸回来。这些都是在过去四天中，我曾不止一次地在脑子里描绘过的表情，现在竟丝毫不差地表现了出来。这两张脸和我之间的空气，一下子冻结了起来，成了透明的厚冰块，将我与眼前的那些人隔绝了开来，使我与之无法接近。但是，阿德的那件工装上的破绽，却使我在一瞬间与这一我所熟悉的剧团成员联结了起来。对了，就在四天前，我还和这些人在这一舞台上进行最后的排练

呢，那时阿德就在我们边上，钉着布景用的窗户框。我回来了！但是，那块透明的空气冰，却将我压得直不起腰来。

“哦，各位，各位请放心吧。她回来了，这也是田岛先生的意思。一切过去的都让它过去，既往不咎了。请各位热烈欢迎生岛的归来吧。”

富士导演以极其轻松的口吻说着，和我并肩在会客厅前面停了下来。我站在比他们站的地方低二三寸的塌塌米铺席上，默默地低着头。走到这里，富士导演的那番话正好结束，就象是他在开拍前和参加者讲解注意事项一样，口气是轻松随便的，但措词是既陈旧又生硬。他这种态度，好象是在表明自己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这么说一样，既不能多说一句，也不能不说。这使得我和站在那儿的一帮子人，顿时感到一阵放心。于是乎在这一瞬间，我与那伙人被这一安心感联结了起来。这时，站在潮田、大鸟等人后面的负责布景、照明的人、舞台助理等“哇！”的一声叫了起来，但马上就安静了下去，象是叫喊的本人，也大吃了一惊似的。

我很清楚自己的态度和表情，正随着这些在飞快地变化着。我的脸上有了点生气，虽然姿势没变，但表情变了，变得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了。我抬腿朝走廊里走去。对了，在那群人中，肯定有认为我做得对的人。我是个到S大学戏剧研究会去参加演出，并挨了警察毒打的女演员，是一个对蔷薇剧团的田岛先生及其理论绝对服从的组织的批判者，我以我的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我可以很轻松地离开田岛先生，选择别的情人，斩断那从盲从开始的爱情羁绊。而且报纸上还这样评论我，说我接近青年学生戏剧组织，从阶级观点、立场出发，对蔷薇剧团的演出方针进行反击。

这一铅字的巨大魔力，在我与长沼这一桃色游戏外侧，套上了件正义、廉洁的外套。现在，就是这一外套在支撑着我。披着这件外套，我成了一个化身，以自己的具体行动，代表了那些遭人轻视、受人压迫者的愿望。

我感到刚才横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巨大冰块，现在正从对面开始融化，并迅速变薄。我立即朝大鸟，也就是我最害怕的方向走去，象是判断出那儿就是突破口似的。刹那间，大鸟的表情变了，露出了几分怯色，象是害怕我跟她打招呼，来了个向右转，转身朝后台大步走去，她那副神态，象是说是别人叫我来的，我站到这儿，只不过是尽尽义务而已。她的这一举动，成了解散的信号，潮田走了，高泽也走了，站在前排的一些主要骨干，全都溜开了。

“谢谢了，各位专门来迎接。反正等一会儿田岛先生还会和大伙儿说的。”草壁总管冲着众人散去的背影，高声讲了一句。我明白了，他刚才在旅馆帐台打回电话来，这一幕便是他电话指示中之一。

剩下来的人，象是迫不及待地等待主要骨干走完似地，哗地一下子围了上来，倒让我吃了一惊。我真想冲他们大声喊道，你们心目中的我，只是用铅字外套化装起来的，只要用手指轻轻一碰，那外套就会象薄饼的脆片一样剥落下来的。抑制住这一冲动，我一声不响地伫立着。刚进来时，由于外面的光线强，我眼睛还不太习惯，现在慢慢地适应了这走廊里的昏暗灯光。这时我看到人群中的阿芳也在，她穿了件大红外套，那张扁平、两眼间距离较宽的滑稽脸，都让泪水弄脏了。她用双手拨拉开前面的人，扑到我身上，将脸埋在我胸前，“哇！”的一声哭开了。

“我太高兴了，你能回来我太高兴了。”说着，她哭得抽噎了起来。大家也象是为阿芳的话所打动，一下子不知说什么是好了，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感觉，在我心里油然生起，并直往喉咙上冲。我清楚，现在不控制这一感情，我就会放声大哭，那样一来，从形式上来讲，我算是回报了大家对我的信任。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放松了对自己心理上的控制，泪水涌上眼眶。就在我将手搭到阿芳背上去的时候，我左手手腕上挎着的小包掉了下去。

现在是不拣为好，我那么寻思着，感到眼前有点模糊了，略带些褐色的颈部细发和后颈都看不清了。我想到这么一步可以了。然而，就在这时，有股冰凉的东西从我心中穿过。她是我打电报，把她从九州巡回演出处叫回来的，大家都讨厌她，说她是演轻喜剧出身的，嫌她艺术根底浅薄，就是在大都剧院公演时，潮田也不大赞成让她参加呢。她说她是不会忘记我的恩情的，但就在我失踪后，她立即顶替我，演起了瓦里雅。有好几家报纸在评论文章中都赞扬她，说她是本次蔷薇剧团《樱桃园》中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女演员，她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公认。但是，现在，从第五天起，她那瓦里雅的角色要让我夺走了。

“我太高兴了，你能回来……，”我在心中反刍着她刚才说的话，仿佛觉得这个头埋在我怀里的阿芳，可能已经觉察到我那凉飕飕的东西了吧。

小心细观察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绊脚的石头。阿芳现在正强迫自己，将感情全部集中在“高兴”上。我松开了抱住阿芳的手，阿德一声不吭地给我从地上拣起手提包。我接过包来，静静地朝后台走去。脑子里想着，趁这儿的好意还没崩溃，

现在赶紧走。他们能维持住这么个均衡，也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阿芳，你放心好了，没有关系了。惠美现在还要到田岛先生那儿去有事呢。”草壁总管在后边说。

“好的！”只听得阿芳在背后答应了一声。这时，我带着某种恶意，转过身来，象是要揭穿阿芳真面貌似的。只见朝相反方向走去的阿芳，背影十分悲怆，成了个绝望的、垂头丧气的女人。一见此状，我吓了一跳，感到自己回来错了。回头一望，象是看到了地狱。并且觉得，现在将要去见的田岛先生，那儿也是地狱。在田岛先生房间门口，我停下了脚步，富士导演在背后用手捅我，我仍倔犟地站住了。

“怎么了？都到这儿了。”这时，富士导演赤裸裸地暴露了他那火爆脾气。他所在的电影制片厂与大都剧院同属一个系统，我和长沼的事情，就是从我出演他编导的电影开始的，为解决这一事件，这位导演也确实花了不少脑筋，眼看快要大功告成了，我又要退怯，他的态度一下子强硬了起来。

“哎呀，生岛先生，没有什么可值得担心的，我们是秉承田岛先生的意志去接您的。关于此事，我和田岛先生已经彻底谈妥了，只消您稍一低头，万事便冰消雪化了。”

草壁总管那带有怪腔的关西调，语气很轻而用意很深。好象有成千上万的现钞全受到我一抬腿、一举手的左右。这一非凡的气氛压倒了我，我感到这个老人身上有一种压迫感，无论对我来讲是多么残忍、非人的事，只要他要我做，我就不得不做，否则他就不放我过门。同时他又安排得非常绵密、周到。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动弹了，在我身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与那一可怕的力量相抗衡的。

门打开了，我走了进去。那是间带有一个大窗户的小房间，窗大得几乎要接到天花板了。在刚要抬腿跨进门的刹那间，我又为一种幻觉所攫取，我觉得自己和田岛先生之间那创口大张的心灵上的伤口，象是被扩大到了整个房间的空间。但是跨进房间后，看到坐在安乐椅上，手挟烟卷的田岛先生与以前毫无两样，仍是那么清瘦，毫无弹性，态度十分冷淡，和在觉察到我和阿敬事之后，在舞台上排练时一样。

我和这个人，现在成了被嵌在大剧院经营组织网中的两只昆虫。这网就是通过现在坐在我俩之间的干瘪总管——草壁而显露出来的。田岛先生和我，早在前几年就暗暗期待着能有登上这种大舞台的机会。这个机会，这次总算来了，我们也没有错过，自己主动地钻进了这一组织之网。也正好与此同时，我摆脱了田岛先生与我之间持续了多年的爱情纠葛。现在这一伤口还没愈合，还在不断地往外淌着血呢，可田岛先生却不得不将我再次接受下来，他向剧院的经营机构低头了。那帮经营者们利用了新闻界对我的艳闻的反响，迫使田岛先生就范。而我呢，也同样在某种诱惑面前投降了。即艺术家的丑闻中所必不可少的谎言、虚假的反响及由此所形成的名气，我将计就计，利用了这几种东西，将自己亮了出去。田岛先生也好，我也好，我们的某些部分已经破碎了。实验话剧，多年来一直借公共会场或大百货公司的剧场演出的，从没发生过这种事，如今在这么个富丽堂皇的大剧场的公演中，却以极其残酷的形式发生了，它破坏了我们中间所有的人性。眼下，我就是站在这么一个伤口还在不断地往外冒血的人面前。

我缓缓地低下了头。我那可怜的老师长，一心只想扩大自己

的艺术，在那一欲望的驱使下，他甚至对人性也闭而不视；我那直到最近为止的、冷酷的个人主义情人。但是，对于我和年轻的情人一起出逃之事，我是禁止自己在这个人面前忏悔的。否则的话，我这个人活在世上也就毫无意义了。对于这点，我是绝对坚持，丝毫不能退让。怀着这一心情，我低下了头，为悼念田岛先生那损坏了的人性，并为肇事者的自己。

富士导演开腔了，“生岛，你可得好好地向田岛先生认罪。”

“是的。”

“你自己想想看，就在首场公演的头一天，突然就那么远走高飞了，打乱了全团计划，无论怎么说，都是难以原谅的。田岛先生也好，草壁先生也好，他们的面子都让你丢尽了。对你自己来讲，艺术家的生命也很危险哪！”

富士导演刚才在旅馆里还显得很有幽默感，说什么我们的风月实践侵犯了他的版权等等，而现在则前后判若二人了。

“哎，富士，让你那么一说可就完了。总而言之，田岛先生是为了使这次演出成功，看在我的面子上，作出如此决断的。好吧，请生岛先生给陪个不是，然后就，就得赶快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我，我尽做任性的事……”说着我欠了欠腰。我感到在富士和草壁二人合演的双簧中，我和田岛先生都被愚弄了，为了挽救自己和田岛先生，我只好作此动作。田岛先生一直不正面看我，挟着烟卷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青烟摇曳了起来。富士和草壁一下子停下口来，不再往下讲了，默默地小心地观察着。看来他们也有些害怕，生怕田岛有美会失去自控能力，一下子嚷嚷出什么不可收拾的粗话来。

“那么，你明天保证能来吗？”田岛先生说了一句。

“欸！”

“好！行了，就这样，我俩的一片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草壁讲了一句后，富士那硕肥的身子，一下子倒在了椅子靠背上，象是泄了气的皮球。直到刚才为止，他是十二分紧张地坐在那儿，身子直朝前冲的。他身上的那件西装背心，紧紧地绷在那肥胖的上躯上，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完全是一副大功告成后心满意足的神态。一看到他那笨拙地叉在一起的粗手指，我立刻感到，迄今为止，自己是一直为这一手指所紧紧抠住，并听其摆布的。我真是太软弱了。

沉默持续了一会儿后，看上去象只灰色大虾米的草壁，欠下腰来，将手肘撑在膝盖上，朝在座的几个人扫视了一眼，看上去象是在确认到大家确实都恢复了平静后，开始压低了嗓门说道：“我有件事想和田岛先生商量商量。这是昨天在本公司董事会上所作出的决定，所以特地邀请了为此次事件多方奔走的富士先生也参加。其实么，就是关于《樱桃园》的问题，这出戏的主角，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都应该是郎涅夫斯卡雅。如果没有一个十分合适的人选来担任这一角色，那么整个公演都会逊色。这可以说是个最起码的常识了吧，而且，昨天又有张报纸，刊载了篇评论，说生岛惠美没能演郎涅夫斯卡雅，是件十分遗憾的事……。”

听到这里，田岛先生一下子板起脸来，双目紧紧盯住草壁的脸。我只感到有一阵类似头晕目眩的感觉袭来，身子不由自主地前后摇晃了几下。草壁好象是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产生一样，讲到这儿便停了下来，低下头去。他头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根白发了。继而他又将头朝田岛先生方向伸了伸，这次一反他那惯用的

关西口音，改用非常标准的口调，缓慢而又柔和地继续了下去，象是要用语气的柔和来打消内容的强硬。

“……哦，这些么，不过都是报界的评论，要说毫无根据，倒也确实是那么回事。总而言之，是因为生岛先生的名声吧，社会上的舆论现在全都集中到了生岛惠美这一个名演员的演技上了。这点，作为本公司来讲，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因为我们还是以上座率为主么，这对剧院来讲是生死悠关的。有些情况，我也不太好讲，报纸上最近所报道的生岛惠美的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来，与郎涅夫斯卡雅的性格和处境都十分相似。社会舆论、角色的特点、再加上生岛先生的功力，这三者合在一起了。为此，我们考虑，是不是能请生岛先生出演主角。当然，如果田岛先生和蔷薇剧团的领导们能采纳这一建议的话。如那样的话，本公司将再次放宽期限，并竭尽全力，负责把公演的宣传广告及其它舆论方面的工作做好。这就是我们公司董事会的结论。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也觉得比较棘手，大鸟已经在演了，而且无论资历、年龄都在生岛之上……。”

“草壁先生，这件事情无法答应。在公演期间，撤下一个在演技上没有特殊毛病的演员，让一个对自己极不负责任去替代她，这在我们团里是前所未有的。再说，凭我一个表演艺术家的良心……。”田岛先生的声音很尖，语速很快，象是决了堤的潮水，一口气讲到“良心”两字时，声音都有点悲怆了。他突然停了下来，象是在控制自己，然后又猛地吸了两口气，使自己平静了下来，接着说了下去：

“那样做的话，整个剧团就无法领导了。前一阵子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亏损，这我清楚。不过，从明天起，生岛就要登台演

出了，再说这出戏，您们也都清楚吧，没有一个特定的主要人物，也可以说是木下，那个最后留在屋里的扮老佣人的是主角。按我的观点来讲，就是让山田将现在演的瓦里雅这一角色还给生岛，这也是相当困难的，得把好不容易才搞好的舞台气氛作全面的调整，今天散场后，全体人员还得全留下来，重新排练一次呢。对于这些，还希望贵公司多加谅解呢！”

富士导演松开交叉在胸前的双手，挺了挺身子，象是要开口说话，但最终没启开口，又原封不动地靠回到椅子背上去了。草壁直起腰来，弯了弯手腕，用双手夹住自己那瘦长的脸颊，沉思了一会儿后，又开腔了。

“喔，原来如此。不过，我也觉得这件事相当伤脑筋，看来当初的担心确实没错。”

草壁总管接着又将他那细长的胳膊弯了起来，叠在胸前。田岛先生仍直挺个身子坐在那儿，没有丝毫松懈之意，象是在告诫自己，这老总管的柔和战术并没有就此结束。他支起食指，离烟灰缸远远地，朝那儿掸了一下烟卷，没中，烟灰掉在了烟灰缸外面。

我感情上起伏很大，刚才激动得头晕眼花，连方向都辨不清了，现在又精力高度集中，让田岛先生坐着的姿势给吸住了。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这么个形象，为创立一种新颖戏剧，在简陋的小剧场中，坚持不懈地奋斗了十五年，现在尽管忍气吞声地原谅了我对他的背叛行为，但对商业剧院那残酷的营利、噱头主义，却仍坚守在最后一条防线上抗争着。对这个人，我曾崇拜过、信奉过，并且热恋过，最后我又背叛了他。一连串的反省之念在我周身上下奔腾着。现在，只要给我哪怕是一丁点儿借口，我立即会

放声嚎啕大哭。我只觉得身子僵硬，死命地控制着自己，不让感情爆发。最后，草壁表示暂且收回那一提案，整个谈话便告结束了。当我同他们一起从那房间里走出来后，身心一下子轻松了下来，就在这个当儿，我感到有个娇滴滴的声音在我耳边私语道：田岛先生允许我归团，也许是出于他对我的眷爱呢，只不过是用败给草壁的商业主义这一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2

第二天清晨，各家报纸都报导了我重新回到蔷薇剧团的消息.其中版面最大的,是一家三流报——B报。B报用大号铅字，排出通栏标题——《女演员生岛惠美遭某党监禁》。看到这条标题，我大吃一惊，并且想起了昨天我们在舞台上排练时，有好几个新闻记者到过后台，田岛先生没允许我离开舞台，由草壁先生负责接待了这些记者。我将B报展开，摊在桌子上，准备仔细看一下。只见头版下方的广告栏中，登了一大幅我的照片，边上用粗体字写道：“今晚起生岛惠美登台、《樱桃园》预售券即将告罄。”这要比首场公演时的那条广告大上两倍。在我看来这条广告完全是为我一个人的,这样的尺寸也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我急急忙忙地看起那条消息来。

“生岛惠美出于好意，为了支援与自己一起参加《火鸟》摄制的党员长沼敬一，参加了极左派戏剧团体——S大学戏剧研究会的《新版父亲归来》的演出。当然,对于该戏剧研究会的政治背景等，生岛惠美是一无所知的。该剧团的领导人江上是半年前

袭击警察亭事件嫌疑犯，在演出的那天被当场逮捕。长沼及其他二名同伙也因妨碍执行公务罪而遭拘捕。根据该党争取民众的方针，他们决定将著名女演员生岛惠美拉入自己的阵营，以牧田梅子为囮子，以开展要求释放长沼的运动为借口，与生岛惠美一直保持着接触。正好在蔷薇剧团要在大都剧院首场公演《樱桃园》的前一天，获释出狱的长沼和牧田一起将生岛诱至近郊一小旅馆内。两人监视着她，将她禁闭了四天，并强迫她加入自己的剧团。第四天，生岛见他们监视略有松懈便瞅了个空子给大都剧院的山田芳子挂了个电话，但还没来得及说明自己现在被监禁的场所，电话就被掐断了。正在千方百计地四下寻找的剧场方面，立即派人，找到了那一旅馆，草壁总管与《火鸟》的导演富士先生及飞鸟荣之助随即赶到现场。在长沼等人正准备改变秘密监禁场所，将生岛转移出去的千钧一发之际，将她营救了出来。连日的监禁使生岛惠美身心颇为疲惫，但仍预定明日起登台演出。”

我认为这条报道，是某个想保护我、攻击阿敬他们组织的人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这条报道中没有提到肉体上的污辱，这是一般人们在听到女人遭监禁后马上会联想起的，大概是让谁给彻底删掉了吧。想到这里，我觉得舒了口气，其它的暂且放一放吧，我又打开了另一份F报。F报的标题是《生岛惠美出奔之真相》，并刊登了二张照片：一张是一家叫云雀的小旅馆的门前全景照，另一张是我昨天晚上排练时坐在舞台边道具上的照。也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照的，另外还附了一张阿敬的小圆照。我看起了文章。

“生岛惠美和大学左翼戏剧团的长沼敬一一起出走私奔了。从S大学戏剧研究会事件前后起，生岛对田岛有美那大正式话剧

思想开始产生怀疑，这些本报已经进行过详细报道了。这一怀疑，急剧地变为对拘留在狱的长沼敬一的眷恋。此番出奔之举，我们可将之看为是女知识分子的苦恼、艺术家改造的痛苦和中年女性爱欲之烦恼的综合。出奔了后的生岛惠美，为什么最终又回到了田岛有美的身边呢？本报是这样认为的，身为英国巨贾的私生子，她从小就生长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之中，虽然能为左派戏剧活动所打动，但最终是无法同路而行的。这就是她此次出奔的真正原因。这完全是桩丑事，是生岛惠美自己干出来的。对于这么个生岛惠美，大都剧院不惜一切手段，到处搜寻，并最后将她强行带回。对此，本报已掌握有充分的证据。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大都剧院总管草壁先生是这样说的："总而言之，艺术家如同一把乐器，得细心摆弄，否则，就会发出意想不到的怪音来。不管怎么说，乐器总得由高明的演奏家来精心操作。那些宣传都是我策划的？没那么回事。演出的上座率高了？那主要是生岛的实力。临时替代生岛扮演瓦里雅而一举成名的山田芳子说，总而言之，生岛惠美能平安归来，对我来讲，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田岛先生也会因此而放心的。山田芳子不愧是个演员啊。该剧团某成员（他要求本报不要公开名字）说，惠美这次事件，对我们蔷薇剧团是一个警报，警告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对剧团的方针从根本上进行改革的时候了。我们希望这一事件能够成为对本剧团进行改革的一个转机。"

我的目光在铅字上飞快地扫过，根本无法理解其中含义，只觉得有种不祥的恐怖感在心底不断地增大。但是，我没有时间去细想，必须抓紧看下去。

接着是文学、戏剧报道有传统的R报。R报在学艺版上用了

很大的版面，专门报道此事。“新版女演员归来。前不久因协助S大学戏剧研究会演出左翼剧——《新版父亲归来》而闹得满城风雨的生岛惠美，终于从情人长沼敬一处回到了昔日恩师——田岛身边。将生岛惠美培养成今天这么个名演员的导师兼情人田岛亦有自己的苦衷。他的苦衷就在于要同意这一背叛了自己的弟子归来，由此，再利用生岛惠美的名气来挽回正在大都剧院公演中的《樱桃园》的低上座率。要做到这点，田岛先生就必须置个人私情于不顾。然而，就算对这个问题，田岛有美先生能够在个人感情上处理好的话，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尚未解决的难题。生岛惠美并不象社会舆论所说的那样，是个什么具有高超演技的演员。她只是个性格演员，再加上她那与日本人不同的混血儿容姿、从小就睡床而培养起来的富有弹性的肉体，褐色头发、微微发蓝的眼睛等外表，使得她能在话剧舞台上享有名声。也正是由于话剧的舞台表演需要这些特征，社会舆论便认为她是最具体地体现了田岛先生理论的演员。而事实与此恰恰相反，只要看一下田岛理论的另几个具体体现者潮田信吾、大鸟宗子及其他演员，看一下他们的演技是如何停止不前，就可以知道田岛理论已经进入了死胡同。而生岛惠美出走后的蔷薇剧团，一下子失去了生气，以至让演轻喜剧出身的山田芳子那样轻率浮浅的艺术也上了台。这些不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吗？！迄今为止人们一直把生岛惠美那凭借自己容貌和个性所获得的个人成功，错误地理解为是田岛理论的成功。但是，现在生岛惠美的思想渐渐地向左倾了，尤其是在《新版父亲归来》的演出中，她的演技一反常态，既粗犷、直露又狂热。与田岛有美理论的矛盾，今后将会更进一步地暴露出来。这就是蔷薇剧团问题的核心。这一不同性质人物的大杂烩，

到底能维持到什么时候，今后我们仍将拭目以待。P”

最后一张是U报，我打开一看，发觉关于此事的消息，报道一条也没有，觉得有些失望，便将它重新叠了起来。边折叠、边想，应该将刚才那几份报上的报道，与自己的情况再作一下对照，看那些与我的情况，到底都有哪些出入？与S大学事件以来的事实经过又有哪些不符？这三条报道中，哪一条最接近事实？其中哪篇报道，（没有整篇的，部分的也行，）写的确实是我的真实情况，切中要害的？左思右想，我认为还是最后那篇，即R报学艺版上的报道，是属于有批评能力的，大抵上了解真情的记者写的。但是，我在《新版父亲归来》中所采取的粗犷、直露、狂热的演技，那纯粹是为了迎合戏剧研究会那帮人的蹩脚演技，仅此而已嘛！这种评论文章就是浅薄，总好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描写得煞有介事，并硬套上理论。这样一来，倒使我俨然成了一个具有特别明显性格和思想的女人了。使我感到有一种压力，强制我必须要成为那样的女人，并不得不按评论中所写的那样去行动。对此，我用一种奇怪的心情，反复地考虑着。

我想笑了，但又马上觉得不能笑，便用力屏住两颊，将它压了下去。不过，对了，我发觉在蔷薇剧团中，我所应采取的态度，那就是如那报纸上的报道中所写，应与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产生共鸣。我要处处以这样的女人自居，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遭受监禁这一表现方法，会令人从女人的肉体联想到一些下流行为，但靠了他们思想的纯洁，使我免受那种不明之耻；对田岛先生的背叛，也应其中的“思想的必然性”而彻底得以解脱，并且还掩盖了我那沉湎于色欲的丑态；对美貌少年郎阿敬的勾引，也因此而得以开脱，那实际上是富士导演用喇叭筒所指示的

动作的再现和继续，没有什么值得害羞的。在蔷薇剧团中，我必须对田岛先生的表演理论表示不满。不是因为好色，而必须是因为受了阿敬——参加电影制片厂工潮、演政治色彩浓厚的《新版父亲归来》的人的思想影响，对这一思想倾倒。并且，我必须不辜负阿德他们那伙人那天对我的呼唤，那一声音，在他们心头积压了多久啊！负责舞台效果的阿德，就是在那篇报道中以该剧团某一成员形式出现的人物。

这样一来，今后我在剧团中，又可以有自己的形象了。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演戏了。这不太好了嘛！猛地我想起已是该出门的时间了，便站了起来。这时，只感到那站起来的身子是轻飘飘的，有一种腾云驾雾之感，好象不是从前的我了。这就是我吗？就是那个撇下阿敬，和草壁总管、富士一起坐小车逃回来的我吗？阿敬曾骂我是"婊子"，在他眼里看来，我只不过是个背叛了他爱情和思想的人，是个以名气和地位为唯一生存意义的、没有骨气的软蛋，将自己出卖给了商业主义剧院。在阿敬和那位有双银铃般大眼、气喘吁吁的牧田等人心目中，我只不过是个卖艺的、是一个商业主义剧场的奴隶。

我一下子感到自己身体的份量全没了。从正面看，我是有鼻子有眼的；可从后面看，我只是一个用纸糊的面具，光溜溜的，除了瘪坑以外，什么也没有。不过……，我边朝三面镜处走着，边对自己说，我只要保持缄默，象往常一样就可以了。至于报纸上的那些报道，人们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与我是毫无关系的了。他们愿意怎么理解，难道还要我负责吗？！边思考着，我边迈出了步子。我觉得世界上是有上帝的，他管着我，也管着这一房间，总管着世间万物，而真理也是由他决定的。但眼下的我，

却完全脱离了那一真理。离开那一真理后，我是根本无法生存下去的。一阵恐怖心理象一道闪电，从我心头掠过。唔！这是什么？我竭力想捕捉住它。但刚才那道闪电般的东西，在袭击了我以后，便立即消失了，无法再找它了，它已经与外界混沌之物混为一体，再也不可能回来。如今的我是太乏味了，而且这一乏味之痛楚又是无法向任何人诉说的。寂寞和凄凉之感持续了一会儿后，我又使自己振作了起来。我感到自己身上的女性回来了。既离开了田岛先生，又离开了阿敬，我太寂寞了。我想，现在哭上两声的话，心里可能会舒服些。可谁知心中已是彻底的空虚，连哭的劲儿都没有了。相反，倒涌起了一阵恶心，想呕吐。

3

阿芳回到了自己那杜尼亚莎的角色，我演瓦里雅，原先演杜尼亚莎的纪伊，又会到只有在舞会中才出场的人群中去了。以前一直只有六成上座率的大都剧院，自打我登台那天起。场场爆满。但是，我总是进不了角色，不时感到，在观众们眼里看来，我肯定不是剧中人瓦里雅，而是活生生的生岛惠美。每当此时，我就想自己失败了，脱离了瓦里雅这一角色。可是，每一幕结束后，总响起一阵掌声，全剧结束时，排山倒海的掌声，几乎要把后台都震塌了。

帷幕一降下，草壁总管就笑盈盈地跑到舞台一边，与我握手。台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并且一阵高过一阵。这是在要求我们谢幕。演出结束后，演员登台与观众见面，这在我们剧

团迄今为止的公演中是从来没有过的，除非是公演的最后一天。在一般的日子里，田岛先生是绝对不允许那么干的，说是除了演戏以外，演员随便出现在观众面前，会破坏整个戏剧的效果。现在，田岛先生身着银灰色西服，双臂环抱在胸前，站在舞台边上。草壁总管朝他那儿望着，田岛先生一脸怒气，双唇紧闭，象是在抵抗着观众们的攻势。我眼帘低垂，尽量不看周围的人，心里暗暗想到，这一呼唤是冲着我的，是在催促我呢。但是，说也奇怪，我并没有为此而感到丝毫高兴，相反感到非常尴尬。掌声越响，就越会使大鸟、潮田、土岐、阿芳、阿叶、木下等人感到讨厌，并且会刺伤田岛先生的心。掌声渐渐稀落了一些。这时，我又一下子觉得不安了起来，我祈祷那掌声再热烈地响一阵，哪怕大家为此而受刺激、我的心因此而受损伤。舞台上，到处都站满了人，都是听到如此般掌声感到吃惊而从后台跑上来的。这中间有实习生纪伊和她的伙伴们，也有负责舞台布景、灯光效果的人，他们有的穿着工作服，有的趿拉着拖鞋，聚集在舞台两侧。掌声稀落了后，他们开始移动了起来，好象是在说，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只有草壁总管一个人，全神贯注地伫立在幕边。他那类似长臂猿似的双臂搭拉在身体两侧，集中了自己舞台生涯的所有经验，侧耳细听着台下掌声的变化。掌声逐渐地减弱下去了，直到每一个掌声都可以辨别得出来时，猛然间又响起了四五下强烈的掌声。在这几声掌声的带动下，又卷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震荡着整个剧院。那四五下掌声，莫不是别有用心的囮子。这一怀疑，象条蛇似的在我心中抬起了头来。这时草壁总管走到田岛先生跟前，讲了几句什么，只见田岛先生略侧着脸，面呈难色，好

象是用十分客气的方式表示出自己拒绝的意志，摇了摇脑袋。但是草壁总管却象根钉子一样，扎在田岛先生面前一动也不动。田岛先生又看了看草壁的脸色，无可奈何地举起了右手，命令演员们站到舞台上去。

当我刚要站到前排从中间往右数的第四个位置，即阿叶的右边时，站在阿叶左边的潮田，一把抓住我的手，将我拖到自己的左边，与正中央的大鸟并肩站在一块。我让潮田和大鸟一左一右地挟在中间了。大鸟好象用眼角扫了我一眼。帷幕揭开了，田岛先生站在舞台侧边，向大伙儿发出信号，示意低头。演员们微笑着，微微地低下头去。这是我们剧团的老规矩了，这次致谢，也和往常完全一样。但是，我却怎么也装不出笑脸来。由报界报道所形成的我的形象，又象潮水般的、迅速地在我脑海里泛起。对这些，观众们肯定是记忆犹新的。被监禁在近郊的旅馆里，不！是背叛了田岛有美后，与年轻的情夫一起私奔的。并且在那儿和情夫一起鬼混了四天、协助学生左翼剧团演出，挨了警察警棍的殴打、虽为左派理论所吸引，但最终不能与之同行、又抛弃了那一情人，现在又回到了站在舞台那侧的、遭自己出卖了的男人——田岛有美的身边，又和以前的同伴一起站在了舞台上，这张脸、这胸脯、这腰身、这手腕……。台下的观众将目光全射向了我。

现在我的身体，被暴露在无数人的眼前，我那表露在自己脸上的心灵，处于赤裸裸的状态，我感到非常难受。仅仅有一点能够为我遮盖的，那就是女佣、老处女瓦里雅的服装和涂饰在她脸上那厚厚一层白粉。凭藉那身打扮，我竭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处于静止状态的瓦里雅。我纹丝不笑，努力睁大眼睛，哪儿也不看，我成了那位俄罗斯姑娘的布娃娃了。

我双目大睁，眼睛连一眨也不眨，耳听掌声，心里暗暗想到，你这个丢人现眼的示众犯。潮田让我站到中间，是对我的讽刺，还是我以前就觉察到的他那好意？就这样，为了商业主义的演出，为了我，田岛先生的理论又崩坏了一块。现在浮在大鸟脸上的，我认为是讥讽之笑，其他人好象也都觉得，如此登台，等于在暴露自己的无能，并且这种毫无意义的欢呼，并不是因为生岛惠美表演技巧高超，而是报界大肆渲染的那一丑闻，观众们是冲着那一丑闻而来的。我想大伙儿一定都在心里这么想着。而且，第二次鼓掌，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煽动下形成的，这点，大伙肯定也察觉到了吧。刚想到这里，巨大的帷幕又重新落了下来。

4

大都剧院的公演日期还没到一半呢，整个演出期间的预售券就被抢购一空了，于是又决定加演一星期。在公演进行期间，主要演员的休息室都被拆散了，这渐渐地给剧团的气氛造成了一些变化。时间还早的话，后台工作人员经常上我这儿来玩，另外，实习生纪伊和她那伙姑娘们也经常来。除了在舞台上外，我和大鸟女士见面的机会明显地减少了。潮田也常常有事无事地跑到我这儿来坐上十来分钟，抽上一支烟。潮田是不跟我讲剧团里的事的。和以前一样，他总给我带来一种安慰，常聊些漫无边际的话，最近哪家茶馆的茶好喝啦，如今艺妓穿的和服，那花纹象古时候姑娘的长衬衣；穿在里面的衣服，逐渐地穿到外面，这好象

是服装历史发展的趋势啦等等。说完抬腿就走。最近我总感到，他好象是在监视着我。在将他送出门后，望着他的背影，我思忖着，他好象在等待着我身边什么事情的发生。这一想法是好几年前就有了，我总感到潮田在爱着我，听说他是个十分疼爱子女，关心自己妻子的人。他原本是个新派剧的老演员，当时收入相当可观，但他仍主动跑到收入微薄的话剧行业来，专门演一些不起眼的花脸丑角。在舞台上时，他随时注意烘托我，他知道我这张四方脸，从正面看上去不好看，完全侧面的话，腮帮子又太显眼，所以一直注意让我侧斜着面向观众。在长沼的事发生后，整个剧团里只有他一个人，对我的态度丝毫没变。不过，近几天来，我总隐约地感到，他好象一直在我周围窥视着。

变化最大的要数阿德他们那帮舞台美工了。经常三三两两地跑到我这儿来，一会儿说是烟卷没了，一会儿又问有没有好吃的。有一天，阿德穿着那件手肘处破了的黄褐色工装，一个人跑了进来，站在那儿，拿了我一支烟，边点火边说：

"听说进入加演后，惠美，你演郎涅夫斯卡雅夫人了，真的吗？"

我听了一愣，故意装出十分惊讶的神色，警惕地问到：

"你是听谁说的？那种没根没影的事。"

"哟！你脸色别那么吓人好嘛，没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说着，他笑了起来。"其实么，那件事，大伙儿都知道了，上次草壁老头要让你演郎涅夫斯卡雅夫人的事。那太好了，从巴黎回来，我的房子、我的院子、我的孩子们……。"

"这小子，真狂！想用这种话来唬我，哼，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该不是做梦梦到的吧。"

"嗬！真顽固，装得可真象！我么，你尽管放心，是站在你们一边的。"

"你们一边，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那边的，全都属于这一边，这不是我们日本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了嘛！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我盯着阿德的脸看。这位二十五岁的光棍汉，看上去很结实，脸不太干净，稀稀拉拉地长着点胡子。阿德也半开玩笑半挑逗似地看着我的眼睛。忽然，他的目光动了起来，往下移到了我胸前，在那儿停了一会儿，然后就转向墙壁了。这是男性们在意识到我身体时的目光。哦！这家伙也是个汉子呢。但现在顾不上这些了，我更急切地想知道的是，剧团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喂，讲给我听听吧，你不会光是为了抽我的烟而到此地来的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可还蒙在鼓里呢。"

"看，把自己的事隐瞒得严严实实的，净盘问别人，你也逼得太急了吧。潮田长老没说什么吗？"

"潮田？他可什么都没跟我说。"我眨了一下眼睛，但却是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那好吧，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的蔷薇剧团正处在分裂边缘。对这一问题，以前田岛先生从没感觉到过吗？他自己埋下的定时炸弹，快到了爆炸的时刻了。"

我刚要张口说话，阿德又从我烟盒中抽出二支烟，向我道了个谢，说了声"回见"，就从我房间里走了出去。我只感到胸口跳得厉害。对了，不是我在避开大鸟，而是大鸟女士有意在回避我，所以才造成了这么个除了在舞台上以外，在其它地方根本不照面的局面。另外，潮田的举动，纪伊她们、阿德他们还有我。那么，

不是我们的人，就是大鸟女士、阿叶还有潮田的冤家对头——土岐、高泽以及这次为演《樱桃园》而从电影界临时回来的飞鸟、福村、阿芳了。阿芳最近也一直没和我见面。如果阿芳也是“那边”的人的话，那么，在这一舞台上的人几乎悉数尽是那一边的了。那样一来，岂不是要将我撵出去了么。只有潮田一人，他既喜欢我，地位又稳固，所以才很照顾我，仅此而已。阿德呢，他人微言轻，没有责任感，因而会在形式上很伤感地同情我。我感到自己的脸色在发青。他们那样地对待我，其理由是再充分没有了。再说，要想把超越过自己的东西绊倒、踩碎的话，那么什么理论都使得上，什么样的联盟，一时都可以实现。对于文艺界中的这一力量，我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

田岛先生怎么样呢？每天演出结束后，我都早早离开，尽量避免与大伙儿一块出来，并且竭力躲避着田岛先生，免得与他碰到一块。对了，如此下去的话，肯定要出大乱子的。

那天结束了后，我留下来观察了一下。从大化妆室前走过，回到自己房间后，又重新来到走廊上，去看那些正在收拾舞台的人，我装出一副象是丢失了什么东西的样子似的，东张西望着。大伙儿都很忙，想尽快地把工作都干完，也有二三个人回去的，但没有看见有什么人聚在一起商量什么的。也许是看到我在这儿转游，大家都逃掉了吧。忽然我感到自己心中充满了女人那卑劣的忌妒之念。我觉得自己太卑贱了，便朝后台出口处走去。外面的凉风一阵比一阵紧，出口处昏昏暗暗地亮着一盏灯。地狱之门在我面前敞开。再过几天公演就要结束，草壁也就将我利用完了。回到简陋的小剧场后，对蔷薇剧团来讲，象我这么个用自己的经历来招揽观众的女演员，肯定是个累赘。我弯下腰去往脚上套鞋

子，这一姿势象是在遭到什么东西痛击后，被挤压得变形的形状。

这时袭上我心头的，是一种十分具体的恐惧，这对我来讲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事情很简单，那就是我将被从蔷薇剧团中撵出去。这类事情，在文艺界里是司空见惯的了，一个女演员从自己的剧团里被踢了出来，就是在世人眼里也是屡见不鲜的。就是在被赶出来后，我那已故的父亲给我留下的那笔钱，只要能定期地从英国汇来，在生活上我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再说，也肯定会进别的剧团。

大鸟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意，既阴湿又长久，每碰到一次，都会破裂我和田岛先生的关系。一想到这两点，可能还是被撵出来的好些，心情舒坦些。只要我想干，眼下活儿有的是，拍电影也行，上广播电台也可以。

然而，要我自己主动地退出蔷薇剧团，那是实在办不到的。离开蔷薇剧团之后的我，一想到这里，就感到十分可怕，象是有种说不出的身败名裂之感在威胁着自己。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发生，这对我来讲，简直就如同是整个世界的灭亡。在我心中又涌起了一种执著，那是个培养了我的剧团，我在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除此之外，无法用其它理由来说明了。剧场外面有一条昏暗的小路，直通向大道的。我走在那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上，不断地思索着。要想摆脱这一可怕的灭顶之灾，唯一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重新再去获得田岛先生。天上下起牛毛细雨来了。剧院外面安有一排彩灯，有五六羽黑色的飞蛾在彩灯周围飞舞着。在这个季节里已经不该有飞蛾了。它们飞着、扑着，不断重复地画着弧圈，显得十分焦躁。我仰着脸，望着飞蛾那不断扑腾着

的翅膀，心中暗暗想道：我无论如何都得将田岛先生抓到手。我只感到浑身上下的肌肉都象是鼓了起来。

平日里我都是叫出租汽车回去的，今天也不叫了，在宽阔的大街上的人行道上走了起来。路两边的商店都开始关门了。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感到自己身体内部产生了一种野兽般的饥饿感，那是迄今为止所从来没有过的事。我不顾自己的伤口，也不问猎物的大小，冒着失败的危险，为了生存，使尽了全身力气，我将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以前淤积在我心头的各种担心、踌躇、恐怖等，与我眼下非干不可的事相比较，简直轻薄得如同烟尘。我一下子想起了许多许多；那占据了我整个心房，驱使我行动，使我感到羞耻，并将这一切又全掩盖了起来，让我装模作样地在人们心目中占有地位的刺激我神经的东西；长沼敬一的脸蛋、腹部以及我曾抚摸过的脊梁和那圆滚滚的臀部，还有他嘴里的味道；我的呻吟、我的笑声、在旅馆床上喝的咖啡、挨警察打过后的脸、报上的消息、看守所、报纸上的报道、照片、脱离了正义和事实的恐惧感、虚幻感以及我那鹤立鸡群的亮相……。这些都是我干也可以，不干也无所谓的事，不一定非我不可，其他人也同样可以干的。不，不对吧，那些事对我来讲，是不可能不干的。为了这些，现在我要被从这一剧团撵出来了。我所感到的那个自己将失去生存之根本的恐怖心理，正是由此而产生的。为了消除这一恐惧，我必须在自己与田岛先生之间，创造出与那些事没有发生之前相同的状态。

我觉得自己的这一决心，是在跳越过许多东西之后才作出的。礼节、面子、心灵上的创伤、演员、艺人的骄傲、良心的责备、廉耻等等。我现在是将这些东西全都一股脑儿地抛弃了。这

些破烂，哼！现在没有也过得去。我对自己的力量十分自信，相信作为一个女性，我还完全有力量将田岛先生俘虏过来。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现在还考虑那些什么羞耻、良心的话，那么肯定就办不成此事。

走到桥上，我停下了脚步。早晚我要去见田岛先生的话，为什么今天晚上不可以呢？明天我可能又会改变主意。别人的闲话、流长飞短、顾虑等，这些会束缚我吗？我在桥上伫立了一会儿。田岛先生就住在那儿，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小旅馆，折回到剧院后，再往前走一点儿的一条小胡同里。我来了个向后转，我的脚以十分坚定的步伐，将我朝剧院方向送去。越来越近了，我想着，马上就要到了。这时，我只觉得那些被我抹煞了的，遗弃在身后的东西，又象懦弱无力的鬼魂，以模糊的身姿，将我围了起来。我被包围在中间、十分冷静地、警惕地护卫着自己，将自己控制在最大的安全圈内。突然，有一个念头打我脑海里闪过，我这样执拗地保卫着自己的姿势，不和我母亲一样吗？！在大正末年（1925～1926年左右）让洋人纳为妾室，她以前曾结过一次婚，后来离了婚，一个人拖着个女儿，住在那洋人为她造的西式洋房内，不久又生下了个混血儿。当那男人要回国去时，她死缠住不放，并声称如不带她去，她就一个人随后赶去。麦克卡拉先生等人居间调停，并负责保证我们的生活，但是母亲没有相信那些英国人，说他们都是我父亲的朋友，并扬言要自杀，最后终于坚持让他留下这幢西洋式房子，正金银行的存款，除此之外，还为自己和女儿设立了终生年金。在我童年时期，妈妈就一天天这样地过着，戴了副眼镜，缝补着袜子，安安静静的。一个老式的日本妇女——母亲她同耻辱搏斗了一生，现在又轮到我了，我要象她那样

……。

我在剧院前面横穿过电车道，走进了那条漆黑的窄胡同。一进胡同口，就看到右手前方挂着的吊灯，没走五六步就到那门前了，只见大门紧闭着，我伸手揿了揿门铃，从里面出来了睡眼朦胧的中年男仆，一听我说找田岛先生，便满腹狐疑地对我上下打量了起来。我补充道："我是蔷薇剧团的惠美。"他一听，马上露出了笑脸，小声地告诉我说："田岛先生还没睡呢。"我告诉他不用去通报了，便让他在头里带路，上了二楼。入睡了的人，都将鞋子放到门外的走廊上。男仆敲了敲左边的那扇门，只听得里面应了一声，他将门打开，我一下子钻了进去。

这是间狭小的单人客房，有一扇窗户，屋子里除了一张床外，还有一张供读书写字用的小桌子。田岛先生穿着睡衣，正在看报呢，这件睡衣，就是在我家过夜时穿的那件。他眼睛往上一翻，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将眼睛睁得大大的。屋子里有两把椅子，我在靠近田岛先生身边的那一把上坐了下来，这儿一伸手就能够到田岛先生。学着日本妇女的样子，我从头发上取下夹子，脱下黑色船型帽，完了就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于是我恢复到了二十多天前的女人，我曾用身体接触过这个男人，然后又将这一身体委付于其他男人，现在这个女人又回到了这儿。

"怎么了？"田岛先生终于开口了，象是再也无法忍受我那露骨的感情。怎么办？我该如何是好呢？我内心万分焦急，只觉得眼珠子在低垂的眼皮下骨碌碌地直转，再这么磨蹭下去，可就要错过机会了。我原本是在一种紧迫感的驱使下，才不加思索地闯到这儿来的。现在，我本能地将这一紧迫的感觉转换成哭泣，将自己解放了出来。

“请原谅我吧，我是个坏女人。”

说着，我放声地哭了起来。太平凡了，太平凡了。不过，越是平凡才越能显示出真实嘛！开始哭时，我脑子里忽闪了一下。“我，我……！”我泣不成声了。这样一来，平日里一直在刺激着我，折磨着我的那些影子般的东西，便纷拥而至，到泪水中来寻求解脱来了，我用现实的感觉使得那些痛苦得以发挥，将它们接二连三地全都变换成泪水。我真想大叫一声，“我好苦啊！”但我却将它压了下去，抽噎了起来。我集中精力，一个劲地只管哭，一直哭到最后，竟产生了这么个想法，我觉得自己是个坏女人，怎么能怀着那么个企图到田岛先生这儿来呢。的确的，如此的痛哭，产生出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使我的心情变得诚恳起来了。一直哭到该哭的因素全部哭完后，我才停了下来。哭完后，我感到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快乐，简直令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要比到这儿来更有必要。并且，我感到，在我哭的时候，田岛先生一直默默地在边上看着我。我甚至对此都感到可以谅解，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我抬起头来，正面望着田岛先生，眼睫毛上还闪着泪花呢，但我也不顾了，随之又莞尔一笑。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挂着泪花的笑脸是十分迷人的。我嘴唇一撇一撇地开始讲话了。

“这下我心里舒坦多了。”

我几乎快放弃自己来此地的目的，觉得完全可以与他就这样分手，退出这个剧团。但是，感觉归感觉，心里还是在考虑，如果这样诚恳都打动不了他的话，那么，其它什么手段用上去都不会奏效了。帽子和手提包都扔在床上，我朝床边侧了侧身子，从手提包里取出了化妆用品，用小手镜子照着脸，开始整修起被泪水

破坏了的化妆来。往脸上扑粉是得用力拍的，不拍白粉就出不来，但是我知道，这时如果拍一下的话，就会将刚才的一切全都破坏掉，便横搽一下，竖抹一下，好不容易才修整完毕。然后，连看都不朝田岛先生那儿看一眼，迅速地抓起帽子，戴到了头上。

这时，我觉得有个声音在我耳边呫嗫着：正格的从现在开始！田岛先生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子。这是自我踏进这间屋子后，他做出的唯一的一个反应。我知道这表现了他内心的不安，这个女人接下去将要干什么，谁都猜不透她。戴完帽子，我又站了起来，在抬腿开步之前，我故意打乱自己的重心，摇摇晃晃的十分不稳定。在我还没走到门口时，田岛先生开腔了。

“等一等！你是不是听到谁说些什么了？”

我没有理睬他，而是默默地将手搭到了门把手上。只听得背后响了一声，田岛先生站起来了，我急忙扭锁开门。当我半边身子刚探到走廊上时，右手让他给捉住了，被拽回房里。我抵抗着，双手死死抓住门把手不放。

这时我几乎是一本正经地在抵抗着他，也许是因为我已经确信自己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了，或许是这个男人突然接触到我，使我感到十分可怕。到底为什么，我自己也分辨不清。田岛先生一把将我拦腰抱起，横着扔到床上，门被关上了。我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双手捂着脸，帽子掉了，裙子也被撩了起来，一条大腿露在外面。

“谁跟你说些什么了？”

我表示听到了，又摇了摇头，示意不是为此而来的。

“那么，怎么回事呢？”

“我，我心里实在太难受了。”我手捂着脸，说了一句。

“唔，什么？”

田岛先生弯下腰来，将手放在我头发上，轻轻地将我的头朝边上拨了一下，想将我的手从脸上拿掉。这时他的脑袋就在我脸上方，我松开了捂住脸的手，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了他的头。

“我心里太难受了。”

我将他的脑袋抱到自己胸前，在他耳边呫嚅了一句。他的手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绕到了我背上。于是，我觉悟到，眼下将要开始的事，与事件发生以前的，形式虽然一样，但性质却截然不同。当我们俩，以配合默契的习惯动作开始行动时，我才醒悟过来，我们完全是为了别的目的，在利用人类的这一行为而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痛恨自己太浅薄，太可恶了，不过，他呢？田岛先生现在呢？我转而考虑到，可能他现在也认识到了，要想在公演期间让我驯驯服服，不再惹事生非的话，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没错，肯定是这样的。想着想着，我合上了眼睛。

我和田岛先生约好隔天见一次面。我没有将剧团的事，也没有将阿德讲的话告诉他。不过，不能在这儿相会，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在我家里。这点我俩都同意了。我们确定了一个十分安全的地点，保险不会让剧团的人发觉。一个小时后，我离开旅馆，回到了家中。

5

第二天，我尽量想避开阿德他们，直到快开演时才出门，并

且还在半路上让司机停下车，买了一大条香烟，放在房间里。演出结束后，到后台去转一圈，给大伙儿每人发一支烟，这已经成了我每天工作的一部分。

我开始感到自己破碎了的，正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无法象过去一样，用一个身体、一个心灵去高兴、去悲痛了。每看到一个人时，我都会变换自己的态度。每遇到一个人，我首先会想，这个人对我有什么要求，他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并且，只要是我能够做到的，我都会毫不吝惜地去做，如用金钱就能解决，那就是上上大吉。

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呢？为什么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就把自己给抛弃了呢？我寻思着，并且找到了答案。在现实生活中，我也象在舞台上一样，只是在那一段时间内遵守着协定，听从指挥。另外，在舞台上表演时，我觉得自己是空前的自由、舒畅。有一天晚上，我下场后，站在帷幕边上的潮田，目光炯炯地盯着我，小声对我说："惠美，你现在真正成为一个出色的女演员了，和以前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感到一阵激动，真想把所有的一切全倾诉给他。但是，这时也有个声音在我耳边窃窃私语道：讲真话？哼，那种诚意在你身上已不复存在了。你越是当真，也就越出卖人。我感到很伤心，连对潮田都说不得心里话了。我心想，我肯定会让这个人吃苦头的吗？脸上却带着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微笑，回答他说：

"谢谢您，潮田先生，多亏了您，我终于感到自己明白了点什么叫艺术。"

我眼睛里浮现出一层泪花。这眼泪不是苦涩的，而是非常爽快

的。原来那个痛苦的、难以打动的那个我，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只要一见到有类似的东西即将出现时，我马上会一扭身，摇身一变从第三者的角度来观察我以前的自我。

不过，只有在晚上与田岛先生幽会时，我才感到十分紧张。我知道女人在失败后是很心虚的，并且掌握了与此相应的娴雅，籍此将自己的内心紧紧地包裹起来。我很注意田岛先生的内衣内裤及日常用品，常常到外面去采购些，并让商店的人直接送到旅馆去。我表面上装得很自然，象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剧团要分裂的事。一天晚上，我在田岛先生耳边喃喃地说道：

"我是先生您一手栽培起来的。直到最近，我才终于感到自己开始理解自己的艺术了。前不久，我还一直以为艺术是禁锢自己的东西，为之感到十分苦恼呢。不过，现在好了，已经不那么想了。最近，我一直按先生您的理论在表演吧？"

"是啊！你变得真快。你这个人虽然冷酷，可是又有不少不错的地方，比以前长进多了。"

"不过，这样一来，有些评论家们，一下子又都讲起我坏话来了。"

我举出一个有名的评论家，说我想用东方式的淡泊情调来演话剧，对我进行了非难。说完笑了起来。

"他们那号人是狗屁不通。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演出十分激烈的情调来，就象那天晚上一样。"说着，田岛先生也笑了起来。

"哎呀！你真坏，不是那么回事！"说着，我将脑袋埋到了田岛先生的怀里。我和田岛先生之间的和解，看来象是真的成功了。

七　蔷薇剧团

我和田岛先生言归于好了.但这件事，我对谁都没说.无论是田岛先生也好，我也好，在那么个重大事件后，竟能如此简单地言归于好，这对我们来讲，并非是什么光彩之事。田岛先生仍和以前一样，在大都剧院前面的京屋饭店租了一套房间。与我幽会的地点，选中了高轮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剧团里根本没有一个人会觉察到。我呢，我也放心了，如果万一真发生了阿德所说的那种事，剧团发生分裂的话，我是不会被蔷薇剧团撵出去的了。

再过三天，加演的日期也要满了。这天，阿德还是一副老模样，留着稀疏的胡子，脸色苍白，穿了件带补钉的工作服，出现在我的休息室里。

“怎么，又闹烟荒了？”

我正面对镜子坐着，也没回头，手朝后，将一盒烟从肩上递了过去。

“嗯，香烟当然是断了，不过……。”说着，阿德在我背后，将一只白色四方信封扔在了满是化妆白粉、雪花膏的梳妆台上。

“噫，这是什么？”

我拿起信封，翻过来看了一下，上面连收信人的姓名都没有。

“这是什么东西？”说着，我感到一阵不安涌上心头，发生什么事了？我想起了上次阿德曾告诉我的话，“我们剧团已到了分裂的边缘。”

“这种信，是来拉我一起参加造反的吧……”这句话已经冲到喉咙口了，我又使了使劲，将它咽了下去。

“阿德，”我右手捏着眉笔，转过身来对他说，“你是想给我下情书吧？你看，这封信，既没有收信人的姓名，又没有发信人的姓名。我才不收这种信呢。”

阿德正要往外走，我一下子把信塞到他鼻子底下。

“哎呀，哎呀！惠美，生岛先生，别说这种话了，本人也委实不知呀！你放心，我决不会因交给你这封信，日后跟你找什么碴的，你就收下了吧。”

阿德向前伸出双手，然后逐渐朝后退去。

“在工作场所，我不愿意考虑除手上工作以外的事，更不愿策划什么。只要人在剧院，我就一门心思只听从工作指挥者的。”

阿德脸色没有一点血色，他做了个很滑稽的动作，伸出双手，将我交出的那封信推还给我，而脸上的表情却很严肃，和手上的动作不一样，在思考着我的话。

这肯定是个整田岛先生的计划。我不愿意成为那一组织的成员，负什么责任，但却很想看看其中到底写了些什么。

“行吗？我不告诉任何人，但也不承担什么义务。”

“行！”阿德用严肃而又冷静的口吻回答了我一句，然后又紧盯住我的脸看。我和阿德从来没这么严肃地谈过话呢。但是两人之间相互非常信赖。我说，我保证不泄密，但也保证不参加。阿德也同意了，说完他就走了。

我拙手笨脚地将那坚硬的信封扯开，心急火燎地抽出信笺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明天上午十点，希望在新桥车站前面的爱尔莎与您见面。敬。”啊！是阿敬写来的。阿敬的字，我是从来没见过，这也可能不是阿敬写的，但我却并没有丝毫怀疑。我觉得心跳得很快，爱尔莎、爱尔莎，我将这短短不足两行字的信又重新看了一遍，确认了之后，便将它塞进放演出道具用的小手提箱里，接着便沉思了起来。对了，肯定就是那家咖啡馆，就是我把阿敬带到过堂海岸去的中途，曾经顺路进去坐过一会儿的那家。想到这里，只觉得眼前又浮现出了那家小咖啡馆的上下开启窗。我觉得有股甘甜的东西流入心田，将方才那仅有的一丝不安给冲消了。现在只剩下这么个疑问，阿敬给我的信，为什么会通过阿德的手转交？

忽然，走廊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声，离开场只有五分钟了。我急急忙忙地换上演出服，从房间里跑了出去。一边走一边想，这么个谜，我所担心的事，等以后再好好地归纳起来加以考虑吧。不过，仅仅是阿敬说想要在那家店里见我，就使得我如此心猿意马了，我感到很兴奋，简直无法使自己定下心来，仔细地将自己周围的东西再检查一遍，我对自己说，要沉住气，冷静点。但是我感到，都是由于那封不足两行字的短信，使得周围的速度，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没有变的只有我，我还是按老样子，在大都剧院宽大的舞台上，扮演着瓦里雅，其他的人一下子全变了，变得磨磨蹭蹭的了，大鸟也好，潮田也好，都在舞台

上磨洋工。我们整个团的人都在台上，用那干燥无味、拐弯抹角的口吻，笨拙地模仿着十九世纪俄罗斯人的死骸。我感到真正具有生存意义的生命之火，现在正在呼唤着我，我必须在那火焰中得到燃烧，并在灰烬中获得新生，要象永生不死的火鸟，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熊熊烈火之中而后再得以新生。

对于隐瞒自己的事，我是很有自信的，绝对不会在脸上流露出丝毫迹象。我紧紧地把持住自己的外形，做到不在举止行动上流露出半点情感。但是在散场后，我坐出租汽车回家途中，我渐渐地清醒过来了。当然，在这之前我一直自以为是很镇静的，但事实上还是有点兴奋。我将此事从头到尾重新思考了一番，觉得我今天唯一露出了一个绽，那就是在跟阿德讲话时，讲了一句"只要人在剧院，我就一门心思只听从工作指挥者的。"听了这句话后，阿德的脸色一下子严峻了起来。我象是在拣挑干鱼似的，将这句话里里外外彻底地检查了一番。不过，那句话，已经那以一形式，在那个场合交给阿德了，已经无法再作修改了。那句话，冲出我嘴时的意思应为，不论你们如何折腾，我是不会和你们一起干的，我离不开田岛先生。然而，阿德也真会如此理解吗？在他的耳朵里听来，这句话会变成这么个意思吧：总而言之，在公演期间做小动作不好，赶紧住手吧！或许还带此弦外之音，此次公演结束后，我会为你们压在底层的人出力，说话的？

在我反复思考着那句话时，车子已驶到我家附近，拐进那条有漫长的围墙的小路。外面开始飘起牛毛细雨来了，沾在车窗玻璃上，看上去是一片白花花的。驾驶员打开了风档上的刮水片，想把玻璃上的雨水擦一下。刮水片叽叽略略地开始启动时，我突然发觉自己疏忽了，差点没叫出来。为什么我没想到，阿德他们那帮子人

会一直和阿敬保持着联系呢。我一直太兴奋了，根本没有顾得上去考虑这一点。如此疏忽大意，这是个多大的失策啊！一阵恐惧又袭上心头。我哪儿镇静了，根本不沉着，简直是太忘乎所以了。

我和阿敬一起外逃，在云雀旅馆里躲藏了三天，当第四天，被大都剧院总管草壁及其同伙富士找到，并被他们带回去时，阿敬曾打我的耳光，并骂我是“婊子”。而如今，就是那个阿敬，他还想见我。我光考虑了这么一点。另外，还想着件与此无关的事，想适当地对阿德他们一伙加以控制，这一帮人以潮田为首，企图在蔷薇剧团内部进行改革。我一直以为这二件事是毫无关联的。事实证明，那完全是妇道之见，我这个女人的见识，实在太狭窄了，简直是个靠用双手摸索着往前走的瞎子。

阿敬与阿德他们的运动保持着联系，并向他们灌输革命理论，甚至可能和最近一直出现在我房间里的潮田都有关系。出租车停了下来，和往常一样，我将一张百元纸币交给驾驶员后，踏上了门前的台阶，按响了门铃。

姐姐出来打开门后，看了看我的脸色，问道：

“怎么了，惠美，你不舒服吗？”

“不，没什么，在思考问题呢！”

我提着个手提箱，没有直接进日本式房间，而是扭开了右边大会客厅的电灯，一个人走了进去，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姐姐也象往常一样，将盛有茶水和水果的盘子端了出来，走进会客室后，见我好象希望一个人呆一会儿，便又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他们都在算计我呢，我想到，果然没错。按照眼下仍在狱中的领导人江上早先的设想，阿敬他们正在执行着组建新剧团的计划，并且企图将我也拉入他们一伙。不过，这又是为什么呢？我

所能想象出的头一个理由，就是阿敬还不肯放弃我。不过，看来事情还不仅如此呢。想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感到眼前豁然开朗了。对了！阿敬他们所需要的，是我当今作为一个演员的声望。回想起来，可不是如此嘛，和他俩在那小旅馆里，我曾说过，既然公开背叛了田岛先生，我也就无法再回蔷薇剧团了，所以，可以考虑参加他们那个新剧团等。那以后，阿敬对我进行了整整三天的思想教育。当时，我几乎已经发誓要参加那个以思想政治为主的戏剧运动了。他曾骂我是"婊子"，而今天又要旧事重提，看来决不是出于什么对我的眷恋，而是冲着我眼下作为演员的名声来的。

不过，我当时和阿敬都讲定了些什么呢？我感到自己心里很没有底，便从这儿重新开始考虑起来。我是爱阿敬这么个大学生、影坛新秀的，他长得很俊。在那家旅馆里，我公开了自己和田岛先生的关系后，第一次发觉他的思想是彻底变了。我和他约定，自己保证参加他们的戏剧运动。这不过是出自于我当时的绝望和对阿敬的爱恋而已。

出逃的丑闻，在经报界大肆渲染后，我又回到了蔷薇剧团，并且由于这么一折腾，我便声价百倍；大都剧院的公演又一炮打响，使得我在戏剧界的地位急剧上升。这些难道不是阿敬他们现在想把我拉回去的真正原因吗？不过，那帮人也真是，他们可能满以为自己的计划能行得通呢，因为我是个没有头脑的"婊子"？因为我的地位上升了，成了名角？为什么对于他们那以正义为旗帜的戏剧运动来讲，我这么个人是必不可少的呢？"他们那种人，只要是可以利用的，都会不惜手段"，说这句话的，不正是阿敬本人么。

对了，我应该将此事从头到尾再重新思考一遍。阿敬是个很单纯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脸长得很漂亮，在让富士导演看中后，

成了影坛新秀。谁知刚迈出第一步，就因为同情参加罢工团的多纳而去探望了她一下，遭到警察殴打。这纯属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却使阿敬俨然成了一名罢工勇士。于是，被电影制片厂开除了的阿敬，又让S大学戏剧研究会给拉了去。我因为是喜欢阿敬，才去参加他们演出，并闹出了那么场风波的。那以后，阿敬和剧团领导人江上一起遭拘捕，我也挨了警察的毒打。看守所的拘留生活真正地、彻底地改变了阿敬的思想。思想转变后的阿敬和离家出逃的我约定，加入那个剧团。

这一系列事件的起因到底何在呢？象是有个什么人躲在背后，操纵着我和阿敬，使我们经历各种事件、让我们受伤、并企图将思想这一传染病菌，从我们伤口中移植进去，并使之泛滥、繁殖。幕后的那个操纵者，说不定、可能就是S大学戏剧研究会的领导人——江上。我是最外层的表皮，阿敬是表皮下的真皮，而在最里面的则是江上。阿敬也好，我也好，都受江上摆布，他一动，我们就与外界的秩序发生冲突、碰撞、并因之受伤、感染、得病，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一整套机关、结构也都是江上制作的吗？如是的话，那么年轻的斗士江上和大都剧院那大虾米似的老汉草壁，不就成了两大敌对势力的根源了么。不过，话得说回来，我的丑闻、那一超乎寻常的声望，可并不是在草壁老汉的煽动下形成的。我是随心所欲、按自己的想法在行动的。按照自己心理冲动所做出来的事，又形成丑闻，经人们一宣传，成了名气、声望。为了保护自己，与那些东西进行对抗，我又找到了艺术。阿敬也是如此，越是挣扎，就越是要被巨大的，无形的规律性的东西卷进去。这个规律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和阿敬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个对立物，

接着，我又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两大势力的对抗，使无形秩序这一生命在不断增加，以人们的诚意为饵食扩张着，增大着，互相都各想征服对手。眼下，这两种势力的争斗，在我的身上碰到了一起。我和阿敬只不过都属于秩序，这无限巨大组织的一分子而已。江上也好、草壁也好，也都属于同样的一份子。不同的是，他们都以为自己是按 自 己 意 志，为自己在战斗的而已。他们不也就是那一整套秩序齿轮中的一个么。人呢，人在什么地方呢？谁是真正的、自由的人呢？哪儿会有什么真正的自由人哟！

但是，我竭力地拒绝着这些想象，继续思考着。我还是人，我体内所有的欢悦、在和美男子阿敬接触后所产生的欣悦，那就是我身上的女性、我身上的人性。在侵入我体内、摊平我、进攻我，使我浑身充满液体、喘息、呻吟，为性行为而感到疲倦、脸色苍白，刘海搭在额前的阿敬，他那张脸，对我来讲，不也正是人类的男性吗！

不过，现在不是连那些近似乎人性的东西，都被当作食饵了嘛。阿敬的那张脸，他的身体；我那摊开的双腿、在叫唤声中所感觉到的生命气息……，现在都被当成了食饵，被用来引诱我了。现在他们企图将我拽入那一秩序机构里，在那钢铁般冷酷的、凡是可以加以利用的都决不放过的、并且是丝毫不会松动的机构中，改造我的良心，使我成为为秩序而献身的齿轮，成为阿敬第二。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迎着那一可怕的秩序走上去。如果在那架巨大的、阴森的机构中，人类生命之中也能够得以燃烧的话，我倒想在那儿见一下阿敬。到底还是应该去见他一下，和他碰碰头再说。我这么想着，站了起来。我不喜欢在剧院后台洗澡，总是回家洗。我生怕会吵醒姐姐和多亚子，蹑手蹑脚地拉开厨房边

上那扇哗啦哗啦作响的玻璃门，浸到了澡盆子里，擦洗起身子来。这就是我的皙白的身体，我的快悦，我的美貌、我的羞耻、我的呼唤、我心灵所寓居的女人身躯。以前我一直认为，唯有这，才是真正的自我。浸泡在四周用白磁砖砌起来的浴缸里，洗澡水有些凉了。浸泡在这里的皙白的身子是我，只有这一躯体内部，才是我唯一存在的地方，然而，这样的我，却又属于这一身体之外的东西。

眼下，我正面临着被秩序这一令人可怕的食人机卷进去的危险。我虽然很害怕，但又想到，如果不让长沼敬一看看我这身体，不躺在他的怀抱里，我也就不成其为我了。现在如此仔细地擦洗着的，就是准备明天交给阿敬的身子。这个身子，当她只是一具浸泡在浴缸里的身躯时，它既不是女性，也不是其它任何东西。只有当躺到阿敬怀抱中时，我才能成为燃烧着的女性，才有生命。并且，如果那样的话，我继续往下思考着，那么，在舞台上的我不也是一样嘛，只有和大鸟、潮田、笛子等人配合，才能形成艺术。只有那时的我，才是一个作为演员的我。然而，这一舞台，同样也让巨大的魔掌捆绑到了日本古老的秩序之中。那一魔掌，以田岛有美的活动为中心，其背后是草壁总管、大都剧院和电影公司、富士导演，并且与歌舞伎、话剧等都有关系。在这一秩序中，靠着和田岛先生的关系，我那横跨在日本社会上空的彩虹般的光辉才得以保全。那些就是我现今的地位和名声，虽然看上去令人眼花撩乱，但谁都不知道其本质到底为何物，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消失，这就是我的本质。那彩虹般的东西破碎了，碎成了无数个细微颗粒，散洒在日本古老的秩序中。我则将在那一秩序中融化，并以秩序的形式生存下去。那么，这一贫乏

的、三十岁出头仍没结婚的、开始发胖的皙白身躯，这又算什么呢？我又算什么呢？难道我不能成为这皙白的身躯所冀求的那样的自我吗？

2

穿着雨衣，冒着秋雨，我出了家门，丝毫不费劲地找到了爱尔莎。这是家小咖啡馆。阿敬早就来了，穿了件雨衣，头戴登山帽，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喝着咖啡。一看到他，我心里格登了一下，呀！这个人的脸全变了，看上去完全是副大人模样了，也许是因为表情变得严峻了，或许是脸色阴沉着的缘故吧，早先那副天真烂漫的稚气，在他脸上已不复存在了。仅仅半个月，人就会变得如此厉害，这真是。我感到自己昨天晚上那一番如梦如痴般的胡思乱想，一下子变成了现实，一下子横亘在我和阿敬两人之间。我尽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他对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你好吗？”说着，我微微一笑，“到底怎么了？”

阿敬朝我扫了一眼，问道：

“你很忙吧。”

“不，没关系，只要在开演之前赶到就行了。”

阿敬看了看手表。

“还有三个小时呢。”我说了一句。

阿敬告诉我说：“我们终于要组建剧团了。”

“江上怎样了？”

“他一时半会还出不来。不过，没关系，以前行动剧院的山岸泰吉担任我们的导演，除了山岸的那批人马外，各个剧团都将有几个人参加进来。虽然这样，但是大伙都说，无论如何也得请惠美你参加，这是早就讲好了的。”

说到这里，阿敬停顿了一下。哦，行动剧院的山岸泰吉，我是早就久仰其名了，当我还在上大学时，他就是一个颇有名气的行动剧院的负责人了。那个剧团思想性强，与田岛先生是势不两立的。山岸泰吉思想激进，有表现派的演出作风，一度曾相当活跃，在战争爆发前夕遭到逮捕尔后又获释出狱。出狱后，思想转变了，用表现派手法去演软绵绵的少女歌剧，获得成功，成了少女歌剧的代表人物。战争时期，他让姑娘们穿上军装，演军国主义色彩的少女歌剧，将少女的多愁善感与赞美战争巧妙地揉合到了一起。战争结束后，少女歌剧没落了，他那个团也只好宣告解散。然而，就在宣告剧团解散的同时，他又和姑娘们一起关在屋子里，整天展开辩论，闹得满城风雨，报界亦曾大肆报道过。山岸泰吉又回到了他从前的思想立场上，但他的演技，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却都丝毫没变过，所变的，只是思想。他总是喜欢随波逐流，喜欢唱高调。我差点没脱口回答道：“哼！山岸泰吉哪！……。”

因为与阿敬私奔，闹出了丑闻，我将自己培养成了一个两面派演员，阴一套，阳一套。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自己没有资格去嘲笑山岸泰吉了。

“可是，我思想上根本跟不上山岸、江上等人，我不是那块料。眼下光是追赶蔷薇剧团的步伐，就够我受的了。”

“不过，蔷薇剧团本身不也面临着分裂的危险么？”

阿敬用他那眼梢修长的眼睛，自下往上地看着我的脸，象是在对我进行着试探。

“我不那样认为，只不过是有人在说有这种迹象而已。”

“所谓分裂嘛，实际上就是在大鸟等人中间产生的驱逐你的运动。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表面化的。”

“是嘛？”

“他们都在等待时机，就等这次公演结束呢。”

“不过，你怎么会认识我们团里的阿德的呢？”

“我们常见面。”

“见面？”

“在山岸先生那儿，最近有个研究会。”

“那么，阿德他们一帮子人，也要加入到你们那儿去？”

“这点，眼下还不太明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肯定与蔷薇剧团的问题有关。”

“为什么你们到现在还想拉我加入这一组织？我不是个叛徒吗？”

我看着阿敬的脸，心想，他还不知道呢，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质上，我也成了一个真正的叛徒了。

“因为，惠美你是个名演员么。”直到这时，阿敬才第一次露出了笑脸。在笑的时候，他那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那眼神又在诱惑我了，他是知道自己笑脸的力量的，我也感到了他眼神的威力。边抵抗着这一诱惑，边说着，语调逐渐地高了上去。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新闻报道，将我和你的事当作丑闻来加以渲染，大都剧院又利用了这一宣传攻势，将我硬捧了起来。我就是这样一个被吹捧起来的女演员，对吗？按照你的逻

辑，完全应该如此，山岸泰吉会起用敌人吹捧起来的女演员吗？”

说着，说着，我自己也象是感到受了侮辱，脸上流露出了鄙夷的神色；山岸他们想利用我，才指使你来的，你只不过是个说客，并不是自己来找我有什么事的。

“哎呀！瞧你说的，没那回事。”阿敬有些脸红了。“江上也好，牧田梅子也好，福士也好，我们大家都很尊敬你。你现在的名声，与那些事情是毫无关系的。你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并且还非常同情我们。要说我们么，特别是我，戏剧研究会的事，给我的教育可大了，彻底改变了我。”

我感到自己的警惕性在慢慢地松懈下去。上次，我就是在这家咖啡馆里和他碰了头后，一起上过堂海岸去的。这成了那一事件的开端。

“这次加入那个剧团的，都有哪些人？”

阿敬列举了四五个男女的名字，都是战前行动剧团的老人马。这些人，不是没有才干，就是生不逢时，在战后的戏剧界里，几乎都被遗忘了。

“那都是些大人物啊，全是潮田、大鸟级的。”

“不过，那些人的意识太陈旧了。除此以外，就是山岸的门生，少女歌剧出身的人和我们，而我们在技术上又太弱了，青黄不接，中间缺少一个挑大梁的演员。”

“我不行，我已经不行喽！”

说罢，我紧紧地盯着阿敬的脸看。阿敬的眼睛里一下子浮现出惊慌的神色，他好象已经觉察到我身上的变化了。虽然如此，接着阿敬的眼神也起了变化，变得十分执拗，火辣辣地直盯着我。这是我所熟悉的表情。

“今天晚上能碰头吗？”阿敬用他那干巴巴的声音问道。

我瞅着阿敬的眼睛，脸上的表情似乎在问他：既然事情都已讲清了，你还要再找我吗？随即，我又点了点头。我们相互都了解对方的肉体中有一种孤独的情欲。此时此刻，往日的回忆，将我和阿敬从各自所属的秩序之中分离了开来。

3

“你真的是自己想见我，还是作为说客来引诱我的？到底是哪种？快说！”

我骑到阿敬身上，感觉到他在我体内，将他压在下面，用身体摇晃着他。

“来，快从实说来。”

“引诱？哪会有那种事？！”阿敬气喘吁吁地，连说话都感到吃力了。

“你不是引诱了我嘛，看！就这样。”

“没的事，你才是坏蛋呢，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你这个坏家伙。”

说着阿敬翻身上来，将我压在身下。

“你这个叛徒。”

阿敬的前刘海又搭拉了下来，乱蓬蓬地挂在额前。我被他压在身下，让他摊开，受之攻击，简直快要发狂了。然而，我愿意他更粗暴些，更残忍些，并持续永远。

我在高潮过后，精疲力尽，浑身没有一丝力气时，阿敬将嘴

凑到我耳边嗫咕了一句：

"是我自己想见你。"

"我也是啊！"我说。

"下次再碰头好吗？"阿敬的耳朵就在我嘴边，冲着这耳廓，我讲了一句。

对此，阿敬并没有回答，他也到达顶峰了，瘫痪在我的怀里。

过了一会，我又说。

"说是说下次再见面。可是，在我俩之间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种事，怎么还能行呢！"

我思想上的防线彻底垮了，对自己刚才说的话，感到无限感伤，趴在床上抽泣了起来。哭着，哭着，我哽咽地说：

"下次绝对不能再见面了，否则，会使你堕落的。"

阿敬默默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这样静静地让他抚摸着，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快慰。

"嗯，你说说看，你到底是真心想让我跟那个山岸跑吗？是真的吗？你是真心实意地相信他们那种思想的吗？"

"山岸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好象外界对他的批评也不少。不过，我以为，为了今天的民众，必须要来一次革命。这个世道，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了。"

阿敬的话份量很重，讲得又慢，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那么，为了这一目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干了？"

"什么都可以？哪里，作为我来讲只能通过戏剧这一手段。"

"唔，我问你句话，你别发火，我是诚心诚意问你的。你是不是以为这就是自己作为演员的唯一的成名之路？"

阿敬一下子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缓缓地说：

“也许是吧。不过，自己想干的事、正确的事，除了做这些事以外，其他还有什么生存方式呢？”

这次轮到我哑口无言了。

“什么叫正确的东西呢？”

“这种东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看在什么时候及对什么人。江上也是这样说的。只要从根本上为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着想，那么无论什么时候价值判断都不会错。物质上很富裕，生活上纵欢作乐，具有这种权利的人，毕竟是少数嘛。”

在我的脑子里，蔷薇剧团的组织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没能当成演员，现在专门给演员梳头的一木；负责舞台效果的阿德；专门在舞台上演仆人、打更等的柯玛；还有专门负责大都剧院灯光、负责打扫走廊，看管别人的鞋子的男工女友；在我回剧团以后，又回去演女仆的阿芳；无论怎样努力都没有出息的木下，他们这些人都非常不满，收入又少，恐怕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在他们眼里看来，我是个令人羡慕，让人妒忌的人。要实现他们心中所期待的东西，那就非得将我们这些人搬走不可。我们在那一组织的上层支配他们，向他们下命令，名利双全，生活无忧无虑。为此，就必须将组织的什么判断、命令等统统否定，彻底推翻。在眼红我的人的心目中，我降临到这一世上，这本身就是个罪恶。

“我是坏人中间的一个吧。”我说。

“是啊！尤其象你这么个人。和那么个利用商业主义，利用陈腐的思想组织起剧团的坏头头勾结在一起……。”阿敬好象理所当然地说。

这时，我感到刚才还拥抱在一起的阿敬和我，一下子站到了无法愈越的鸿沟的两侧。昨天晚上曾经袭击我的那恶梦般的秩序对立，又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形式，活生生地再现在我眼前。我被这一边的机构装置卷了进去，而阿敬则被那一侧的机构装置卷了进去，尽管他还持有要推翻、打碎那一秩序的意志。

“你们在做蔷薇剧团的工作吗？”

“不，没有，不过工藤他们也许在做些什么吧。”

“阿德认为我也是同伙了。”

不知阿德知道了这一点后，会用什么眼光来看我呢。想到这儿，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行了，别再说这种话了。”

说着，我又把阿敬拉了过来。我在心中暗自恃量：但只要人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个什么组织的话，那里肯定会有受人妒忌，叫人眼红的人和妒忌、眼红别人的人吧。就说阿敬他们现在的组织，肯定也是如此。但是，我决定不讲了。一想到自己是个妒忌眼红的人，就感到万分难受，试图想摆脱眼下的痛苦。

“我，还是跟你们走吧。”我无意识地咕哝了一句。这样一来，我也许能得到几分宽慰。这是以前，在那家小旅馆里，听阿敬说话时，曾经一度浮现在我脑子里的想法。我对于艺术的追求，如果没有什么不正确的话，再接受这一想法，那么我就可从一种恐怖中摆脱出来，就可以获得安慰。我一直感到有这么一种恐怖感，我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我这么个人的存在，受到千百万人的羡慕、妒忌、眼红，尽管如此，我还要推开别人，超越别人去出人头地，搜集金钱、在名声这一岌岌可危的彩虹之桥上来回走动。

我呆呆地那么想着，阿敬支起手肘抬起上半身，紧盯着我的脸看，并低声问道：

“惠美，你真是那样想的吗？”

“嗯，我是那样想的。”

“你爱我吗？”

“嗯，我爱你。”

“那么，你愿意为我，为我能有用武之地，加入新生剧团吗？”

“不是的！”我心中有个什么在大声吼叫。

“不，这不是一回事。我是非常爱你的。但是，并不是因此就可以如何如何了。而是由于我非常害怕人。每个人都在想，最好这样，最好那样；这个人碍事；那个人比我漂亮太可憎了；这个人比我能干，太气人了，让我干我也准保不会比他差，等等。就说阿芳吧，好不容易才挣到了瓦里雅，出了名，但我一回来，就把她的那个角色给抢了，她肯定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当然，她嘴上是没说，也许是没有觉察到吧。不过，人，无论是谁都是一样，没有一个人会原谅一个比自己走运的人。我害怕的是这点。所以，如果有一个世界的人，看上去没是那种心理，我当然愿意上那儿去。不过，我想都是一样的。你也许也是这样想的吧。我撇下你，靠与你的事件出了名，对此，你可能根本不肯真正地原谅我的。”

“别说什么傻话了。”

“是啊，说那种话，只会让你讨厌。”

“你嘛，”阿敬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缓缓地说：“现在对自己的一切都感到满足，已经到了想保全自己地位的地步了，所

以才会感到人人都在威胁着自己的地位。你从来没有想过吗？如果用自己艺术家的力量和技巧来表现大家的心愿的话，那又将会是怎样？”

“是啊，刚才我就是在想这个事来着。不过，最终结果肯定不会有什么两样。在人们汇聚生活的世界里，不管组织再怎么变，各种事情仍会不断产生：妒忌、眼红、顶撞、排挤、背叛、抗争、告密、流放、清洗……”

“等、等一下。可是，人类如果一直是在同一个地狱里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什么文明、历史的进步了。今天肯定也会和几千年前一模一样。看来你的想法有些问题。我也讲不好，不过，你已经快入门了。”

“行了，行了，不要再往下说了。我是跟不上你们的。我不去。我讨厌山岸，也讨厌江上。”

“那么，田岛呢？”

“你又说这种话了。真坏！”

我扼住他的脖子，掐他的腰窝，胳肢他，扯他的耳朵，搔他的头发，并在肉体的刺激下，再次将自己和阿敬引入兴奋之中。

4

我俩住的旅馆在新宿车站附近。翌日上午，我们在那家旅馆的二楼餐厅喝了咖啡后分手了。分手时，我说下次别再见面了，阿敬却坚持要下次再见。

“那就是说，你对我还没死心。”我说。

“无论如何得请您参加，这是大伙的愿望。”阿敬口气又变得十分谨慎了。

“不，再要为此事找我的话，我可决不奉陪。”

“那么好，凭我们私人交情会面吧。”

“哪能呢，你肯定还会搬出那种话来的。”

“我保证不再提了。”

“你是不是想用色相来勾引我？不知哪个人曾经告诉我说，那帮家伙只要可以利用的，都会加以利用的。”

我堆起笑脸，仔细地观察着阿敬面部表情的变化。他气得个满脸通红。

“再说，那个……”我说了下去，“在近期内肯定会发生纠葛争吵的，到时会说你是这么说的，没说过，见过面了，没见过，讲定的，没讲定过等等。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阿敬的脸色一下子严肃了起来，断断续续地一字一板地说：

“我和你在爱尔莎见过一次面，但没有谈成功。两个人之间，什么事也不曾有过。并且，在你通知我们自己有意思参加我们的剧团之前，既没有保证，也没有条约。”

“好，就那样吧。”

“那么，下次还能再见面？”

“嗯，行吧。不过，不能再通过阿德他们了。”

“是！”阿敬又变得天真起来，象是一个在听姐姐话的小弟弟。他意识到了自己脸蛋的效果，由衷地笑了。

与阿敬分手后的第三天，田岛先生要在京屋饭店的餐厅举行宴会，庆祝蔷薇剧团公演取得成功。

就在那天早晨，我还没出门，就听得电话铃响了起来。

“喂，是生岛先生吗？”

“是的，你是哪一位？”

“真差劲，怎么把我都忘了，我是富士啊！”

“哦，富士先生，好久不见了。”

“我现在想找你有点事，花费你二、三十分钟，行吗？”

“可以，请吧。”

不一会儿，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汽车响声，富士走了进来。

“恭喜了，《樱桃园》公演成功结束。”

不知怎么，我感到有些脸红。两天前，刚和阿敬碰过头嘛。

“这全托您的福了。”

“太好了，你的地位也越来越巩固了。说实话，我还真担心过呢！你这么个年纪就患左派戏剧病，未免太早了些。还要再老一点，人老珠黄后再去摆弄大道理，否则的话，就没有资格演政治戏。我也太大意了，折了一棵明星苗子。长沼敬一可是个可以派大用场的人呢！最近，听说山岸看中了他。行吧，一切全听凭老前辈的了。”

在讲话时，富士用那双凸眼，又将我浑身上下打量着。我感到脸上发烧，窘困极了。不过，我何必为两天前的事而面红耳赤呢？上次在郊区的旅馆里，我与阿敬在一起时，现场是让他给发觉的。要脸红的话，应该为那事害羞。

“嗯，工作情况怎样？接下来有什么吗？”

“没有。”

“草壁没找你谈过什么吗？我嘛，还是老样子，兼作制片人。这次又来求你帮忙了，但条件要比上次优越得多。”

“是吗？”

“昨天我已跟田岛先生谈过，他私下表示同意。田岛先生从前年起在《新女性》杂志上发表连载小说《梦想夫人》，我想把它搬上银幕。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没人把那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或搬上舞台，这可能就是田岛先生的人品吧。我们已经讲定了，演员、剧本等都由我全权筹备。所以，主人公梦想夫人，从各个角度上来讲，都非常适合你演，而且只要用本色来演就可以了。所以无论如何都得请你答应。”

说完，富士又将他的计划给我说明了一番。说演员一般都起用蔷薇剧团的人。梦想夫人的女儿加奈子让纪伊演，她在代替阿芳演杜尼亚莎时，演得非常出色；梦想夫人的朋友阿雪由阿芳扮演，然后，她们的一伙朋友中，由阿笛、阿叶等演。男配角还没有最后定，但已有几个候补的了，如大学生久野、飞岛、福村、木下等。

“大鸟呢？”我问了一句，只见富士略微皱了皱眉头说：

“没有老年角色啊！”

他的口气也变了，好象是在责怪我多管闲事。“这点，我想你也很清楚。是靠你去打开销路的片子，所以演出费，我们准备特别优惠。”富士说出的金额要比上次的《火鸟》高出一倍左右。

“对我来讲，这是桩很好的买卖，没有什么意见。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你和田岛先生再商量一下，关于演员安排的问题。当然这得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喽。首先就说我演梦想夫人，还不知田岛先生是赞成还是反对呢。”

说完，我笑了起来。

“不，关于你担任主角一事，田岛先生已经许可了。”说着富

士又在我脸上打量了起来，好象是说，你和田岛先生还有隔阂吗？

田岛先生这样做行吗？自己的作品将被搬上银幕，在这样的时候，他不用考虑给剧团的主要骨干演员的生活费，应该如何平均分配吗？富士不是田岛先生的弟子。但是在《樱桃园》公演期间，由于我的事，草壁总管和富士导演与田岛先生关系密切了起来。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不应光给我一个人高薪。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一部作品，使大鸟、潮田也能得到点好处。这一想法不知可不可以对富士讲。富士导演回去了以后，我一下子感到担心了起来。

我马上往京屋饭店挂了个电话。但田岛先生不在，外出了。我又挂通了大都剧院，找到了草壁总管，但他也不知田岛先生的去向。我真想再去找一下富士导演，告诉他我们蔷薇剧团眼下面临的危机，让他现在先别把那计划宣扬出去。然而，电影制片厂厂部的人也好，摄影棚的人也好，都不清楚富士的下落。我估计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便往阿芳住的公寓打了个传呼电话。

“富士导演没上你那儿吗？”

“来了，刚才还在这儿呢。”

“是谈关于《梦想夫人》片子的事吧？”

“嗯，是的。这下我可好了。这都是您对我的关心吧，又让您费心了。”

“哪里，根本不是那回事。你先保密一下，过两、三天再讲。”

“啊？为什么？”

“喂，就算我求你，理由以后再说明。喏，就是角色分工的问题。”

“喔，是那么回事。”

富士是不是已到飞鸟、纪伊及其他人那儿转遍了呢？不会吧，我想。可是，他们那些人那里都没有电话。而且，我想起来了，这个计划弄得不好是飞鸟的主意呢，他在前不久还是电影制片厂的人，简直就是富士的顾问。那样的话，在来我这儿以前，此话已由飞鸟传出去了。我感到绝望了。

傍晚时分，我出席了京屋饭店的宴会。这家饭店原本是家餐馆，楼上客房不多，但在楼下小餐厅边上，却有一个可以举行宴会的大房间。因为没有休息室，靠窗边放了一些小桌子，大家都聚在那儿。伙计们正在屋子中间铺设宴会桌。阿德今天干净利落地穿了件西服，和纪伊她们一起，站在对面的墙角上。我害怕看到阿德。尽管如此，我还在想，田岛先生要是能早一点来的话，或许能跟他谈一谈《梦想夫人》的事，提请他注意。然而，田岛先生却是赶在快开始才进来。一见他进来，大家伙儿便纷纷入席。田岛先生的边上是潮田，紧挨着的是大鸟、土岐、远藤，然后才是我。宴会进行得很稳当，一道接着一道的菜送上来。以如此隆重的晚宴来庆祝演出成功结束，这在蔷薇剧团是破天荒的事，为此，大家都有点儿不自然了。我想，这样倒也好。

田岛先生站起来致词了。他说了一通在如此巨大的商业剧场的公演好歹总算平安无事地结束了；关于大剧院大舞台上的布置设备、表演技术等，这次的公演提供了不少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另外，根据大都剧院的要求，我们剧团今后每年可望在此举行一次定期公演等等。

田岛先生说完坐下，大伙儿一下子鼓起掌来。在潮田的倡议下，全体起立用啤酒干杯。当大家重新坐下时，大鸟站了起来。

我只觉得身子直往下沉。她穿了件垫衬得很挺的银灰色连衫裙，头发已经有点儿花白了。我在边上横着朝她瞟了一眼。

“关于上电影的事，”大鸟说了起来。“这是我最近才听到的，听说有参加拍电影的议论。我们很早就计划要盖一座剧院了，但长期以来一直是纸上谈兵。我建议，我们可以制定一条章程，规定从拍电影的报酬中，抽出百分之几积累起来作为剧院的基建资金，不知各位有什么意见。”

大鸟提完这么个建议后，坐了下去。田岛先生接着说：“太好了，如大伙对大鸟刚才的建议没什么意见的话，回头我们再开个理事会，将百分比确定一下。”

大伙儿都表示赞成。田岛先生没有站起来，还是继续坐着说：

“这是前两天的事了，富士导演准备把我以前在《新女性》上发表的作品搬上银幕。”

“关于那部片子的演员分工问题，是不是也有先生您的意见在内？”大鸟也坐着问了一句。

“没有，电影的事，全权委托给富士导演了。”

“不过，会不会登出广告说是蔷薇剧团主演呢？如果说让社会上产生这么个印象，好象只有参加摄制组的人才代表蔷薇剧团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这时气氛十分紧张，场内鸦雀无声。

“噢，这点我再对富士关照一下就行了。”田岛先生说。

“都有哪些人参加，我不太清楚。但是，如果通过拍电影，再让世人说我们蔷薇剧团什么坏话，那就值得考虑了。”

“哎，大鸟，这话你可说得有点儿过份了吧。”田岛先生将手中的水果放在盘子里，眼睛盯住大鸟。

这时，我真想站起来。虽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但是觉得必须站起来讲几句。然而一转念想到阿德正坐在末席上，便又打消了这一念头。

“先生您可能还不太清楚，我有确凿证据，我是想要事先防止那种事件的再次发生，才这么说的。”

大鸟斩钉截铁地说着，语气十分激烈，象是已经铁了心了。

“大鸟先生”，坐在她身边的潮田开腔了，“你那话未免太过火了，不要干涉别人的私人问题。”

“不过，潮田先生，尽管是私人问题，”坐在对面的土岐良平发言了。他长了一付大下巴，磨磨蹭蹭地讲起来，有些口齿不清，“但如果事关整个剧团名声，或可能会影响剧团方向时，私人问题难道不应该提吗？”

“这件事，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吧。”田岛先生的声音很尖，有点儿神经质了。“有问题的话，再召开理事会，结束后，潮田、大鸟，你们俩到我房间来一下。”说着，田岛先生用眼睛示意了一下二楼。

证据？指的是什么呢？我思索着。爱尔莎的事？还是新宿那家旅馆的事？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么个座无虚席的场合里，只有我一个人让大家抛弃了。是了，在《樱桃园》公演期间，蔷薇剧团收下我是权宜之计。但现在这里已不是我所应该呆的地方了。

田岛先生一离席，大家都露出一副十分不安之状，纷纷朝衣帽间走去，相互尽量不看对方的脸。我仍坐着没动。伙计们来了，默默地收拾着盆子、餐巾，手脚十分麻利。接着，他们要撤台布了，我只好站了起来。

衣帽间里已经空无一人了。大家好象都怕见到我，急急忙忙

地走得一干二净。我取出了风衣，正让仆人给我穿上时，潮田从后面走了出来。

“惠美，一起走吧。”潮田说。

“已经谈完了吗？”

“看到我在，她不肯说。我让大鸟一个人在那儿，先出来了。”

潮田将胳膊伸给了我。除了在舞台上以外，这是他从来没做过的事。我挽着潮田的胳膊，真想就此抱着他痛哭一场。

“怎么回事？是不是让大鸟捉住什么把柄了？”

我没吭声，默默地按着潮田的步子走着。我知道，不说就等于是默认了。

潮田打量着我的脸，问道：“又和那个小伙子碰头了？”

我点了点头，感到事到如今，与阿德有关系的那部分，是无法隐瞒的了，便将阿德拿了封信来，在爱尔莎和阿敬碰头，他劝我加入山岸泰吉的新生剧团，我拒绝了的事讲了出来。

“山岸？这事可不好办，”潮田说，“他们也可能这样做。你知道嘛，无论你怎样拒绝，只要他们想要你，便会主动地将你与阿敬见面的事讲出去。这里也有想利用这些事的人呢。这样一来，事情就麻烦了。”

这时，我又想起了，“只要能加以利用的，什么都不放过”那句话。对那帮自以为自己干的事始终是正确的家伙来讲，对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都加以利用，这好象是他们的特权了。不过，当时在临分手之际，阿敬那诚肯的态度、那应诺，完全象个小弟弟的样子又浮现在我眼前。难道那个阿敬会那样做吗？当然也可能只是个工具而已，这些事可能阿敬并不了解。弄不好，说不定会是阿德呢。

这时，潮田又开口了。

“电影的事，我也听说了。就说这一件事吧，根据不同的观点，可以有多种解释。富士导演嘛，基本上可以认为他是受草壁操纵的。你再好好考虑一下看，《梦想夫人》中的人物以及富士筹划的演员分工。草壁也许想对蔷薇剧团动一次手术，按自己的愿望对它进行改组。大鸟、土岐良平、还有我，我们都是枯木朽株了，也许想制造个机会将我们淘汰出去。哦，这大概有点儿瞎猜过份了吧.演员分工的情况，田岛先生大致上是知道的吧？”

“具体怎样，我也不太清楚。富士是说事先和田岛先生商量过。”

“那么看来，大鸟这次大概是捅了马蜂窝了。不过，惠美，有件事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我抬起了脸来。

“自从上次的事以来，你和田岛先生，怎么样了？是不是言归于好了？”

我害怕极了。我很愿意信赖潮田，他长期以来，在各种场合下保护我，并且在今天这么个危险关头也仍采取支持我的态度。然而，将这种事情告诉他?我感到很可怕.他是个将事情里里外外考虑得这么透彻的人。

我挽着潮田的手臂，默默地走了一阵。然后，我下了决心，要告诉他。

“哎，是的”。

“喔，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潮田说。

我和潮田进了座落十字街小路上的咖啡馆。这儿整条街晚上都很热闹。

“喂，惠美，你真的喜欢长沼那个小伙子吗？”

我感到象是坐在自己父亲的面前一样，对着潮田笑了。

“或者，是你为思想问题而苦恼吗？”

我又同样地莞尔一笑。

“那么，就是说两方面都多少有一点，是吗？”

我点了点头。

“但是，如果我在蔷薇剧团的话，你还打算呆下去吗？”

“哎，只要这个剧团肯收留我。”

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这是对潮田的话里所含有的温暖呢？还是出自于这么个一种本能的心理，即除了蔷薇剧团以外，我没有别的路可走，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是吗！那就好了。从今往后可不能再和那个长沼碰头啦！”

我含着眼泪微笑了一下。但这一笑中带了几分颦蹙，象是表示这下糟了。

“哎，这可是真格的。如果你真打算在蔷薇剧团干下去的话吧，田岛先生的理论到底是否正确，我们不清楚，不过，不管怎么说，有你这么个演员问世了，对田岛来讲，你有多么重要，你自己可以想想看嘛。哎，惠美，就在田岛这儿干吧，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因思想问题而决心要到那个学生组织的新剧团去的话，那我也和你一起去。”

说着，潮田眨巴了两、三下眼睛。他这张脸，最近明显地衰老起来了。

“还有，”潮田接着说，“以后的情况到底怎样，现在还不太清楚，不过，如大鸟仍然留下的话，你能和她保持现在的关系吗？”

“唔，现在这样的关系，我想没问题。”

“是吗，那就加油干吧。女演员老了以后，可真不是什么好受的，当然男的也一样。”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5

和潮田分手后，我就回家了。一踏进门，姐姐就告诉我说，田岛先生打来过两次电话。我赶紧给京屋饭店回了个电话。

“我有话要和你讲，到高轮去等我。”田岛先生简短地说了一句，即将电话挂断了。

我立即出了门。当我赶到那旅馆时，田岛先生还没有到。这旅馆里有间单独房间，象是勉强地造在悬崖下面一样，很别扭。我就在那儿等着。过了一会儿，听得大门口有一阵汽车响动，随即是女仆领着田岛先生从长廊走过来。田岛先生推门进来了，脸色铁青，显得非常焦躁不安。

他对女仆说，衣服等一会儿换，也不需要洗澡水，而把女仆支了回去。随即在我跟前坐了下来。

“你如不愿和我一起工作的话，就请退出吧。”田岛先生说。

“大鸟在你面前说了我什么了吗？”

“是的，说了。我不想听你解释，不是辩解，而是要听听你的心里话。”

“长沼来跟我联系过，说是以山岸泰吉为中心，要成立一个新剧团，并劝我参加。我拒绝了。”

“和长沼见过面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昨天和今天，我连续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可都没打通。”

“和长沼在哪儿碰的头？”

“在新桥的爱尔莎咖啡馆。”

“那封信是谁送来的？”

“是蔷薇剧团的人。”

“如果你还打算和我一起工作的话，又有什么必要去和长沼碰头呢？”

那事他还不知道吧，只要能瞒住新宿旅馆里的事，其它的事我打算老老实实地和盘托出。

“是的。”

“你是不是想跳到外面去？”

“不是的。”

“那么为什么还要碰头呢？”

“我想见他。”

田岛先生一下子不说话了。

“太对不起您了。”

“你是喜欢长沼的吧？”

我没吱声。

“打那以后，都见过几次面了？”

田岛先生的口气逐渐软了下来，不，应该说是越来越柔和了。

“这是第一次。”

我理解到田岛先生的痛苦。如果能减轻他的痛苦，我想扯了谎也无妨，只要谎言能起作用。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上次骗我骗得很成功，对吗？”

“我没有那么想过。”

“那么，我就无法理解你了！”

“我从很早以前起，就一直很爱您的。我觉得自己离开了您，将无法生存下去。”

“那么，和长沼的事怎么解释呢？”

“在感情上，思想问题和同情混杂在一起。在他因大学戏剧研究会事件而遭拘留为止，我和他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的。因为报纸上那么无中生有地凭空捏造，所以，您才从我家走了出去。并且，在那以后，我又遭众人白眼相觑心里难受极了。所以在首场演出头一天晚上，长沼从拘留所里出来后，到我家时，我变了。那以后，就逐渐地被他们的思想所拉拢。到那时，他们才说要组织剧团，并要我参加。直到如今，在思想问题上，我还是相当不稳定的，所以才想和他见见面。可是，见了面一谈，我觉得自己无法接受，因此就把那件事给拒绝了。并且，他要我以后再碰头，我也拒绝了。”

“这些事，你以前都没告诉过我嘛！”

“我怕讲出这些事来会伤害您。”

“大鸟她们一伙人的意见是，只要你在，她们就退团。”

“大鸟和谁？”

“大鸟、土岐、远藤和高泽。”

这样看来，除了潮田以外，所有的年纪大些的人都在了。

“是吗？那么就让我退团吧。长期以来一直给您添麻烦，真太对不起了。”

我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双手碰到铺床上，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然后拿起风衣和手提包，拉开了纸糊的隔门。

“等，等一下。你碰到潮田了吗？”

“碰到了。”

我跪坐在门框上。

“怎么样？如果他们四个人退出后，潮田一个人还在的话，你愿意留在团里吗？”

“除潮田外，其他都还有谁？”

“阿芳、阿叶、飞鸟、木下、福村以及笛子。”

“我留下。先生您如能原谅我，也同意收留我的话，我永远不退团。”

“进来，把那儿门关上。”

我进得屋来，紧挨着纸糊隔门坐下。

“不过，如果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剧团里呆下去的话，也请在现在把话讲清楚。”

“说实话，我还在动摇呢。但我以为动摇是原本就有的形式。所以，现在的想法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

“此外，在爱情问题上，我想解放你让你自由。不过，只要在蔷薇剧团，那个长沼怕很难办……。但作为一个演员，你愿意发誓永远在工作上协助我吗？”

“我愿意。”

我席地而坐，双手支在铺床上。泪水不住地落在膝头上，并且哭着伏倒在铺席上了。

“不，我一个人这样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我一个人活不下去。”我哭得十分伤心。

田岛先生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道上，我呢，则继续哭泣着。然而，哭着哭着，又有一个想法在我心里抬起头来。那就是：我自由了，我将要成为蔷薇剧团中的中心人物。但这不是靠与田岛先生情妇的关系，而是凭自己的实力。

八　猿与人

蔷薇剧团没有分裂。公演结束后，我和大鸟有一段时间可以互相不见面。可能就在这段时间里，潮田把大鸟、土岐等人给说服了。有一天，在广播电台里碰见了潮田，他对我非常简单地说了一句："圆满解决了。"从他的话音里，我听得出大鸟她们是在知道了田岛先生不愿意将我撵出去后屈服的。当时周围有许多人，我们没能多说话，就分手了。在这么个我与田岛先生爱情的线索断绝以后，大鸟她们还以为我仍和田岛先生有关系呢！造成分裂的直接原因——《梦想夫人》的摄制计划，不知怎的无声无息了。打那以后，富士导演也踪影全无了。进入了冬季后，按往常惯例，应该商量下一次的公演了。可是既没有预备会，也没有干事会，象是有必要不让大家碰头一样，田岛先生又回山里去了。我既不给田岛先生写信，也不象以前那样，打电报叫他出来了。我们以前讲好的，我一发电报，电文上写"剧团有事"，田岛先生

就出来，这一约定的暗号，也随之无用了。冬天来临后，我每天一个人在东京的大街上转悠。

我感到好长时间没有自己单独一个人的时间了。公演、拍电影、上电台、排练、开会，并且剩余的时间要作为田岛先生的助手、他的情妇来渡过。自从夏天以来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阿敬的事件将我卷入了激流中心。我周围的东西泛起泡沫，混乱了。我曾一度失去了自我，但现在又找了回来。我曾出逃、哭泣、恋爱、虚伪、绝望、怀疑。可是，在这么个冬天来临的东京大街上我成了个孤独者，孑然一身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

我穿着件轻柔的灰色裘皮大衣，在东京到处转，有时去寻找冬令时装、布料等；有时去参观盆、壶、绘画什么的展览，有时钻进书店，从书架上抽出各种各样的书，在那儿浏览，还到车水马龙的大街后面的小巷里去觅寻可口的咖啡馆。这些不知什么时候被遗忘了的我一个人的生活，又渐渐地恢复了起来，象一滴滴水珠，慢慢地渗进心房。如今，也没有什么人想用暴力打动我的心，既没有商量的人，也没有抗争的人。我象是突然掉进了真空之中，一个人静静地生活着。初冬的东京，风和日丽，天空一片湛蓝，汽车喇叭声嘹亮地回荡在高楼大厦之间、十字交叉街头。听到高架铁路线上的电车声音后，我蓦然想到，啊，现在是电车开过来了。我停下脚步，仰望着电车在足有三层楼房那么高的地方通过。并且，数起车厢数量来。六辆、七辆、九辆，十辆，车厢没了，电车开走了。我想起自己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如此仔细地观察过电车了，多年不看，今天这么看一下之后，心里变得非常宁静。

能听到世上各种声音，看见世上万物的影子，我的生活是多么静谧啊！在我心灵四周有了个安静的空间，我又成为我自己了。

我是独身一人，现在可以从我自已的立场出发，对周围的一切进行观察，作出判断。

如今之所以能有这么个内心的平稳和宁静，我觉得是因为既离开了阿敬、也离开了田岛先生的原因。再说，我已经彻底摆脱了战争时期的那种贫困。大都剧院付给了我一大笔酬金，高过我在蔷薇剧团所参加的历次公演。富士导演还交给了我一份预约金，虽是整个《梦想夫人》演出报酬的一半，但已与上次《火鸟》的酬额相同。减去百分之二十作为蔷薇剧团建造剧院的资金后，剩余的部分，仍足够我生活一年的了。我又从中抽出百分之三十给了姐姐，算是对她的犒劳。战争结束后，我的生活费从没短缺过。那是因为我父亲给我留下的年金，被用英镑汇送到外国银行驻东京分行后，我再将它兑换成日币取出来。这半年多里，那笔日币没动过，所以款额就越来越大了。

也许是这种缘故吧，我想可能是因为那笔钱的原因吧，使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心情。外国产的料子也好，做工精细的鞋子也好，手表、首饰，在百货大楼橱窗里所陈列的各种东西，只要我想要，伸手就可以得到。这种东西算什么？只要花钱，都可以买到。线型优美的中型出租轿车开了过来。我招了招手让它停下，坐了上去。哼，这种车子，我只要再拍一部电影，就可以买了。

但是，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抵抗着，使我无法随心所欲地购买东西。本来我对购买服装是极感兴趣的，但现在也懒得去了。手表、皮鞋、装饰品等，只是转来转去地看，一连几天根本不买。这一抵触渐渐增强了。我脑子里浮现出自己在买了这些东西以后的情形。使我最感到有抵触的，就是我所雇的当听差的汽车驾驶员，那位看上去有三十四五岁，忠厚老实拖家带口的汉子。

他站在百货商场旁边的停车场里等候着我，一等就是几小时。见我出来后，他又装出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对我作出批评，而竭力在控制自己的表情），彬彬有礼地为我打开了车门，然后背朝着我，开动汽车。并且，在这个期间他在考虑着，为什么自己必须用车子运送这个女人？为什么自己不能成为这辆车子的主人？为什么这个女人有命令自己的权力？天黑以后，他回到自己那妻子儿女等待的贫困小家庭中。一路上，他又在暗暗思考，为什么自己必须听凭那颇有几分姿色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中年女主人自由使唤呢？这到底是为什么？他那张脸，黝黑而又认真，坐在为洗衣、做饭而累得憔悴不堪的妻子面前，喝着一杯酒，对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生活的不满从心底涌起。于是，他起身去打弹子球。

驾驶员如此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一直在监视、批判、妒忌着我。在他心目中，我整个身子都遭到搓揉。难道我就是那么需要那辆漂亮的中型嫩绿色的车吗？真是岂有此理！我怀着一种厌恶的感觉，将这一念头打消。

订做新的服装，按时装杂志上的模特儿，将自己打扮起来，这也是我所害怕的事。我忘不了战争时期度过的那些日子，杉山和我的生活，那时的贫困。英国亡父给我的年金中断了，杉山又没有工作，他开始拼命了。当时戏剧界的人都是如此嘛，编写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慰问剧，母亲送儿子上战场时那恬淡寡欲的表情，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一下子变成了爱国主义者的那新派戏味十足的高调，儿子骨灰返回故乡后，母亲忍住悲痛再次下田时的转机，未过门的儿媳安慰着母亲，并留在未婚夫家中干活。村民、村长、回乡军人会会长……。编写这种戏、上演这种戏，那就是

我和杉山藉以糊口的唯一手段。并且，我决定不生那个孩子了，我拒绝了一次机会，一次对我来说，作为女人的唯一可以有孩子的机会。那家医院、邻屋婴儿的哭泣声……。打那以后，婴儿的哭泣就成了我恐惧的根源。而且那几年中间，食品也好、衣类也好，从没有满足过。只能将旧衣服缝缝补补，凑合着将杉山的旧衣服重新翻整。我外出穿的衣服全都换成了米和山芋。那种生活条件伤害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不断争吵，最终造成杉山和我分手。我是这样认为的，编写、演出那种戏剧的焦躁感，困苦生活中所造成的争吵，深深地伤害了我和杉山，伤得我们无法言归于好。

与我当时的脸上表情完全相同的女人，现在在东京比比皆是。一个母亲拉着上小学的女儿的手，边走边思忖，要是钱再多一点就好了……。有好多男人在大街上行走着，他们的脸上带着这种表情：我现在每天干着令人讨厌的活儿，但是钱仍然不够。我能看懂人的表情，多可怕啊！这件和服已经旧了，本不应该穿到外面来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季节的衣服唯有这件了。一个脸上表情十分凄凉，为操劳家务而累得精疲力尽的妇女走过来了。于是，我马上将目光转向别处。正处在最喜欢打扮年龄的办公室小姐，以她那异样热烈的眼神，盯住皮鞋店的橱窗端详了好一会儿。啊！就是那双皮鞋。我差点没失口说出来。对了，你还不趁现在的时光穿着打扮一下…….拼命节省仔细盘算，积攒了几个月后总算买了下来。但那也只不过是和其他朋友脚上穿的一样，同属一种流行款式，而且是那一式样中最便宜，一碰到雨水就烂的一种。

有些女人可以自由挥霍，她们的钱是由自己的丈夫或父亲从大企业的利益中攫取的。她们这些人纵情地穿着打扮，炫耀自己，趾高气昂地从穷人中间阔步而过，三二成群地随意对商品作

出评价，并让商店的人给他们送货上门，象撑开羽毛的孔雀，神气活现地从高级商品陈列室走出来，坐上在那儿等候她们的轿车……。这些就是她们的生活意义。

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家庭妇女、一般家庭的女孩子是用什么目光在注视她们的，这点我觉察到了。我逐渐地感到，大街小巷里满是冷酷的目光，就同我在蔷薇剧团中所感觉到的，那些被压在底层的人们注视我们的目光一样。我感到自己无法打扮，不能去穿遭那种目光注目的服装。男人们可以，他们有相当理所当然的、漂亮的、并且是不引人注目的服装，但是女人呢？我感到女人就没有那种服装，自己穿着满意，同时又不至于刺伤别人的心灵。我一直考虑着要找些既不炫耀自己有钱、又不使穷苦人反感的衣服。这样找来找去，找到的都是比我年纪大的、四十岁出头的人穿的花样。我不由地苦笑了起来。在找了一阵子冬装后，我感到绝望了，觉得除了将战前那些老式花样的衣服改改再穿以外，没有其它办法了。

一旦心情恢复了平静后，我觉得在自己眼里看到的人，都与以前大不一样。我好象看见了街上所有人的心。对于那些比自己有钱的，比自己穿着漂亮的人，人人都有着一副不能饶恕的表情。人们毫不掩饰自己所有的敌对意识、轻蔑感、自卑感及妒忌心，摩肩接踵在大街上。“爱你隔壁的邻人吧？！”哪里，大街上哪一个人不是敌人。在这些人中间，我唯愿自己不惹人注目，不让人家发觉我是有名的女演员——生岛惠美，尽量保持中不溜的，做一个中年妇女，一个平凡的女人。我要避免使自己成为从那无数眼睛中射出的敌意、妒忌及卑躬屈膝的靶子。但是，我又不愿别人把我看成一个贫穷的、靠不住的老姑娘，好象我也充满了妒忌

和反感。当然，也不愿意别人把我看成是一个惯于使唤人的、挥金如土的老板、董事的太太或是由情人供养的女人。

于是，当我要穿西装外出时，便尽量打扮得象个女子大学的教师，并作出与此相同的表情；在要穿和服外出时，又尽量打扮到科长级薪金生活者妻子的水平，说话走路都带上几分中年已婚女子的艳媚，还不忘添上一丝为生活操劳的倦色。

有时，我让人发觉出来。一帮人中有一个对自己的伙伴说，“哎，那人就是生岛惠美。”于是那伙伴便以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盯住我看。“对吧，我说得不错吧。”开头的那个女人又小声地说道。她的伙伴便又是一副“嗯,你眼光不错,”的神态，再看上我一眼。每当此时，一阵胜利后的骄傲感，又会在我心中蹦跳两下，但是时间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我知道，在她们的心目中，马上就会浮现出与那一丑闻有关的联想。哦，她就是那个与年轻的左派电影新秀一起私奔的女演员哪！从她们的眼神中，我感到她们联想到了我赤身裸体的状况，于是又佯装得十分镇静，尽量不让发觉我的人觉察出来，从她们身边遁开。当她们从我的视野中一消失，我便顿时感到浑身一阵轻松。

尽量将自己隐藏起来，不引人注目地生活，在人群中行走时不遭妒忌，不受怜悯，这些都成了我如今的表演技术了。那些只凭个人得失，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好恶而生活着的人，我感到他们纯朴得象动物，而我自己则象是个探险家或生物学者，披了一层与他们相同的毛皮，模仿着他们同伴的样子，在他们中间行走。

2

这年冬天，戏剧界发生了件大事件，那就是山岸泰吉、牧田梅子、阿敬等人的《新生剧团》正式宣告成立。我将报上戏剧版和社会版上登载的有关《新生剧团》的报导全部剪了下来。另外，根据在广播电台一起工作的张三李四那儿听到的片言只语，关注着该剧团成立的过程。在一定的距离外，尽可能准确地了解该剧团的动向，这成了我生活的中心。

新生剧团一开始时，领导、导演、主要演员全是山岸泰吉一人。他们在某一私立学校的礼堂举行了首次公演，演出“大众文学”作家尾高三吉的新作《猿与人》。当时，这一作品作为新戏剧一出现，便立即受到了戏剧界的关注。长沼敬一的名字与新剧作家尾高三吉一起相提并论，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演员。江上秀夫只是被提到了名字，人却没有出现。评论这一作品的主要是些持有近似共产主义观点的文艺评论家。持有这种观点的三四个文艺评论家一致推崇这一作品后，不知什么原因，原本与他们思想观点完全相反的文人们，都人云亦云地附和了起来，说他们是与腐朽的商业主义戏剧完全不同的、完全崭新的剧团。新生剧团一下子声誉鹊起，文艺评论家们不惜笔墨，对这一剧团反复大加评论。

在评论歌舞伎时，他们评价新生剧团的表演方法，认为新生剧团对歌舞伎的传统来了个推陈出新；在探讨对在工厂、农村等第一线表演戏剧的导演手法问题时，他们又认为应该学习山岸泰吉

在这个剧团的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导演方法。国民戏剧、国民文学等词句时兴起来后，他们又认为新生剧团的活动，正是在这点上值得重视的。当议论到当今的小说庸俗化，失去了批判力时，他们又写道，尾高三吉改编的剧本比原作更好地起到了现代文学的作用，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上述的那些评论，结论只有一个，就是说，在持续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那场战争开始之前，就在欧洲近代戏剧的影响下，创造出来的新话剧在战后得到了恢复，产生了蔷薇、阳光、艺术等剧团。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自由主义时期手法的单纯再现而已，到如今已经毫无意义了。并认为，战后真正的新戏剧是从新生剧团运动开始的，他们批判地吸收了歌舞伎的传说、俄罗斯戏剧的手法及存在主义——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出现的新思想。过了一年，尾高三吉又创作了第二部作品——《渡过大海的男人》。进步杂志——《文化时报》立即以三分之一的版面加以发表。当广告铺天盖地地出现在报纸上时，新生剧团也同时开始公演。知识分子、大学生等开始感到自己有义务去看尾高的戏。这次公演获得了成功，竟持续了一个月。专业的戏剧评论家们在前一阵子评论稍稍平息后，也开始评论起新生剧团来了。并且，长沼敬一、牧田梅子与导演山岸泰吉、作者尾高三吉被相提并论。阿敬获得成功，我感到象是自己的事一样，很高兴。然而，阿敬在S大学戏剧研究会时的领导人江上秀夫的名字，彻底消失了。他现在还被关在拘留所里，事情尚未了结呢。我觉得他在等待审判时，错过了这一机会。

我既没有去看《猿与人》，也没去看《渡过大海的男人》。我以为，就凭阿敬、牧田那两下子，演得再好也是有限

的。肯定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左派评论家们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发表同一种观点的文章，其他评论家们则是附和而已。那些学生呢，没有一天不在梦想。他们成天就梦想着正确的思想与高超的艺术能结合起来，他们对戏剧一窍不通，只是着迷罢了。然而，尽管如此，我却渐渐地感到无法再单纯地为阿敬他们的成功而感到高兴了。我很害怕去看他们的演出。我对自己说：去了以后让人看见，再闹出什么风言风语的，很可能会传到田岛先生的耳朵里。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主要的，要害是怕去看。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和我去S大学演出S大学戏剧研究会的《父亲归来》时一样，那两颊通红看上去象个小水桶似的女大学生牧田，肯定又在以直露的、木偶剧似的形式在舞台上，用自己的素质在认真地演着。象她这样的人，用整个身心努力去闯的话，是会取得成功的。阿敬现在怎样了呢？他身上的那种天真烂漫的情调还存在吗？富士导演教给他的那种电影界小生模式专亮自己漂亮的小白脸的方法呢？牧田那张受到强烈冲击后，表情丰富的脸蛋天真漂亮，学生们肯定会把它和理想的政治混杂在一起加以理解……。再说我很害怕看到阿敬和牧田两人一起在舞台上演戏，这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在杂志上读了《猿与人》和《渡过大海的男人》这两个剧本。这是两部很激烈的、写作手法新颖的戏剧。与田岛先生所解释的契可夫，即那种以情绪化了的生存虚无感去打动观众的作法完全不同。这是一部残酷的戏，以混乱的战后社会为舞台背景，接二连三地发生惊心动魄的事件；一会儿是死人，一会儿是自杀，一会儿是妇女遭强奸，一会儿又是青年们对革命感到绝望后，受到狂躁之驱使等。我感到这有点儿象鹤屋南北作品

的现代版，接着又想起了《麦克白》、《理查三世》、《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文艺评论家们所说的冷酷啦，存在主义意识啦等等，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象这种戏他们还可以演。我认为，田岛先生花费了十几年功夫教给我们的，与这些东西及推陈出新的歌舞伎式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动作中浮现的不安、忧愁、鸦雀无声的舞台效果，这是我们的根本。一声轻微叹息而产生的转机，偶尔擦肩而过时的动作，隔了很长时间后响起的声音效果等。

我感到戏剧在变，时间、时代在汹涌澎湃地向前迅跑。田岛先生已经不行了。当我不听先生的指示，在舞台上任意地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艺术时，我已经感觉到这一方向了。我觉得我可以干，要是我的话，这部戏我肯定能演好。我思索着，蔷薇剧团不朝我所思考的方向发展的话，肯定不会有出路。最终我还是对尾高三吉的作品表示佩服。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与我离了婚的杉山王郎。杉山现在怎么样了？我曾听人风传说他用笔名在为三流杂志写些庸俗的小说。这个尾高完全也可以是杉山嘛。他在蔷薇剧团创作部时，写不出契可夫、皮纳罗那样的作品，而光写皮兰德娄、法朗茨、威弗尔那种木偶剧式的离奇荒诞作品，所以不受田岛先生欢迎。

杉山如写的话，也肯定能写出这种作品来。可是，他现在却用这一才能去写什么庸俗不堪的东西了。时代到了转折点，但杉山却失去了这一机会。时代、战争、贫困、怀疑、憎恶毁了他。并且，如今别的作者毫不费劲地在干着他想干而没干成的事，登上了舞台，成了时代的旗手。杉山的理想，他的愿望、计划全都磨灭了、消失了，并且是彻底地消失殆尽了，他已经没有希望了。

那么说来，他那种纵然牺牲自己的生活也不肯改变自己的年轻时的执著，丢失就丢失了，也没什么关系吗？我感到这太不合理了，简直有些令人难以忍受。巨大的车轮以势不可挡之势，朝前飞驰着。并且，一旦被它压倒了的东西，不论如何祈祷、叫唤、争斗，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永远无法再站起来的了。时间和生活是冷酷的，一去永不复返的了。二十五岁的杉山和我的梦，已经永远再也不会回来了。如今，我是孑然一身，唯有一个人孤军作战了。想着想着我又憎恨起写作这两部作品的尾高三吉来了。

听说尾高三吉的那两部作品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后，不管哪个剧院也好、学校也好都拒绝向新生剧团出租剧场了。不久，山岸泰吉发表了一个声明，攻击剧院老板与反动政治家沆瀣一气。左派文艺评论家们对此表示支持。具有代表性的大剧院的老板在报上发表了一个谈话，说自己只不过是由于剧院需要修理冒着赔本的风险，取消了与新生剧团之间的合同的。一家杂志发表了长沼敬一的文章——《舞台人手记》。那是篇言之无物的空洞文章，只是模仿了那些文艺评论家们文章形式，标语口号式地喊道，新生剧团今后仍能与那些倒行逆施的剧院集团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继续开展新话剧运动，而且那一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篇文章太拙劣了。不过，我想阿敬终于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了。

象是在一直等待着新生剧团走下坡路似的，阳光剧团、艺术剧团都迫不及待地公布了自己的演出计划。刚进入三月份，田岛先生也来到东京，我们又聚集在了一起。潮田、大鸟、土岐、阿芳、笛子、木下等。聚集在一起的人们都闭口不提去年秋天那场

分裂风波。集合在大都剧院餐厅里的人们中间充满了另一种气氛，象是为着某一目标，紧密地团结了起来。那是受了新生剧团的刺激，“那种纯粹是外行戏”、“看来卷入了政治就没好事了”等，有几个人在相互交谈着，小声地评论着新生剧团，象是怕让我听见似的。田岛先生开始发言了。

“……我们应该去寻找新的作家，各位以为如何？我有这么个感觉，好象我们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田岛先生，我同意！”大鸟用沙哑的声音叫了起来。

会场中充满了一种“田岛先生也变了”的气氛。迄今为止，邀请与田岛先生没有关系的作家，在蔷薇剧团里是有禁忌的。不是田岛有美的作品就是他朋友的，或者是翻译的外国剧目，这已成了蔷薇剧团里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是，田岛先生在战后几乎没有写什么剧本，以前也曾排演过几次田岛先生的老朋友的作品，但那些作家在战后几乎都没干什么事，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以翻译剧为主了。创作组的那些成员实际上都是导演助理，没有一个具有一点儿作家素质的。去年年底，有个叫吉良的作家，说是要写剧本，曾到剧团来走动过，但最终写出来的东西没能让田岛先生看上眼。看来田岛先生好象很难有这种勇气，一本正经地导演比自己年轻的人写出的剧本。所以，大鸟那句“同意”代表了大家的心情，象是在陈腐的旧鱼缸中的金鱼，眼巴巴地盼望着能有新鲜的水流涌进。

于是，大家举出了不少作家的姓名，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提尾高三吉，这个作家的名字会令人连想起长沼敬一的，而且也没有人提杉山的名字。好象这里有条神圣不可冒犯的规则，和我接近的人，凡是带有男女私情，而不是通过艺术途径的，一律不能加

入到蔷薇剧团来。和我有关系的人，连名字都是被禁止提起的。我毁了他们。我的地位越高，从男性角度上与我接近的男人，就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给我传送长沼敬一那封信的阿德现在怎么了？这天他没有在场。我忽然感到，在我年老白发以后，等待着我的只是可怕的孤独。

土岐良平显得很费劲似地蠕动着他那肥大的下巴说道："田岛先生您再作冯妇如何？"这话里多少含有讥讽的味道。

"还是让别人写的好吧。"田岛先生高兴地说着，环顾了大伙一眼。

"吉良先生打那以后再也没有打算写戏？"

"是啊，吉良也不错。上次他没有交好运，可能还提不起劲来吧，好了，各位也请多考虑考虑。如有机会的话，可听听那些比较合适的作家的意见。"

吉良丰吉就是那个在去年冬天那寒冷的一天将杉山带到剧院门口来见我的人。我想，田岛先生对此事不可能还耿耿于怀吧。

这次会议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好象这次集会原本的目的不在于寻找新作家，而是在剧团中发生的风波消失干净后，让大家重新碰一次头。田岛先生好象有这么个意识，在新生剧团问题的刺激下，如今戏剧出现了新的活力，在这么个形势下，让大家做好思想准备，迎接下一次公演。

碰头会结束后一个星期，时隔了半年左右的将《梦想夫人》改编成电影的计划终于落实了下来。这部片子里没有老年角色，所以潮田、大鸟、土岐等人不能参加。我曾经设想过，改编的计划搁得也太久了，弄得不好田岛先生可能会和富士导演商量，为了维持剧团里的团结，让他改选一部老年角色较多的戏。然而，

谁知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是田岛先生已收下了原作使用费，所以是骑虎难下了。在大鸟、土岐等人知道驱赶不了我，自动平息了那场风波后，仍要原封不动地拍摄那部片子，我觉得未免有点指桑骂槐了。

一天开碰头会，我到制片厂的咖啡厅去，正好阿叶、飞鸟、阿芳、纪伊、珂柯等人都在。我走进去时，他们都朝我看，以同样的表情会意地笑了一下。我知道他们刚才在交谈什么了，“那帮家伙终于瘪下去了……。”我故意佯装不知，想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来。然而，却禁不住也笑了起来，表情变得和大家一样了。我和他们一起承认了，生岛惠美是这些人的核心，蔷薇剧团没有我，是无法开展活动的。

但我立即责怪自己不应该笑。这些人今后大概会站到我一侧，去蔑视那帮前辈吧，将会用各种动作、表情、流言蜚语吧。以我为中心的这一环境，将会使那些年纪大的人感到不舒服，感到难以忍受。以我刚才的一笑为暗号，各种对立情绪，偏倚偏袒，卑躬屈膝、背后小动作，将会在我身边出现，大伙儿都会来窥视我的脸色吧。

并且，我醒悟到了，那个环境秩序，不就是以前压迫我的那个嘛?!就是那个我与之搏斗过的、害怕的、无视人性的东西。而今这种东西在蔷薇剧团中，又以我为中心，以我为其道德的最高负责人，得以重新组成。我的决断、我的喜好厌恶，这下将形成新的秩序，并将会扭曲别人，让他们感到恐怖、感到高兴、感到悲哀。不久，我将不能随便嘻笑，不能随便批评，也不能随便议论了。

在我觉得自己得到了朝思暮想的地位，彻底得到解脱了的同

时，自己又变成了一个束缚他人自由之秩序的代表人物。我感到自己将成为一个扼杀大伙冀求自由之愿望的人，尔后，自己也将丧失自由，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连表情也要受到控制。

3

《梦想夫人》在摄影棚里的戏，很快地就完了，剩下三分之二的部分，舞台就转移到避暑胜地的别墅去。这个地点原本好象应该是在田岛先生家住的那座山里的，但他感到应有所回避，所以在摄影棚里的戏拍完后，富士导演就到处奔走，去寻找合适的地点。但由于还需要有类似别墅的房子，所以找了好长时间仍定不下来。最后选定了关东平原的西北处山中的一个名叫K的温泉地区。在东京樱花刚开始绽苞初放时，我们出发了。

演员都是自己一个剧团的，所以大家都很轻松。富士导演也很照顾我们，说是日程安排等在听取了大伙的意见后再定。大家心情很愉快，好象是学生时代的集体旅行，准备充分地享受一下这既没有田岛先生，又没有大鸟的旅行。导演助理啦，摄影师们都很理解蔷薇剧团演员的心情，不知不觉的，我也受了那一气氛的感染，碰头的那天所感到的担心也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将自己爱情的对象丧失得一干二净，照理说，现在是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最寂寞的时期，但我的心情却十分轻松、愉快，觉得周围也十分美好。以至于自己都有些怀疑，这样下去行吗？尽管如此，我要让自己好好地享受这次拍摄外景之行。心想，和大鸟她们一起的排练开始后，又会产生刺人的对立意识问题，不过，那个到

时候再说吧。

离温泉街较远的地方，沿着山坡有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我们就下宿在那儿。那幢房，无论从哪层楼都可以直接到后山上。那儿是一片宽阔无界的院子，底楼楼梯对面有个澡堂，我们将整个三楼全包了下来，我和阿叶、阿芳住在走廊尽头处二间独立的单间。在后山院子的尽头可以眺望那远处的地方，有一幢专供出租用的别墅，眼下正空着。外景拍摄就准备在那儿进行了，我们一到，富士导演立即将我们领去看过那个地方。那幢房子正面的一半是西洋式的，属于大正时期的老式样，斑斑点点的，让风雨腐蚀得很厉害，后面有间日本式房间，房间里还铺着塌塌米。据说，夏天有人在这儿住。

有条小河沿着山谷淌过，河边有个小镇子。阿芳站在外面的阳台上，俯视着山谷那头的小镇说，“哟，这镇子还不小呢！”

“这儿自古以来就是旅店场所，地方上的长官到江户幕府朝觐，翻山越岭地都要打这儿通过。”富士导演解说着，“农民在这种山连山的斜坡上，勉强地修起那样的梯田种水稻，怎么会富呢！不过，这儿属于机织工业地带，而且还有不知是铅还是锡矿。看，那儿不是有巨大的工厂嘛。”

说着，富士用手指了指沿山排列着的工厂烟囱。

休息了一会儿后，我和阿叶、阿芳、纪伊一起，沿着小河朝小镇方向走去。

“惠美，看，他们也来了。”阿芳用手指着一张贴在电线杆上的海报。我一看，惊叫了一声，顿时停下了脚步。那是新生剧团的戏剧海报，演出《狼与人》和《金色夜叉》⑭。

“哎呀，这下可糟了，贯一⑮闯了进来，他还不知阿宫就在此

地呢。”阿芳笑着瞟了一眼。

“是不是阿宫，我不清楚。好象有个叫满枝的吧，女高利贷主，专门追赶贯一的那个半老徐娘么，也许是这个人吧。”

三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聚在一起，谈论什么情爱时，总是喜欢显露自己的缺点，我也按照那种习惯说笑着。但说着说着，觉得心跳得很厉害。

“哎，今天晚上去看吧。”阿芳说。

“不行，会挨富士先生说的。”我说。

“是啊，”说着，阿芳象是沉思起什么来了。

“不过，”阿叶好象觉得很有趣似的，眼睛忽闪忽闪地说，“他们肯定不会知道的，只要我们不说就行了嘛。惠美，你一个人装作早点睡，然后再从那个单间里溜出来就行了嘛。”

“歪门邪道还真不少。”阿芳说了一句。

“是啊，轮到我的时候，还得请你们多帮忙呢。怎么样，惠美。”

“谢谢您的关心了，可……”

“哎呀，阿叶，这不需要明确表态嘛。我负责把你的鞋子拿到单人房间的廊檐下。呶，惠美。”

“不过，那个贯一，现在是共产党，完全是外人了。偷偷跑去幽会的，是我们这儿的大红人……”说着，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在她俩说笑着的时候，我陷入了沉思。这件事，不可能不露出去。当演员的，一谈到情色爱恋，尽管不是自己的事，也都会象猎犬嗅到了狐狸走过的路一样，浑身上下都颤抖起来。那就是他们拼命修练的艺术之路，艺术家们将艺术的本能全都用到了生活中，不断地身败名裂。那又有什么不好呢?那样也好嘛。不过，

原来的我，则作出了决断，从那儿退了出去。我感到自己的心已被撕成了两半了，这种苦头不是已经吃够了嘛！为什么现在又会这样呢？稍微让人家一挑，就立刻摆出副随时准备冲上去的架势。这已经不是什么爱情了吧。就象是只小猫，看见了一条晃晃悠悠即将逝去的绳子，便把它当成是老鼠的尾巴，立即感到浑身上下一阵紧张，搔耳挠腮地沉不住气了。

一条湍急的小河将整个镇子分成两片。又走了一会儿，我们在小河一侧的一排房子中，找到了乡村戏院。用红黑两种颜色书写的标语，“新生剧团公演，某某矿山工会赞助”、“誓死捍卫民族主义的新生剧团，用我们的双手去争取和平”等等，杀气腾腾的，贴得到处都是，让人看了心惊肉跳。夕阳照在戏院门口，一片静悄悄的，象是预示着要发生什么事似的。有一处张贴着《狼与人》、《金色夜叉》的剧照。那四周也满是密密麻麻的标语、传单。第一张是山岸泰吉的照片，阿敬的是第四张，在那正下方，另外还贴了张用红笔框起来的传单。“哎，等一下。”我对她俩说了一句，边走到那传单跟前看了起来。“十万火急!!!新生剧团前天按事先签好的合同，在F镇上的小学礼堂演出时，对方突然单方面撕毁合同，紧接着，穷凶极恶的警察便说他们犯了侵犯住宅罪，以不合法的罪名，对演出进行了干扰，以至剧团中有三名成员遭逮捕。并且，以同样的罪名对主要演员山岸泰吉、长沼敬一也发出了逮捕证。我们坚决要与他们斗争到底。在昨天的B镇的演出中，我们排除了警察的种种干扰，山岸、长沼二人平安地进行了表演。在今天的演出中，我们也发誓一定要让山岸、长沼登台。为了用我们的力量，保卫好我们的新生剧团，急切地希望广大工会会员及其他志愿者给予大力支持。”

“可真了不得了。”阿芳在我边上自言自语地讲了一句。

“是啊！”阿叶简短地应了一声。

“回去吧。”站在这么个阒无一人的戏院门口，我感到有点害怕了，便催促着她俩，朝住宿方向折了回去。

“不出借戏院，那不等于是要演员的命嘛！”阿芳说。

“贯一将遭绑缚之辱了。”我说了一句。只觉内心开始不安起来，并且越来越厉害了。

“今天晚上肯定要在这个戏院子里大闹一场了。”阿叶说。

“我想去看看。”我嘟哝了一句。

阿叶、阿芳一声不吭地走着。

回到宿舍后，我坐在单人房间里休息，阿叶和阿芳撇下了我，先去洗澡了。在这么个静悄悄的房间里，没注意到房角上还有架电话。我刚坐下没一会儿，只听得电话铃猛地响了起来。

我拿起耳机，总机告诉我，说是外线打进来的。不一会，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听音。

“喂，你是生岛先生吗？”

“是的。”

“我，我是牧田梅子，是牧田啊！你想起来了吧？”

“哎呀！牧田。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你们刚才不在外面走过吧。”

“嗯”

“我想见见您。”

“行啊。”

我把住宿处后山上的道告诉了她，让她以出租的别墅为目标，从那儿斜坡上下来，然后再到这单人房间。

挂断电话后，我感到自己的脸色一阵阵地苍白起来。

阿芳和阿叶洗完澡回来了。

“洗澡水真不错，快去吧。”阿芳说。

“嗯，等一会儿去，我马上有个客人要来。”

“呀！是谁啊？”

阿叶坐在镜子前面，看看映在镜子中的我。

“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是个女朋友，住在这个镇子上的。”

“是吗？”阿叶冲着镜子，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笑了笑。我用打量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似的眼光，看着阿芳的脸。这个人心上一点儿负担也没有，多么轻松啊！我说：

“不过，那个人来的事，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请给保密哟！”

我尽量装出很轻松的口气，但自己也知道不成功。

“是嘛！”说着，阿叶举起两条皙白的胳膊，迅速地整理起头发来。

“不过，惠美啊，”一直一声不吭地在隔壁房间里换衣的阿芳走了出来，用沉思的口吻对我说：“今天晚上，我不想让你一个人上那戏院去。你再好好想一想。”

“是啊，那副架势，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阿叶说着，死命地瞅着镜子，板起个脸，象是在说，那倒也是，但你看我现在的头发，怎么弄也不称心。

“是吗？那好，我再想想。不过，我大概不会去吧。”

这时听到院子里有一阵踏在枯叶上的脚步声。从纸糊门上的那块小玻璃窗上，我看到了一个身着素蓝色大衣的女人顺着后院

那直打滑的小道，下到这儿来了。

“哟，是不是那个人？”阿叶右手向上握着头发，回过头来斜吊起眼角看着我。

我立刻跑到廊檐下，拖了双专供院子用的拖鞋，迎了上去。没错，那是牧田。

她和以前一样丝毫没变，矮墩墩的个子，略显得有点儿胖，但面色却和上次大不相同，苍白得很。以前那种姑娘般油光通红的脸蛋已经没有了。夕阳已经西沉，我站在昏暗的屋檐下，她面朝着太阳，警惕地朝我这边张望。

“哎呀，好久不见了，真想你啊！”我提高了嗓门，故意说得让屋里那两个人听得见，并模仿着一般人的习惯，屈了屈双膝，老远地就和她打起招呼来。然后又装出向前去迎接她的样子，登上了那条小路。走到牧田身边时，我压低嗓门对她说：

“走，到那上边去谈吧。”

我紧跟在牧田身后，朝前走去，心情十分焦急，不断地发问。

“怎么了，长沼怎样？没被抓走吧？”

“嗯，是的。”牧田没回过头来，就那么回答了一句。

“今天晚上还能演吗？”

“嗯，我想没问题吧。”

“那个房间里还有两个剧团的人，很抱歉了。”

“给您添麻烦了吧。”

“先别说这些了，你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简直就象在打仗。就说昨天吧，戏院前面警察围了好几层，观众中间还混进了特务，想闯进后台来。”

“侵犯住宅罪，那是怎么一回事？”

到了山上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时，我和牧田并肩走了起来，朝那空着的别墅走去。

“前天嘛，本来是讲好可以用学校礼堂的，可是校方又突然拒绝提供了。山岸、长沼就从窗户里爬了进去，从里面打开大门。于是，等候在外面来看戏的工会会员们一下子涌了进来。我们也没有换服装，就穿着平常的服装，象排演一样地在台上演了起来。”

我差点儿没说出口，“真是胡来……，”但又咽了回去。这是我和她们讲话时的习惯了，有点儿胆怯，总想会不会是我错了。现在又是这种感觉使我闭上了嘴。

“那就是侵入住宅吗？”

“说是那样。”

“你们的方针是不惜任何代价坚持演戏吗？”

这次我感到，轮到她把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她没有吭声，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我们也是在按命令行动的。”

“命令？山岸的命令吗？”

“好象不是。”

“那么，那个发号施令的人也和你们在一起行动吗？”

“也许是吧。”

我感到狂热地寻求着正义、善良的政治秩序，使得她们都成了木偶。但是，这些话又不能讲出口。于是，我又沉默了下来。我心中有个声音在说：你自己也是为金钱所使唤着的木偶、工具嘛。不过，又有一个声音说，这些我自己是知道的。另外的一个声音又说：知道，光知道又顶什么用呢。

“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我感到有些害怕，警惕地望着牧田。

“长沼今天晚上没有落脚的地方，不知您有什么办法吗？住在工会会员的家里的话，有可能会遭到抄家的危险。”

这简直就是在闹革命了……。我差点儿没说出口。

“这可是不好办。我们是和富士导演一起来拍外景的。我虽说是单人房间，但二套连在一起，住了三个人。”

这么说完了后，我脑子里突然浮起了一个念头，那就是那幢别墅，拿些毛毯什么的去，可以在那里凑和一个晚上。我想告诉她这个主意。

夕阳完全西沉了，山顶上还残存着一丝微弱的光亮。在这光亮中，我看到牧田的脸一下子哭丧了起来，很直率地表现出了她内心的痛苦。看到她那张扭歪了的脸，我猛然醒悟了过来。哦，她和阿敬正相爱着呢！

我以一种非常残酷的心情默默地和牧田面对面地站着。我感到自己已经用脚把她踩得够呛了，同时又下决心，自己决不开口，除非再也忍不下去了。

我终于忍耐到了极限，“阿敬和你，你们两个人是吧？”

“不过，”牧田低垂着脑袋，用鞋尖踩着枯草根部已经萌发出来的绿芽，轻轻地踏在那扁平的草叶子上，“眼下我还安全，主要是他，让他一个……”

牧田仰起脸来，从下往上瞅着我的脸。

“不行，”我感到自己的猜测已被验证了，很焦躁，象是要把她的话顶回去一样，说：“我也是无能为力啊！”

“是吗，我明白了。”牧田好象一下子理解了我的心情似

的，讲了一句话后，随即向后转，沿着枯草中间一条让人们踩出来的小径，下山去了。我目送着牧田背影远去。她身材矮小，看上去象是没有腰身一样，沿着松树林左侧的小道，在黄昏暮色中，忽隐忽现在往下走着，一直到通向山顶的大道那儿，才渐渐地看不见了。之后，牧田的身影，在夕阳残光中又浮现过一次，然后往右拐，最后彻底消失了。

从牧田的背影中，我感到有一种难分难舍，郁郁不乐的眷恋之情，一想到阿敬今后要和这个人在一起生活了，真想立即跑上去，一把抱住她，盯着她的脸追问道："你要和阿敬一起生活吗？"如她能明确地给我个答复，说："嗳，是的！"那么，也许我的心情会爽快得多。

4

当我回到驻地时，晚饭已经开始了。大伙儿都聚在富士、飞鸟等住的那个二十四、五平方米的大房间里，面对面对排开小餐桌，正吃着呢。

"哟，生岛，散步去了？刚洗完澡，小心别着凉了。"富士手上端着杯啤酒，冲我讲了一句。

我挨着阿叶坐了下来。

"喂！刚才的报纸呢？"富士嚷了一声，纪伊忙把自己身边的报纸叠在一起递了上去。不知为什么，大伙儿都一声不吱。

"不是给我，是给生岛看。"富士显得很不高兴。

我从纪伊手上接过报纸一看，是几份地方小报和东京报纸的

地方版，其中有两张上还刊登着有关新生剧团的消息，并且还登了山岸泰吉和阿敬的照片。我飞快地扫了一眼，“两名干部眼下仍在逃，很可能躲藏在工会干部、左派分子家中，并且预告说今天晚上还要再次公演。警察受到愚弄。”

我将那报纸叠好，随手放在边上。

“喔，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我说话的口气很镇静。

“是吗！？那就好了。”富士和他的助手——西海，一个肤色皙白的年轻人在喝着酒。

我根本没有食欲，但仍勉强地吃了两小碗饭。不一会儿，有人朝屋里搬麻将台了，我趁此机，一个人溜回房间去了。谁知，刚才还在吃饭的富士，此时却紧跟在我后面闯了进来。他站着对我说：

“生岛，你刚才到镇上的戏院去了？”

“嗯！”

“你要多加小心哪！”

“哎？！我什么事也没干，只是和阿叶她们一起出去散步，无意中走到戏院门口的。”

“现在再跟你提那件事，有点很难开口。在你和长沼外逃时，是我把你从那旅馆里带回来的吧。如若不然，你现在就在那新生剧团里了。当然，事情要看怎么看，我也讲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你的幸福。但是，上次的事也是从我的电影开始的，这次倘若万一再发生些什么意外的话，我可就彻底给作践了。我不想强拴住你的心，而且事实上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工作归工作，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

“富士先生，我那种毛病早就改好了，你放心好了，这次我一定将工作做好。”

富士导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用他那双长在宽大脸庞上的凸眼，将我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后，冷不丁地用大的出奇的声音吼道：

“那好，我问你，刚才到这儿来的那个女人，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一下子窘住了，并感到很恼火，这事一下子还不能说出来呢。

“那件事也非得告诉你不可吗？我已经说了，工作我保证作好，这还不够吗？”

“什么？”富士朝我逼进了一步，象是要一把抓住我似的。他那张肥大的、长有一双凸眼的脸，一下子充满了强烈的情欲。我顿时感到自己身上有一股冲动感，那是连自己都驾驭不住的，直往外冲，在响应着富士的举动。我站在那儿浑身不住地颤抖着，期待着这个肥胖的男人能在这里一把抓住我。哦，对了！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在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就知道自己的身体，早就让他那肆无忌惮的目光给抚摸遍了。我感到有点昏昏沉沉的，象是喝了许多烈性酒，等待着他将我摁倒在地。

正在这时，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一声咳嗽声，接着又是“哗”的一声打开纸隔扇的声响。阿叶在隔壁偷听呢。哦，阿叶和他……，想到此，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啊！我还有着七情六欲，被拴定在这么个动荡不定的场所、变幻莫测的人世，我还没有自由，远远地没有。一定得想个办法，使得我能够稳定下来，要断绝尘念。否则，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来。我看到生存本身所具有的猥亵，并对此开始感到绝望。

富士导演换了一种口气说：

“总而言之，我觉得今天晚上很危险。我已经告诉大伙了，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到镇上去。请你也注意一下。”

“唔，这个我知道。”

富士导演前脚刚出去，阿叶后脚就跑了进来。

“被提出警告了吧。”阿叶又坐到镜子前面，说了一句。

“贯一大人，看来是要锒铛入狱啰！”我笑着说了一句。

“哼，真是岂有此理啊！”

“是啊，真小看人。”

“赌场、殴斗处、相扑场，那都是令女人冲动的地方哟。”

“是那么回事呢。”

这时阿芳从外面推门进来，她感到我俩之间气氛不对劲，便东张西望地显得很尴尬。

“阿芳，洗澡去吗？”

“好，去吧。”

澡塘里的水洁净透明，水温也正合适。我在里面泡了很长时间，觉得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了。

当我们重新返回房间去时，阿叶在隔壁八平米的小房间里已经躺下了，十平米的房间里铺了两床被子。

钻进被窝后，我俩又唠了一会儿，阿芳便睡着了。我觉得睡不着，就从手提包里掏出烟来。一枝抽完后，非但丝毫不起作用，相反还感到喉咙火辣辣的。她俩的鼾声直往我耳里钻，弄得我久久无法入睡。

十点钟左右，我又起得身来，想再到澡塘子里去泡一会儿。当我下到一楼，走到大门附近，正想往走廊里拐时，只听见管理

鞋子的老汉和一个年轻小伙计正聊天呢。

“哟！那简直就是警察打墙了。”

“还在干呢！真不太平。那两个人被抓走了没有？”

“没有。看样子，警察是想等散场后，他们出来时再动手。”

“观众多吗？”

“多哇，都满了。工会可出了大劲了。”

我停下了脚步。

“戏还在演吗？”

“欸，正进入第二部，看来不一会儿就要结束了。一开始时把得严，每个入场的观众都挨个检查了。开始时费了点时间。”那年轻的伙计说。

“我去看看。”

“太危险了，那里杀气腾腾的，简直如临大敌。”

“不怕，我去看一下就回来。不过，我外出的事，别告诉别人。”

“好。”

我在帐房那儿借了几块钱，准备买入场券，就穿着旅馆里的便衣棉袍，拖着旅馆的木屐，走到了寒气砭人的夜空下。外面鸦雀无声，不见一个人影。

来到戏院附近时，只见那儿灯火通明，亮得出奇。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附近的电线杆上，周围邻居的屋檐前，临时安上了好多灯泡，照得戏院门前如同白昼。五十几个警察分成两行，手提警棍，身挎枪械。一行守在戏院门口，另一行站在马路对面的河岸边，边上的小胡同里，也黑压压的站了不少警察，对戏院形成了包围之势。戏院门口站了不少身穿工作服的人，象是工会会

员，把守着入口处，与警察形成对峙之阵。

当我一出现时，这些人的目光一下子全向我射来。我走到戏院入口处前时，警察立即让开一条缝，让我通过。

“入场券在哪儿买？”我向一个身着工装的人打听。

“就在这儿收钱。”说着，有个汉子将放在入口处外侧桌子上的一个木箱子捧了过来。

戏院里挤得满满实实的，从站在我前面那排人的夹缝中，我勉强地看到了舞台。只见一个男人站在脚光灯附近，正讲着什么呢。起先我还以为是独白呢，谁知是演说，我仔细一听才发觉，啊！是阿敬。

“……，他们想用这种高压手段，扼杀我们新生剧团的活动，企图将我们这一文艺戏剧，与人民大众隔离开来。我们能那样驯服、屈从吗？我们决心借助各位的力量，与他们斗争到底！”

说到这里，他声音颤抖着中断了。会场里响起了一阵怒吼，“战斗下去啊！”“宰了他们！”“加油干哪！”各种喊声，此起彼落。

“明白了。我们决不会就此屈服的。我们要抵抗这一暴力，与他们斗争到底，直到在这个国家里，创造出真正的人民戏剧来。”

“对啦！”“干哪！”会场里又响起了一片喊声。我用劲伸了伸脖子，朝阿敬那儿看了一看。他穿的可能是《猿与人》中的戏装，红黑的条格，带着许多天蓝色圆圈，象是小丑穿的衣服。阿敬还在讲着呢，看样子，戏是已经结束了。

突然，帷幕刷地一下子落了下来，场子里一阵轰乱，观众们四下藏躲着。

“决不能让敌人抓去。”“努力加油啊！”四下里又响起了吼声。戏院外面响起了一阵“嚯嚯”的警笛声。这大概是警察的信号吧。

一个工人模样的人，站到了幕前。

“各位工会会员同志们，请听我讲二句。出场时，我们会给信号的，以车间为单位，挽起臂膀，抱成个团，一个组一个组地冲出去。如不抱成一团往外冲的话，就没有抵抗力，冲不破警察的防线，那样就会受伤。警察的警戒线，在大门前有两道，千万不要冲出一道后，就松手解散。”

“明白了！”“懂了！”一片应答声。

那大汉站在那儿没动，等这声音平息后，又继续说道：

“不是工会会员的观众们，也请注意了。现在很危险，请先留在戏院内，等工会会员全部走完后，再安静地出去。外来的客人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只是提请大家注意。”

下面又有人喊了起来，“头儿，干得漂亮！”全场的人都动了起来，不一儿会，就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个二、三十人的团组。“呀！”有个女人叫了一声。“别急、别急，再等一会儿。”又有个人在大声嚷嚷。

我感到心情十分紧张。现在阿敬正在换装吧，换上工作服，脸上也化装好后，混夹在哪个团组里了吧。大门外响起了一阵阵卡车喇叭声。我被人挤到了靠入口处的墙角落里，那儿有根大柱子。我双手紧紧地捏在一块，心跳得简直快要从喉咙口蹦出来了，身体不住地直打颤。我感到自己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了，我也要干，不能这么呆着袖手旁观。我感到简直就象有另外一个自我，拼命地要从我体内冲出，内心焦燥不安，心里冲动得难以控

制，拼命地寻找着出口处。

后门那儿响起了一阵警笛声，接着是一阵喊叫声，惨叫声和敲击声。还没有什么信号呢，只见三十几个身着工作服的人，抱成一团，朝我斜对面的入口处，“哇”的一声冲了出去。只听得有人在叫“别怕！别怕！”这帮男子汉，抱得紧紧的，死命地往外冲，和警察扭成了一团。

忽然，一个大组，哗地一下散成了几个小组，五六个人抱在一起，想冲破警方防线，第二排警察赶了上来，到处围追捕截，拽拉着，挥舞着警棍抽打着，想捉住他们。就在这时，第二大组，象是瞅准了这么个机会，哗地一下冲了出来，想一下子冲出去。警察们又回过头来去阻挡他们。这时，又有一个更大的组，约有四五十号人，抱在一起，在剧场里就喊起号子，“嘿嗨！嘿嗨！”地奔跑着冲了出来。他们终于成功地冲破了边上的防线，一直朝河流下游方向跑去。

那个组“哇！”地喊叫了起来，他们成功了。当我想到阿敬也在刚才那个组里冲了出去时，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涕泪滂沱的我，忘了从洗漱包中掏出手巾来擦脸，又“噗”地一声破涕为笑了。泪水流进了嘴里，又咸又涩。

这时，有一个警察，站在卡车上，用装在车顶上的喇叭话筒，朝剧院入口处喊了起来：

“各位观众请注意了，该剧场内，有两三名在逃的拘捕犯，逮捕令已经下达了。我们是为那几名犯人而来此地的，与一般观众毫无关系，请你们安静地，一个一个地出来。如要成群结伙地冲出来，那可就危险了。请你们安安静静地、一个一个地出来。”

刚才还惊恐万状，吓得在戏院角落里直哆嗦的人们，听到这

么一叫，便静静地朝出口处移动了，男女老少，有穿和服的，有穿西服的，各种人都有，警察们在明亮的灯光中，对每一个出来的人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前面的，是个背上背着个孩子的妇女，她一走开，好几个警察立即对我查看了起来。

从那儿走出来后，我才猛然醒起来了。忙在漆黑的小道上停下脚步，从洗漱包中取出手巾，将脸擦了擦。

我逐渐地恢复了平静，对刚才那个自我，感到很害羞，怎么又突然激动起来，热血沸腾地要冲破自己的躯壳呢？并且还泪流满面，激奋不已。我不是已经都知道了么，那是为某一政治需要而做出来的一种技巧，也是在演戏，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内部所具有的生命不断运动着，使组织不断地膨胀着，将其中典型的、具有象征性的人物改造成木偶，加以操纵，在牺牲或是胜利之类激情的旋涡中，再相机将人拖下水去。那个制造了我、操纵着我的组织，也具有与此完全相同的力量，所不同的是，发挥的场合完全不同而已。我明明知道得很清楚，但一旦身临其境后，尽管完全属于完全处于另外一个相反秩序束缚中的我，虽然风马牛毫不相干，却仍为其所冲动，为之而丧失了自我。

也许是过去对他的爱，使我头脑发昏吧，或许是因为奔腾在那些身着工装的人的身上的血，与流在我血管里的血是一样的吧，仅此而已，却使得我那洞察一切的能力，我的判断力，自由全丧失了功能。我明明是全都了解了的，但是因为我身上的血、我身上的泪，在那种虚伪，拙劣影技的影响下，沸腾了起来，仅仅如此而已。只要我身上的血和泪还存在一天，我就一天无法获得自由。

注释：

〔1〕 蒂蒂儿——比利时梅特林克著名童话剧《青鸟》中的主人公之一。

〔2〕 兰姆——英国散文家，著有《伊丽亚散文集》、《莎士比亚故事集》等。（1775～1834）

〔3〕 《裘力斯·凯撒》——莎士比亚剧名。

〔4〕 邓赛尼——爱尔兰剧作家、著有话剧《阿拉伯人的天幕》等。（1876～1957）皮纳洛夫、彼得埃夫等人均为同一时代欧洲剧作家。

〔5〕 凯普莱特家中厅堂——莎士比亚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一幕。

〔6〕 奥尼尔——美国剧作家，著有《东航加的夫》、《上帝的女儿都有翅膀》等剧。（1888～1953）

〔7〕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苏联戏剧家。（1863～1938）

〔8〕 耶伯萨伦——《圣经》中的人物，跑起来相当迅速。

〔9〕 《哈姆雷特》、《理查三世》、《终成眷属》——均为莎士比亚剧名。

〔10〕 格莱格瑞夫人——爱尔兰戏剧活动家，著有《道听途说》等独幕剧。

〔11〕 戈登·克雷——英国著名舞台设计家和导演家，著有《剧场艺术论》等。（1872～1966）

〔12〕 《樱桃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剧作。本书中《海鸥》，

《三姐妹》均为其作。

〔13〕《父亲归来》——日本作家菊池宽的独幕话剧，主要描写撇下妻子儿女出外流浪了二十年后的父亲，落魄归来时全家人的态度。

〔14〕《金色夜叉》——日本作家尾崎红叶的代表作。

〔15〕贯一、阿宫、满枝——均为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中的主要人物。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火鸟
作者＝王智新译
页数＝２２１
ＳＳ号＝１１１４３２００
出版日期＝１９８９年０１月第１版